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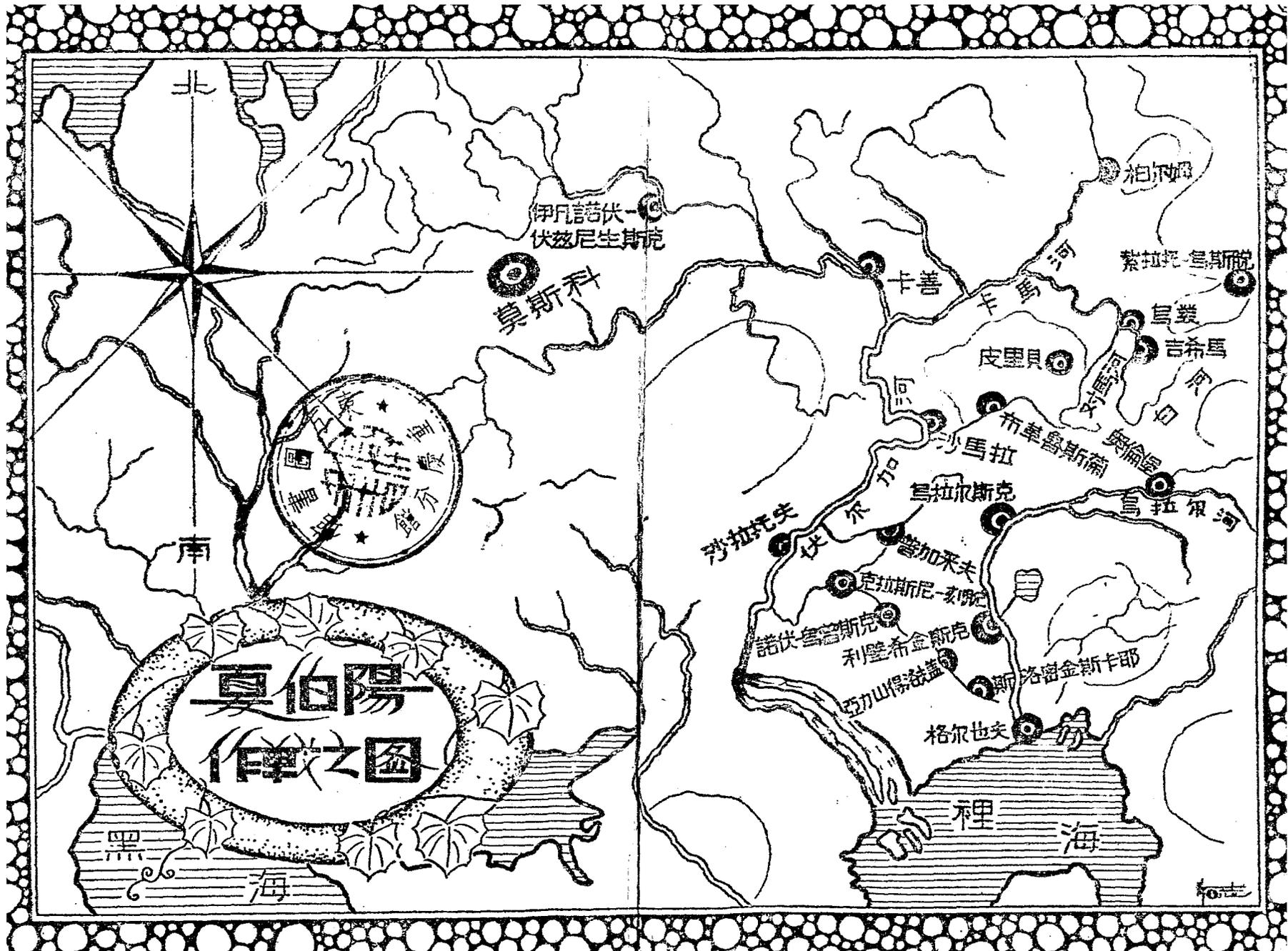
夏伯陽

А. Оурманов:

Чапаев



蘇聯富曼諾夫著
一部一定譯



北

南

夏伯陽傳之圖

黑

海

伊凡諾伏
伏茲尼生斯克

莫斯科

卡普

柏林

索拉邦-里斯脫

烏茲

吉希馬

皮里貝

文圖河

沙馬拉

布華魯斯蘭

奧倫堡

烏拉爾斯克

烏拉爾河

沙拉托夫

伏

普加采夫

克拉斯尼-亞爾

諾伏魯斯克

利壁希金斯克

亞山保法蓋

斯 洛密新卡耶

格爾也夫

里

海

公里

MG
I512.45
102

夏伯陽 ШОШЫБ

著夫諾曼富·聯蘇
譯一定郭
(上)



3 1761 1984 4

目次

第一章	工人分隊	一
第二章	草原	三一
第三章	烏拉爾斯克	六一
第四章	亞力山得洛夫·蓋	七五
第五章	夏伯陽	一一二
第六章	斯路密金斯卡耶之戰	一二七
第七章	在路上	一八九
第八章	向高察克進攻	二三七



氏夫諾曼富者作費本



面畫的露表上幕銀在後影電成攝書本

陽伯夏(1)

(2) 行軍時的夏伯陽與富曼諾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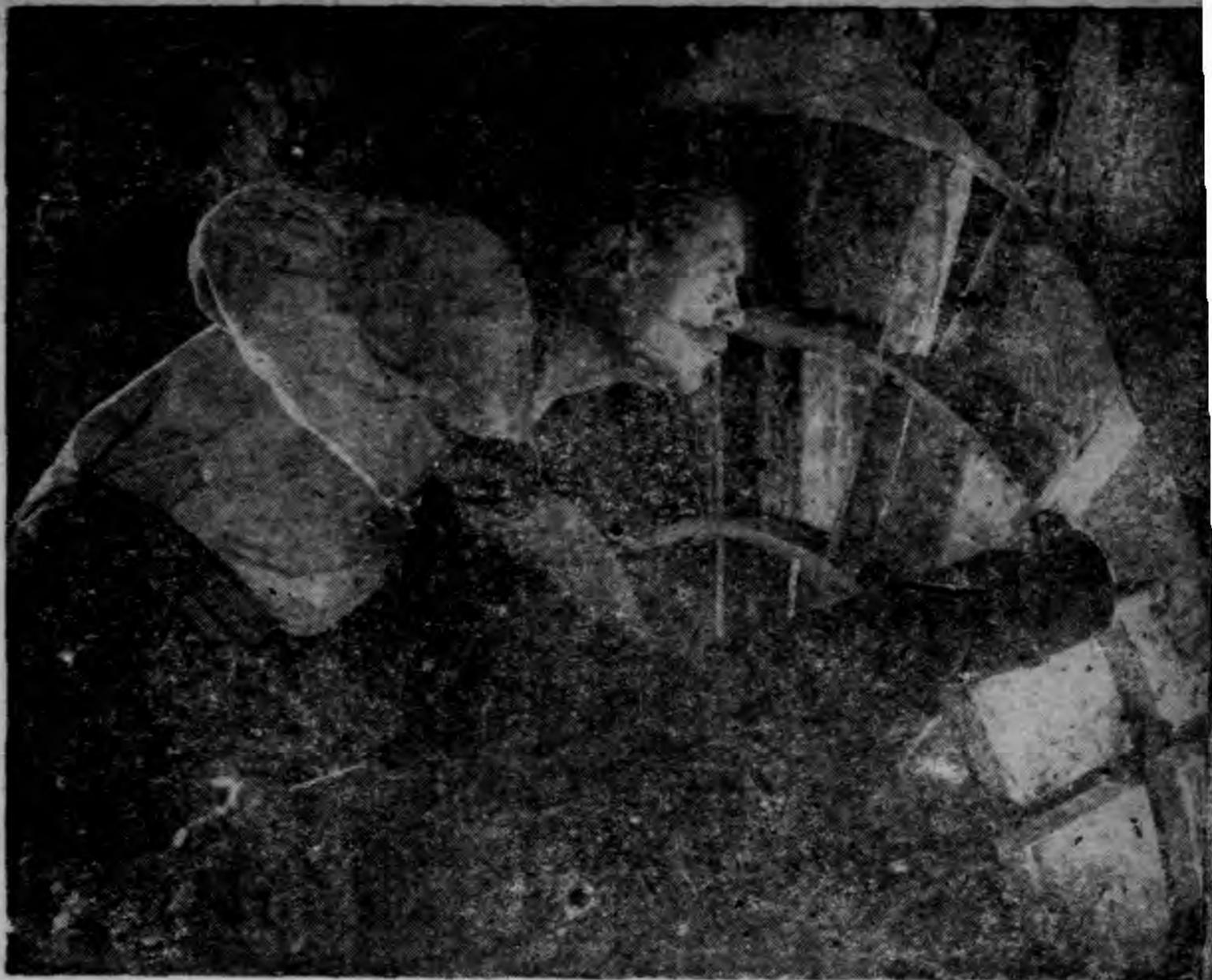




夏伯陽視察戰地時地雄姿 (3)

夏伯陽的戰時作 (4)





陽伯夏之戰應起躍時襲夜受 (5)

陽伯夏之河渡擬後傷受 (6)



第二章 工人分隊

東邊是擠滿了黑蟻蟻的飛。紅軍兵士的喉長線簡直沒法攔阻那個營營囑囑的激動的羣衆。原來由蕭隆齊集會的工人分隊，那天半夜裏要開到前方去，伊凡讓伏，伏茲，厄生斯克，藤有工廠工場的工人們，都聚集在那裏，給他們的同伴們，兄弟們，父親們，兒子們送別。那些「新兵」的樣子是可笑的粗笨而排劣的。一槍誤多是襯衣穿那腐舊軍大衣，它放在他們身上，樣子很難看。那麼的膨着鼓着，像是捏麵桶裏一塊塊的生麵團。然而，他們到底都是好弟兄呢！你就看這邊這一個——他把他的皮帶纏緊在那個「蜂腰」上，連氣都透不過來了，可憐的傢伙，可是他還是那麼大模大樣地走着，皮靴在厚台土碰得磕塔磕塔的響。或是看那邊那一個——一隻手放在他那把笨拙地掛着的刀的刀柄上，像個老資格，像煞有介事地跟他的鄰人在那裏辯論。又一個——排屁股上

擺着一支駭亮槍，那一排上擺着兩枚瓶頸炸彈，一條蛇一般的彈藥帶圍在他腰間，神氣活現地，在月台上一來一去的開着步，急乎要在他的親戚朋友面前顯顯他的戰爭的模樣。

那黑矍矍的一大羣工人，心裏懷着驕傲、愛和分明流露的熱情，在那裏看着他們，繞着他們。

「他們是成得了事的，伙計，你就看吧。等他們一到了前方，一會兒功夫就把那些白色東西收拾了。」

「是吧，可是前方苦的呢。他們不見得拿一部孩子車推着你走的呀，你要知道。」
大家都笑了。他們昂起了頸梗，都要看看那些穿軍服的人們。

「看脫倫梯，你準是不認識他了。你在鎔鐵廠裏看見他，渾身是煤灰油膩，你會說他像一條燒焦的燈心。現在，他簡直像個花花公子了。」

「當真的，你會當他是個將軍呢，那麼神氣活現的拖着一把刀。」

「嘩，賤偷樣！這一個賊賊家叫道：『把你的刀放到口袋裏去吧，要不然的話，哥羅克人會來搶走你的。』」

「子受那有的愛親太都夫笑起來，他……」

「母親會得拿法切生菜，朋的……」

「……你交兒摔斷它的。」

「……你交兒摔斷它的。」

「……你交兒摔斷它的。」

「……你交兒摔斷它的。」

「……你交兒摔斷它的。」

「我……你交兒摔斷它的。」

「……你交兒摔斷它的。」

「……你交兒摔斷它的。」

——我們的小兵士！——你說，你那件大衣是什麼毛病呀？看樣子它好像是預備給小生穿的。哈哈，吹！」

脫倫樣笑嘻嘻的打月台正走了開去，消失在那個灰色的移動的紅軍兵士叢中。——每有一個不大好看的形像出現時，它都要被人家抓住戲弄一番，都要被一陣刻毒的話語和富有滋味的談諧拋擲到身上。這才大家的談話又會重新回復一種嚴肅正經的態度。羣衆的心情和談話的題目很快的從一個極端移轉到那個極端——每一個人都有二種同時是危懼的而又勝利的感情在那裏激動。羣衆是在閒談和議論之中十分活躍的。

「一定的，我們馬上就不用再忍辱了。不久之前，他們還都在那裏叫屈……沒有靴子，沒有衣服，沒有軍火。現在呢，你就看吧……」

說話的人向紅軍兵士所站的車輛上挺了一斑大拇指。

「我估起來，這一下裝備好的總有一千吧。」

「多少？一千？」

「是的，準有一千，我估起來，而且還有要來的。」傢伙都齊全的呢，告訴你把，
「不論那一個，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伙計，告訴你吧，現在已經不是站在旁邊光抓屁股不幹事的時候了。」

「是的，現在是嚴重的時代，那不能否認。」一個沉着低音批准道。

「當然，還不是嚴重的時代嗎——高察克。這麼步步的進逼，天才知道烏拉爾地方弄成怎麼樣了呢！」

「唉，」一個穿伴棉短褂的小老頭兒歎氣道：「他長着一付骨瘦稜稜的細小的軀幹，打皺得像一朶經霜的香蕈一般。」

「是的，照現在的情形看起來，我們這班人物是沒有好處的，」一個人帶着陰鬱的調子說。

他馬上就得到了回答：「嚴厲而認真的。」

「事情不會自己進行的，伙計，得要你去幹的呀。一千個人——這是新聞紙第一號呢！可是不能不說是開張大吉，告訴你吧——這就叫做幹！現在他們報紙上怎麼說的？寫薩基王人太少，補充需要更多的工人好吧，現在工人們是要去顯顯他們比旁人見識高些了。」——你拿保羅·洛比爾做個例子吧。——他就是要你所要的人了。強硬得像一塊岩，在世界上你難以說。而且做事情又有頭腦。那傢伙你就不用怕他走差路，那簡直是沒有的事。」

「當然，我們都知道保羅的，他的確不錯。」

「而且還不是單是男人。現在你看馬爾茶——她就是你所要的女人了。她一點兒沒有糖娃娃的樣兒，我可以說。她甚至於強過有些男人呢，也許是。」

馬爾茶，一個鐵工，剛剛從那裏走過去，聽見提趕她的名字，趕快東轉身，走到那些說話人跟前。憑肩膀，潤臉孔，大大睜着的藍眼睛，略微有幾顆麻子的皮膚，她雖然三十五歲，

看起來還很年青。她穿着全套新的軍服，馬褲，長絲襪，短外套。她的頭髮是剪短的，她的軍帽推在腦後頭。

「叫我嗎？」她問。

「叫你做什麼？是你自己這麼慌慌忙忙跑過來的。我個剛剛在說馬爾萊馬像一匹野雌馬，不像一個女人。」

「我，四雌馬。」

「當然咯。」於是突然除掉他的玩笑的腔調：「我說你是一位真正的戰士呢，馬爾萊，老實對你說吧。」

「是戰士不是戰士，我都得去。」

「當真的，你總得去。」

他默了一會兒，這才接着說：「那末，這裏，誰照管他們呢？」

「你這話怎麼講？」

「哦，我說你家裏的私事之類。」

「我的私事？」馬爾茶張開了她的臂膀。「我已經把幾個孩子放在一個托兒所裏了。要不然叫我放到那裏去呢？」

「當然我知道的，馬爾茶。」她的朋友深情地說道。於是歎息了一聲，他用一種深沉而同情的聲音說：「

「我們會得照管他們的，馬爾茶；你不要傷心，我們會得照管他們的。你用不着替他們擔心，罷着，因為我們會得給你幫忙的。誰知道……也許就要輪到我們的……你懂嗎？」

「那是對的。」馬爾茶點點頭道。看來大概是要這麼的……一個分隊總幹不予參少事。」

「那些弟兄們都很不錯吧，是不是？」那人將下巴頰兒向車輪上一挺說。

「當然是不錯的。」馬爾茶說。「他們聽說等得不耐煩，恨不得馬上開拔。」

愈好。等起來求叫難受呢，他們說。我們都巴不得馬上離開這裏，不願意在月台上站着踞方步。『噯，安得里也夫！』她跨離剛走過去的一個大呷。『我們到底幾時才離開這裏呀，你知道嗎？』

安得里也夫是聖彼得堡的一個機械工人，新近到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來的。——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軟活而結實，深陷的藍黑眼睛，一張蒼白的臉。他戴着一頂鋼盔，套着一件破舊的灰色軍服。他彷彿值班時作報告一般，活靈活潑的走上前去，腳後跟喀嚓一聲，行了個禮，把一雙美目釘住馬爾茶，做着一付假裝正經的神氣，驟然的說道：

「報告官長，火車四十分鐘以內就要開！」

馬爾茶抓住他的袖子。

「有什麼告別式嗎？弟兄們像是都盼望有什麼告別演說的。」克里乞可夫那裏去了？他做什麼去了？」

安得里也夫又行了個禮，用着同是那種不慌不忙的調子說：

「報告官長他在喝茶。」

馬爾茶在他臂膀上打了一下。

「不要裝傻樣子了，把我當官長呢！」

他立刻改了調子，用他自己的自然的聲音對她說：

「馬爾茶親愛的，」

「怎麼啦？」

「馬爾茶親愛的，你要去。」

他做工子僵死脫，鼓起了他的嘴唇，眩暈了他的眼睛。

「你碰到什麼邪氣了？」馬爾茶眼睛望着他說。

「你不去演說吧，馬爾茶？」

但是她沒有回答。她顛着腳尖，從羣衆的頭頂上張望過去。

「我想是他餓來頂的。」

在他們周圍的人們都昂起他們的頭頸，跟着馬爾茶的眼光看過去。有三個人來了，許多人心中迫切的跟着他們，將他們團團圍住。內中最最叫人注目的一个是洛巴爾，長黑的頭髮，閃亮的眼睛。他長得又高又瘦，走路不大靈便，彷彿一隻脚老是妨礙着那一隻似的。他的體格生得不結實，模樣也是怪怪奇奇的。在他的旁邊是愛林那·庫匿齊那，一個二十二歲的女織工。因她的簡單明達的語言，明晰的思想，和織工們常在開會時候聽見的那種可愛的強力的聲音，頗得大家的歡喜。她還不會有鋼盔，只把一塊手帕紮在頭上。她沒有穿灰色的軍大衣，只穿着一身薄薄的黑色軍衣，叫你想起正月裏的嚴寒來就要發抖！他的面孔蒼白而嚴肅，却被一種安靜的內心的興彩調劑着。

跟愛林那並排走着的是費多爾·克里乞可夫。他不是一個織工，並且也不是一個工人。他是不久之前才從莫斯科回到這裏來的，因為喜歡這個地方，就住下了，能教的時候教教功課，從手到口的生活着。他從前是個學生。革命起來時，他立刻發見他自己有組織的才能。開起會來，他的演說總是非常熱烈的，總能夠使聽衆激動，可是不一定都能得

要領。克里乞可夫在工人裏面很得人心，工人們都跟他很親密，把他看做他們自己人。

月台上的羣衆看見了愛林那·庫匿齊那·克里乞可夫和洛巴爾，就開始騷動起來，大家大聲的談着話。

「現在他們一定要演說了。」

「火車再有幾分鐘就要開了。」

「我們給他們送了別，也好回去睡覺了。」

「我們原是來給他們送別的呀。」

「聽吧，搖鈴了！」

「第一次鈴，不是嗎？」

「一定的，是第一次鈴。」

「他們是半夜裏動身的。」

「准半夜——他們是這麼說的。」

「油膩的短褂，」上壞了皮領的破爛的冬衣——太短的袖子，肘節頭破了的——粗布或是皮做的黑色的短大衣。一個典型的工人的羣衆！

真站不得容納不了這麼許多人。冒險一點的已經掛上了籬笆，蹲上了窗櫺；有幾個爬上了車站的棚頂，伏在那上面，將頭垂下來，睜着眼睛看大衆。其他的是被夾在進出口道裏，或是爬上車下的頂頭，站在踏步上；只要找到一隻角落，一條縫縫，便都擠了進去。是裝塞得緊緊的了。每一個人都要擠近那代替講檯用的箱子一步。擠呀，軋呀，喘呀，呻呀。突然間，克里乞可夫出現在那箱子上——他那灰色的軍表是舊的，是從另外一次戰爭傳到他手裏來的。他的沒有手套的雙手冷得發凍——不時他要把它們插進口袋裏，或是插進胸口頭，或是對那紅得快要裂開的指節呵呵氣。今天晚上他的面孔是異乎尋常的蒼白。前兩個晚上他都只睡了一忽兒——只不過打過幾個小瞌睡。日裏他又忙得不開交，他是疲倦到極點了。他的聲音，照例是清晰而有點頭的，今晚上是沙了；它發出沉濁的回音，彷彿是從什麼空洞裏出來的。

他要第一個發言，他要代表分隊給那些織工們一個告別的演說。冷呀，冷呀。羣衆是凍起來了。他得趕快。他的演說得短些！

克里乞可夫把他的眼光掃過羣衆。那黑曠域的人羣，他極盡目力也看不到盡處。他們溢滿了那個有幾支搖曳的瓦斯光照着的月台，然後和燈光以外的黑暗相溶化了。在他心目中，好像這幾千人的後面，他還可以看見無數萬人在那裏肩並肩的挨擠着，然而後面仍舊還有的，看不窮盡的。在他和他們在一起的道最後一分鐘裏面，他突然痛入骨髓的感覺到他多麼愛這個羣衆，他認識自己要和他們分別是非常苦痛的。

「我會得再看見他們嗎？我會得回到他們當中來嗎？我們當中的人有誰會得回到我們的祖處嗎？就使我能夠回來，我能夠像過去一樣和他們說話嗎？」

他心裏漲滿着悲痛的離情。他不會有工夫預備他這簡短的演說，並且不會想到他要說些什麼。突然間，他聽見他自己從來不會有過的在那裏大喊了：

「工人們同伴們！我們只有幾分鐘可以在一起了。最後一次給馬上就要響，我們就

要動身到前線去了。我現在代表紅軍的兵士們跟你們告別！你們要記着我們，記着我們是到那裏去的，爲着什麼目的去的。你們要預備着，一聽見第一聲呼召，就要跟着我們來。不要斷了你們跟我們的連絡，帶消息給我們，並且從你們的稀少的收入裏，拿些去幫助那些正在替你們戰鬥的人在前線，食物是稀少的，同伴們，還有別的種種苦楚，比這裏更大的苦楚。你們要記在心裏。不要忘記我們多數是丟了貧窮的家走的，並沒有一個人供給他們——那些受着餓死的威脅的小孩子。你們要照顧他們。我們在戰壕裏，在戰陣上，日子是很苦的……不要讓我們想起我們的家庭，大家都不管了，大家隨他們餓死了，以致增加我們百倍的苦痛……還有一件事，在現在分別的時候，必須要對你們講的：你們要工作，同伴們，要立志的工作！你們都是織工，你們要記得你們在伊凡諾夫多織一點布，我們在奧倫堡雪溼了的草原上，在烏拉爾山中，在所有你們的貨物可以達到我們的地方，就可以多暖和一點。工作吧，而且要牢牢的記着，勝利不單由我們的刺刀而獲得，也要由你們的勞動而獲得的。我們將來會得再會面嗎？我們信任是可以的吧！可是如果我們

命定了不能再會面，也不要替我們傷心。革命是不管個人的犧牲的。再見，親愛的同伴們，我代表紅軍的兵士對你們說聲——「再見。」

於是，像是雲掃的草原上的狂風的怒號，羣衆中的悲傷的回應：

「再見，弟兄們，但願你們都有好運氣……我們不會忘記你們的。」

聲音沉寂下去了，接着的是一個悲傷的靜默。這延長了一分鐘，於是一陣低語的聲音，切切促促的通過了羣衆：

「愛林那……愛林那要說話了……」

箱子上站着愛林那·庫匿齊那。她那奇異的眼睛，平常是淡褐色的，這一刻兒顯出了鮮明而黧黑。她的手用着一種迅速的姿勢在她顴面頰上和太陽穴上滑溜着，將包頭巾底下幾縷散亂的頭髮盤了回去；於是用着雙手，她將包頭巾拉得緊些。

然後，用着一種不費力的聲音，彷彿對她自己說話似的，她開始了：

「同伴們！」

人們帶着一種壓抑的迫切的期待，向她湧了過來，要來聽她的話。

「現在跟你們告別，同伴們，我要對你們講的是，我們是要去做前友王，而你們呢，就以幫助——這是現在主要的事情。我們要是知道我們背後的一切事情都很順當，那裏沒有那樣的苦楚是我們熬不了的，同伴們。但是，如果這裏樣樣事情都一樣糊塗，那我們還能打什麼仗呢？在過去兩年當中，我們工人們已經熬忍了好多事，那是並非無所爲的……要不然的話，難道是無所爲的嗎，難道是徒然的嗎？同伴們，這對於我們的宗旨都是有益的。就拿我們婦女來說吧，我們現在也要出發了。我們分隊裏有三十六個女人。我們現在也已慢慢懂得我們的國家所要經過的事情了。總之一句話，我們是不得不出發了。那一些女人——你們的母親，妻子，女兒，新娘和愛人們——大家都由我代表，給你們最後的敬禮。再見吧，同伴們，壯起你們的精神來，而我們也……」

回答她的是幾千個人的誠心感到的快樂，以及對於她的賢明的演說和動人的話

語表示感激的一陣熱烈的歡呼。

「嗨！愛林那，你是做得政治家了！真要得！她真會說話！」

一個年老的織工，穿着一件黃色的棉短褂，油膩的便帽和靴裏的長靴，打人羣中擠了出來，爬上了那隻箱子。他那皮革一般的面孔，被深黑的溝紋刻劃着，他的嘴唇斷斷續續的動着，發出些模糊糊糊的話語。好像他那潤濕閃亮的眼睛，和那光彩煥發的面孔，都被一陣陣無限量的快樂的浪所掃過。

「是的，我們要回答的……我們要回答的。」他惶惑的呆了。——敬兒，這才突然的光了他的灰白的腦壳。「我們是在送你們呀，弟兄們，我們也知道你們是去做什麼的。你們是什麼事情都得遇見，什麼事情都得經過，而且也許是再也不到我們這裏來的。我們呢，是你們的父親們，心裏雖然難過，可是沒有法子，總得叫你們走的。你們既然不能不去，那也叫無可奈何。用不着發抖，用不着打顫。宗旨頂要緊，是不是？宗旨是決不能被羞辱的。將來你們碰到頂難受的時候，你們記起我們來，心裏就會覺得舒服些。我們也應許你們

「椿：你們的孩子們是有人會照管的，你們的妻子是不會給忘記的，只要我們有力量，無論什麼我們都會幫忙的！一定，都會幫忙的——這是戰爭呀。要不然的話，我們怎麼能夠……」

那個老頭子用着一種莊嚴的姿勢，悲傷地伸出兩隻手，彷彿是說：「無論怎麼樣，現在是沒有旁的辦法了。」

他一點不動的呆了一忽兒，一種他所不能表白的迅速的思想掠過他的心。然後，他揮一揮他的手，將他的便帽套下他那幾根稀疏的灰白頭髮，預備要走下來，却用一個刺耳的大聲喊道：

「再見吧，弟兄們，再見吧……也許這是末了一次了！」

他的衰老的聲音帶着眼淚顫動着，一陣的嗚咽震動過全羣。

「也許……什麼事情都會見到的……像這樣的一個戰爭……」

眼淚從他臉上滴下來，在他面頰上那些深溝裏滴瀝着。他站在那裏，拿他那件短褲

的稀薄的袖子把淚水塗了一面孔。在人羣中，有許多人是在哭了。其他的等老頭兒爬下箱子的時候對他叫喊：

「你的話是對的，老伯伯對的！」

老頭兒下來了。箱子上又空了。一刻兒的靜默。於是，輕澀而清晰的，在夜的空氣上，來了第二次鈴聲了。克里乞可夫末了一次爬上了箱子：

「再見，同伴們，再說一次再見！給我們下次的會見喝三聲彩吧！哈噠！」

「哈噠！哈噠！哈噠！」

又是靜默。於是命令響出來了：

「分隊，上車！」

一陣軟帽和鋼盔的匆忙的閃爍——分別的親吻聲——急潮一般的一陣再見聲，嗚咽的可憐聲，傷心的祈禱聲，徒然的安慰聲。

一個哭泣着的母親的頭在一個冷酷的紅軍兵士的肩膀上伏了一會兒。她的灰色

的面孔是被眼淚沾污了。呻吟着，嗚咽着，大聲哭泣着——這是半個的她，還有半個呢，是安靜的，坦然的——嚴肅的，強硬的，消失在思想裏的……

分隊上車了。羣衆向車旁迫進。從裏面打窗口裏看出來，這好像是一大團濃厚的沒有面目的物質。這團物質移動着，嗡嗡的響着，像是什麼龐大的有毛的野獸，長着一千隻腳爪，一千隻眼睛，跟一頭毛茸茸的山熊一般柔軟而善轉屈。

第三次鈴了。

哨子吹得像海鷗的尖叫，汽笛叫得像樹林裏的貓頭鷹。機頭沉重的喘着氣，放出嗤嗤響的汽團，一次兩次的呼吸着。車輪喀啞喀啞的軋着凍結的鐵軌，車輛簸動了幾下，然後平滑地輾過去，速度一點點增加起來……

紅軍的兵士從車上喊出來，移動着的黑蟻蟻一堆追在火車後邊喊回去。末了，火車被夜的黑暗吞沒了，你所能聽見的就只遠處不時有一種像是撕裂和嚼乾的聲音，向空中消逝而去。

沒精打彩的，陰鬱而流淚，滿口悲傷的自語，那些織工們在寒冷的正月的半夜裏，從火車站回家去了。

他們從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到沙馬拉，得有許多日子，至少是兩個禮拜。而在這種激動的情形之下，那一段時間是要算是短得驚人的。並且在路上也不會感到厭倦。看看新的地方是快樂的，改換不定的環境可以提起你的精神，時時變動的印象會得激起你的精力，會得維持你在一種緊張興奮的氣分裏。周圍的一切東西都非常的新鮮，因而可以祛除那種緩慢的旅行以及久駐在那種睡眠狀態的隱僻車站上的厭倦。

火車一經停下來之後，那個分隊就盡心竭力的開始工作了。每一天都有集會，太常常會，臨時的演講，對於急切等着消息的地方聽衆的談話。這個希爾希維克的織工的分隊，是精銳而有紀律的，一路上來已經給人一個深刻的印象——是和居民們的料想完全兩樣的一個印象，因為新近那一帶的居民是見慣了另外一種來客的。

在僻遠的車站上，小市鎮裏，鄉村裏，村落裏，那些日子土匪正在活動，來來往往的奉計其數，並沒有人給他們編制，並沒有人組織他們；他們自己組成了分隊和縱隊，組成了切種類的「地方隊伍」。曖昧不明的怪怪奇奇的人物，那時正滿佈在廣漠無垠的俄羅斯地面，担任着種種莫明其妙的差使。不名一錢而騷擾橫行的幫匪，不計其數的勒索居民的給養，暴動是可以肆行無忌的，並沒有人能夠遏止他們。地方蘇維埃政府還不會把它們的權力伸張到鄉村區域裏去。

蘇維埃區域的優秀分子都上前線去了。餘下來的不住地担任着後方勞苦的工作。要想件件事情都嚴密地照顧到，件件必要的事情都查到辦到，那是出乎人力之外的。當那紛亂的日子，在荒僻的省份裏，在幽遠的原始的俄羅斯的難可深入的叢林中，到底發生過怎樣的事情，是沒有人會得知道的了。人類的苦難睜着灰色池塘一般的眼睛，瞪視着。不負責任的狂亂的人們把蘇維埃生活正在抽發的新萌芽踩在脚下，蠻橫而昏醉的一路的摧毀前去。

老的已經掃除開去了——新的還沒有生根。那末沒有保障的人什麼地方可以安放他的腦袋呢？這一陣烈火一般的颶風是誰給放出來的呢？

呵！除了布爾希維克人還有誰是由於他們那種瘋狂的激動，才叫沒有一個人得以安甯的；這種慘酷的大劫就是他們召來的。人們還不能把握一個事實，就是這種新的力量是剛剛開始在做一種圈套，要用以羈絆和控制那些橫行的匪類呢。

在俄羅斯的遲鈍遠僻的角落裏，人們都以為他們那種不堪的苦楚和慘酷的情恨，是布爾希維克人應該負責的。

「強盜！暴徒！匪類！」

而突然間，在這一箇分隊裏，在這一千個布爾希維克的織工當中，那些鄉村裏的遲鈍居民，和小市鎮裏的住戶，却發見出好人來了；他們會得安靜地注意地聽他們的話，會得回答他們一切的問題，會得用明白可懂的話語解釋他們的疑惑，從不抄查他們的倉房，從不打入他們的地窖，從不拿他們的東西，或即使拿，也是給錢的。農人們都驚異了。這

是新鮮的事情呢。這是奇怪的，歡迎的。有時那個分隊要在一個小車站上駐紮一些日子，人們就從遙遠的村莊村落來聽那些「聰明人」的話。這樣，偉大的宣傳工作就開了頭了。這就給那些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的織工們在內戰裏担任的巨大工作宣傳出一條路來，當時他們是到處都去的，到中國的邊境，到西伯利亞的叢林，到奧倫堡的草原，到波蘭的邊界，到貝累考普*。他們沒有一處地方不會到過，這班伊凡諾伏的織工們，他們在每一塊野地上洒過他們的血。就爲了這個緣故，他們得人家這麼好的照顧着，這麼嫉妬的保衛着；也爲了這個緣故，他們被人家這麼的愛着，又這麼的恨着；也爲了這個緣故，人家對於他們的記憶像一隻歌的回音那麼留戀着，留戀在蘇維埃地面的無限平原上。

現在，他們是在正月的苦寒中坐着不生火的牲口車開到前線去了。他們研究他們的工作，尤其是他們思想，長而且深的思想。因爲他們知道，他們是得預備着任何事情的。而且他們的作戰，他們的打勝人，都須不僅在槍刺尖上，却須用着真正的，活潑的，能叫人信

貝累考普(Berezhov) 在蘇聯西南克里米亞共和國的一個村落。

服的話語；須用明白的思想，知識和能力，去把握整個局勢，去把它的意義傳播給別人，使他們也可以理解。

在那些牲口車裏，可以聽見高聲朗誦的讀書聲，聽見頑強的學習中的牙齒咬嚼聲，辯論和討論會得像一陣驟然突起的鳥兒那麼飛了起來，往往那清潔的冰凍的空氣要被突然而發的一陣陣震響的，輕快的，紅翅膀的歌聲所裂破。

我們是鍛鍊幸福鑰匙的鐵匠，

我們的心是年青的，我們的錘聲迅速的響。

把你的錘子擊得再高些，你那有力的錘子，

打在過去時代的鋼鐵的胸膛上。

那 一列火車像一隻蝸牛似的爬過草原，在上鑰的車輪上，唵，格唵，格的響過去，從裏面飛出了這支歌，籠罩在那平原上——這是一隻鬥爭的歌，從白雪皚皚的曠地上勝利地閃開它的路去了。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會得慣的，這些織工們！從此以後，沒有那一個軍

隊能像這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的分隊這樣維持着革命歌的傳統，能像他們這樣的唱法，這樣的帶着純朴無窮的愛，和溫熱深沉的感情這一些歌，在軍隊裏燃燒起了熱情和驕傲了。啊，歌，歌，你們對於人心的魔力是全能的呢！

他們越近沙馬拉，越是可以少化錢去買麵包和其他食料。在飢餓的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已經幾個月沒有麵包了，所以一塊麵包真同寶藏一般的可貴。在這裏，那些工人們突然看見了麵包可以大量的獲得，又看見了病根並不在糧食的缺乏，却在於別的地方。他們的困難是在於一般的缺乏組織，及在於工業區和糧食出產區之間非常的缺乏交通。但雖在這樣的富裕之中，他們却仍舊急急乎要彌補幾年來熬忍的飢餓，要吃了過去被剝奪去的所有的麵包。照理講時，他們既然進入了沙馬拉產麥地域^{nya}的真正中心了，總會得盼望多量而低價的得到食物的，但是不然，他們不能夠相信，飢餓已經教會他們不肯信任了。在一個小站上，麵包是便宜而白的，每一個人就都一大抱一大抱的

買了去。沒有一個人能夠放棄這樣難得的一個機會呀。但是第二天，他們到了一個地方，麵包更白更便宜。他們愜愜的微笑了，大家切切的私語，都覺得自己太傻，也不知道他們那些陳舊的麵包該得如何處置。

他們到了沙馬拉的一刻，火車終於在第十五號側線上許多上鏽的鐵軌和破車輛的骨子當中休息下來，他們就都跳出到軌道上，噓嚶着聚在一起，要求司令官告訴他們將來做什麼。

「我們幾時走到那裏去？我們將來做什麼？馬上就動身呢，或是要在鎮上留一兩天？」

唯一能夠回答這些問題的人是弗隆齊。他已經做了第四軍的司令了。他是比我們這個分隊先一些時離開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的，現在是在烏拉爾斯克。但在沙馬拉開革命戰爭大會時，他曾經留下一個信給費多爾·克里乞可夫，吩咐他和浴巴爾，脫倫梯·波乞金，及安得里也夫，立刻就到烏拉爾斯克去和他會合，分隊也跟着去。他用着

溫熱的動心的話招呼他的同鎮人，略略告訴他們當時的局面，並且指出那等待他們去做的工作的重要和困難。克里乞可夫將這信讀給分隊聽。他們所愛戴的這位司令的動心的話語，激起大家的熱心來了。有人提議打電報給他致敬禮。

「一個電報——給他一個電報！」

「我們必須謝謝他，」一個聲音嚷道。

「倒不是謝他，」其他的聲音迸出來，「只要告訴他，說我們已經在這裏，預備行動，預備去幫助需要幫助的地方。該得這麼說！」

「這話對了！我們必須說我們是預備行動的！我們每一個人，這完全是實話。」

「來罷，小朋友們，我們來起草電報罷。給弗隆齊喝三聲彩！哈哈！哈哈！」

皮帽，尖帽，和鋼盔高高的飛了起來，像受驚的小鳥飛在人們的頭上。

從此之後，事情就像慌張的野兔一般向前突進。人們得了集合的命令了。司令官被

召到司令部，受命預備他的分隊出發。

那四個朋友——洛巴爾，克里乞可夫，波乞金和安得里也夫——從革命戰爭大會得到話，要馬上出發到烏拉爾斯克，不得停留。

他們都得趕緊走了。沒有工夫和弟兄們分別。但是不久之後，準定會在烏拉爾斯克會見的。

兩部三頭馬車離開了革命戰爭大會。克里乞可夫和安得里也夫坐在第一部裏，洛巴爾和脫倫梯坐在第二部裏。

馬兒拔足而前，趕車人發出刺耳的噓哨，揚了揚他們的長鞭子，那兩部三頭馬車就飛進了羽片似的雪的迷障中——鳥兒一般的輕快而迅速。

第二章 草原

在草原上，早晨的空氣是冰凍的。趕車人從頭到腳都把毛茸茸的羊皮大褂蒙起來，他們的頭，對那兩位瞌睡的旅客被翻轉的皮領遮沒了。

「洛巴爾，你冷嗎？」波乞金把身子側過他那面去說。他自己也冷到骨髓裏面了。

「肚子裏都冷進了呢！」洛巴爾用一種粗嘎的聲音陰鬱地說。「我們馬上就要歇下來了嗎？」

「天曉得。也許我們這位朋友會得告訴我們的。嗨，伙計」他戳了戳坐在他前面的那件帶紅色的羊皮。「我們快要到人家了嗎？」

「冷嗎，你是？」

「凍殺了。我們離開鄉村有多遠，請問你？」

「七個佛斯脫也。也許十二個。」趕車人並沒有回轉頭，欣然答道。

「嗨，不要瞎說。到下一個鄉村有幾個佛斯脫呢？」

「跟我剛才說的不一樣呀！」趕車人睨視了一眼說。

「那個鄉村叫什麼名字？」

「伊凡退也夫加。」

「從伊凡退也夫加到普加采夫遠嗎？」

「誰說遠的？」

那趕車人裝起一副嚴肅的幹練的神氣，從眼角裏瞧了瞧他的旅客，把一個麻木的指頭深深插進他的鼻孔裏。他默了一會兒，這才答道：

「不怎麼遠的。十八個佛斯脫到塔左洛希加，再二十二個佛斯脫就到了。你可以趕到那裏吃中飯的。」

• Verst 俄國長度名，等於 0.6629 英里。

「你是什麼地方人？尼哥賴也夫加嗎？」波乞金問。

「當然咯。旁的還有什麼地方呢？」

那個農民的趕車人好像有些討厭這個問題。爲什麼要拿這種不相干的問話去麻煩他呢？他的旅客既然是從尼哥賴也夫加僱了他來的，難道他是那裏的人還不明白透嗎？

「不過，伙計，你也許是從伊凡退也夫加來的，你要知道。」波乞金解釋道。

「從伊凡退也夫加來的，」趕車人重複了一遍。他舌頭上發了挖苦意味的一搭，將馬韁繩無目的地拉緊了起來。

原來那些農民的趕車人是商量好這樣一種辦法的。其中的一個，我們就叫他卡爾普罷，他把一個旅客從伊凡退也夫加帶到尼哥賴也夫加，還有一個呢，叫他愛得倫罷，他是預先約定了把一個旅客從尼哥賴也夫加帶到伊凡退也夫加去的。愛得倫不願出這種無用的氣力，就把旅客移交給走回頭路的卡爾普，其實他那幾匹已經跑力乏的馬，是

動也難得動的了。後來末，愛得倫也用同樣的方法報答卡爾普。這辦法對於那兩個農民原是兩方面都。可以滿意的，可是對於旅客，却叫他們吃殺了虧了，往往極短一段路程，比如說二十個佛斯脫吧，就吃得三四個鐘頭極慢極慢的跑着。

委任狀上印着的「緊急」、「特遣」、「專差」等等字樣，都不能發生效力。那些卡爾普們和愛得倫們是不會受感動的；他們只在他們的凍結的鬚鬚底下欣然的好整以暇的冷笑笑，剝下了鬚鬚上掛着的長長的冰柱，嘗試安慰着他們的不耐煩的旅客。

「忙什麼呢！要去送死總來得及的喲。光是發急沒有用……得，得，我的寶貝兒。」
（這最後一句是對那些不耐煩的馬說的。）

脫倫梯從前聽見過這種小辦法，他是明白他的趕車人爲什麼這樣平心靜氣嚙着唾涎的。

「我知道你玩什麼把戲的，我的孩子。你們掉換了客人了。」

「那是當然的咯，」趕車人毫無猶豫的答道，「這樣事情便當得多，你要知道。」

「不是人人都覺便當的。」

「是的，人人都覺便當的。」趕車人又鑿定了一句。

「對於你是便當的——那不能否認，」波乞金承認道。「可是對於我們就簡直要了命了。你的馬是跑力乏了的。我們得要一整天才能得到……」

「我的馬力乏了，是的嗎？」趕車人突然起來打斷他道。他忽的向他的旅客調轉背來，活潑地提起了韁繩，發了一聲特別的喊叫，使他的馬用着一種危險萬分的速度往前衝上去。他們一路奔駛向前，雪被捲了起來，在他們的四周飛舞。

「嗨，你們這些鬼！嗨，我的寶貝兒！呵哈！沒有多遠路跑了。飛吧，我的老鷹！」

趕車人是變了一個人了。他在雪上駛着他的三頭馬車，彷彿要第一個趕到賽跑的標竿。

及至他的憤怒已經退落，他就緩下他的興奮的馬的步子，把頭縮回翻着的皮領裏去，口中喃喃的念道：

「就拿這力乏的馬給你看看吧。」

「好，兄弟，好，」兩個旅客同聲發出誠意的贊美。

「可不是好嗎？」趕車人也自許了，然後靜靜地接上道：「他們有時候也要疲倦的，可總有一個理由，不過是跑得太多，沒有旁的，你得工作不是？人家叫你那裏去，你就得帶他去的……就是魔鬼也要疲倦呀，何況是一匹馬。」

洛巴爾的好奇心被引起來了。

「帶着通行證的人是常有得來的嗎？」

「怎麼不常有？」那農民很敏捷的答道。「人家一逕都在這裏跑，老是在沒有馬的……講到那些鬼在這裏做出些什麼好事來，我簡直就不能說。老是在走動，老是在沒有馬。要是你不給他們跑得頂快，你就得挨一頓揍。」

「一頓揍，是你說的嗎？」洛巴爾表示不信地重複道。

「可不是而且你是沒處好去訴冤的。」

「你們農人老是造謠言，」洛巴爾對趕車人莊嚴的說。

「不像你們自己造得好吧，」趕車人帶着一種不高興的腔調反駁着他，一面在他的狹窄的坐位上費着勁兒坐穩了自己。

「胡說！」洛巴爾發起怒來嚷道。「人家造了各種各樣的謠言，自己終於也相信起來——堅執地相信起來。你對於這種人能有什麼辦法？」

「謠言，好吧！」趕車人喃喃道，他覺得話頭有這麼突然的叫人不滿意的一變，心裏覺得不高興。

「有什麼人揍過你嗎？」洛巴爾問。

「我該說有的。有一次有一個傢伙拿刀來揍我，還虧得我的羊皮夾得厚，要不然的話，我的肚腸也給切斷了，這婊子養的！」

「那傢伙一定是喝醉了。」

「那自然是喝醉了。」

「那末，你不能盼望一個辭漢替他的行為負責的。」洛巴爾裝起不經意的樣子說。
「那自然，我不盼望他負責的。」

脫倫梯急於要知道那些蘇維埃的情形——是否建立得穩固，工作做得好不好。他就打斷趕車人的不可捉摸的話語，開始拿直接的問題去問他。趕車人的回答是混亂的，曖昧的，閃爍的；他似乎是模模糊糊的，恐懼着什麼東西。

「那倒不錯……不過情形也不同……這種時候你還能想怎麼樣呢……」

脫倫梯不能得到明白的陳述，只得到空虛的變曲的話語。

「我簡直不得要領。說明白些吧，伙計！」洛巴爾插進這談話裏來嚷道。

「動動你的腦子呀，小伙子。」趕車人道。「你略微多想一點兒——也許你就懂得
了。」

「你且等一會兒吧，」脫倫梯試想抑下洛巴爾的不耐，並且恐怕洛巴爾要弄壞他的機會，所以這麼說。「你把這裏的蘇維埃跟我講講。工作不錯嗎，還是不呢？那些人知道

他們的任務嗎？」

「爲什麼不知道呢，他們當然知道的咯……只不過高希可夫分配工作不公平。」

「不公平？」洛巴爾猛然撲上了這句話，如同一隻貓撲上一隻小耗子一般。

「我要說他是做得不公平的。老是他丈人老子閒着不工作，把全付担子都放在我們身上。我們老是得去的——無論當值不當值。」

「你應該去告發他的，」脫倫梯道。「到蘇維埃去，證明你的案子，把事情解釋明白。那傢伙馬上就會滾蛋。」

「那自然咯，」趕車人用一種空洞的聲音嗷嗷着，野蠻地拿韁繩抽着馬屁股，「要不然，那就你自己馬上先滾蛋，而且等不到你眼睛四面望一望，你就在一個你所不愛去的地方了。」

「你到底在說什麼呀？」洛巴爾又發起脾氣來嚷道。

「我告訴你的老老實實的實話，」趕車人用一種悲傷的腔子回答，他的頭倒垂

在一邊，像是一隻死馬。

「難道有過這種事件嗎？」脫倫梯堅執的問。他的說話像律師在盤問人。

「自然有過……」

「那末，後來怎麼樣呢？」

「哦，後來沒有怎麼樣，」趕車人從他的冰結的鬍子裏啾啾的說。「有一個人蹣跚了鬍子，這就完了。他不到時候就死了，可憐的傢伙。」

「爲什麼你們默不作聲呢？」洛巴爾吶道。

「我們不作聲，是要大家潛靜些，」那狡猾的善於外交的趕車人泰然自若的回答。「你要是把嘴悶得緊緊，事情就自然而然的不了了之。」

「這不是開玩笑的，」洛巴爾突然的說。然後，在一轉念之間，他又和顏悅色的接着說：

「不過講到歸根，你到底有什麼損失呢，老伯伯？在每一個蘇維埃裏，總都有佈告貼

出來，說道：「你們要用馬，得給錢。你們要拿東西，得給錢。」這些佈告你唸過嗎？你看見過嗎？」

「自然咯，我看見過的……佈告寫得都不錯。」

洛巴爾懊惱着吐了一口痰，把面頰夾進了他的淌汗的領子，就不作聲了。他是常慣在城市裏說話的，跟工人們談話，說得十分簡單而坦白。現在跟這個人，他就沒有一種共同的語言可說。他覺得沒有辦法了。那些狡猾的，閃爍的，含糊的答話，使他懊惱得忍無可忍。一直到了伊凡退也夫加，他都不會說過一句話。但那忍耐的脫倫梯·波乞金却還不放棄他的努力，還是在那趕車人的話的泥濁的河流裏詳察着一個機會，要從中去釣出一些小小的有意義的事實來，釣出一些難得發表的思想或意見來，以為那個嚙噬的農民也許會得從他舌頭上給溜出來的。

在費多爾和安德里也夫所佔據的雪橋上，事情就完全兩樣了。

「你自己在他的分隊裏服務過嗎？」費多爾問那青年的趕車人格里沙。

「就是那時候我打碎了腿的。」格里沙把指頭往下面指指說。「整個夏天，他們都在草原上追趕我們，從這頭到那一頭。他們追着我們，可是我們總是設法叫他們找不着……那些捷克人是傻子，可是哥薩克人是不那麼容易對付的。他們是生在這裏養在這裏的——所以無論什麼鬼把戲他們全知道。」

格里沙已經離開了他的領子，側坐在前面狹窄的坐位上。費多爾看得清楚他那紅紅的飽受風霜的臉——一張無詭詐的，坦白的，丈夫氣的臉。當他興奮起來的時候，他的上唇就要顯着一種特徵的毅力落在下唇上，將它完全的蓋沒。他的鼻子是潤潤的，眼睛灰色，額頭低低而劃着深溝——總而言之，他臉上並沒有一件東西特別惹眼。然而，你總覺得那潮汎具有某種健全的，根深蒂固的，真正的毅力。他年紀不過二十二歲，但是看起來像有三十五。他做收穫僱工時所熬受的苦楚，以及他的腿在戰場上打斷以後所受到的磨難，都在他臉上留着不可磨滅的印子了。

「應是怎麼三個樣子的，年青嗎？」費多爾續下了一個已經開了頭的談話，熱切地問。

「很年青；一定還在三十以下，我可以說。」

「他是這帶地方的人嗎？他是一個哥薩克人嗎？」

「不。普加采夫的附近有一個鄉村叫羅亞左夫加，他就是那裏的人，有些人說。但是也有些人說他是巴拉可伏人，後來才到這裏來的。你說不準的。」

「可差他像什麼的呢？」費多爾熱切的問——你可以從他的興奮的臉上看出來，慍已因這談話出了神，生怕失掉那新聞中的什麼節目似的。

「這我怎麼說得上呢？他是一個英雄，你所能說的只是這個吧！」格里沙彷彿跟他自己談話一般說道。「也許你是在路上，坐在運輸車的頭頂，突然間，弟兄們會得遠遠看見他，會得大家嚷了起來。『夏伯陽！那邊是夏伯陽！』有時候，我們三天裏面可以看見他十回，可是我們總巴不得能夠再見他一面。他就是那樣三種人弟兄們會得從車

上爬下來，站在那裏呆看他，彷彿是看什麼怪物似的。他跑過去的時候，會得按着他的鬚，左呀右的——他對他的鬚鬚非常之驕傲，老是按着的。『你們在這裏坐嗎？』他會說。『這裏不錯，夏伯陽同志。』『好吧，坐着吧，』他會說，於是又走上前去了。再沒有旁的話，但這已經夠你的了。他總是只消一句話，就會叫你覺得非常之得意。這就叫做真正的人物。』

「是的，而且是一個英雄……一個真正的英雄，」費多爾說，要想引得格里沙再談下去。

「誰說不是呢？」格里沙莊嚴地搖着他的頭說。「例如，就拿他趕來援救伊凡希金斯基工廠裏的工人一樁事來說吧。只可惜他救不得了，來得太晚了。」

「太晚了？」安得里也夫戰震着問道。

「是的，太晚了，」格里沙嘆息着重複一遍。「他只來晚了一歇歇兒工夫，可是事情完全兩樣了。你想爲了那一歇歇兒工夫就有多少工人丟了性命了……唉！」

格里沙慢慢地擺擺他的手，低下了他的巨大的頭。

一刻兒的傷心的沉默。然後格里沙用着一種非常之低的聲音繼續下去：

「我會聽到各種不同的說法，但估得最低最低，也總得有兩千人被殺的。他們在廠房之間排成了行列。整個院場都滿的——有女人，有小孩子，也有老祖母們——統統給屠殺了，沒有一個保全的。呵！那豬糞……」

他把牙齒咬得格格響，緊緊拉住那鬆弛的韁繩。

「你是親眼看見的嗎？」

「我想是的……可是說它做什麼呢？我所看見的是被踩進爛污泥裏去的血跟肉那豬糞——他們只要抓得到手的人誰都要屠殺。」

「那末他，夏伯陽，他怎麼辦呢？」

「他怎麼辦？他暴怒了，他眼睛裏冒火，他渾身都發抖，像一匹賽跑的馬。他揮着他的刀，砍在一塊石頭上，砍得飛起火星來。『非得多多的流血。』他說，『來給這個血報仇不

「可我們到死都會記着這個冤仇，我們一定要報復的！」

「他到底報復了沒有呢？」安得里也夫莊嚴地問。

「厲害着呢！」格里沙迅速地回答。「他掃蕩了那草原，像一個着了魔的人，一個也不饒恕。」

「『一齊送他們歸終，』他說，『這一羣神聖的私生子要記得伊凡希金斯的工廠。』」

他又落入沉默中了。於是克里乞可夫重新開頭問起格里沙的話來，而格里沙也巴而不得。

「告訴我們，格里沙，他手底下帶的是怎樣一種人？他是從什麼地方帶他們來的？」

「自然，他們都是這帶地方的人，還有別的什麼地方來的呢？我們在農場上做苦工的也加入他們，統統都是極窮極窮的人。河邊上拉船的人也來了，他們是最先來的。」

「哦，你們有編成了一隊沒有？」

「是的，駐守普加采夫的時候是算一隊的，但後來老是叫做一個分隊，夏伯陽他自己也不願意稱它爲一隊。這是一個分隊，他慣常說，一個分隊——那是正當的名稱……」

「是窮，一個分隊……好吧，那末你們之中有受傷的，被殺的，你們怎樣處置他們呢？」

「怎樣處置他們？」格里沙收集着他的思想，沉思地重複着。「他們碰到的情形不一樣。受傷的我們沒有工夫搶回來，就都給哥薩克人結果了；他們不留一個人呼吸。能夠搶回來的呢，我們把他們留在鄉村裏；所有這帶地方的鄉村都在幫我們這邊的。也有的一我們帶到塔伏洛希加索，以及其他所有我們到過的地方……」

「他們得到怎樣的醫治呢？」

「他們是在我們留着他們的地方醫治的，就只沒有藥。年老的女人都來盡力幫助他們……有的運氣好，碰到留在市鎮上，醫治得也稍稍好些。至於在這些鄉村裏，他們就碰到奇奇怪怪的醫法了！你就想他們那些只剩幾條筋和一些碎骨頭的腿，叫那種無知

無識的老太婆怎麼能夠醫治呢？一個鄉下婦人能做一個醫生的工作嗎？」

「有傷得很厲害的嗎？」費多爾聲音之中帶着一種顫抖。

「那是不能沒有的，是戰爭呢！」

「這是不錯的，」安得里也夫突然的喊出來，他一逕都沉落在沉默之中把頭插進了他的羊皮領裏，現着憤怒和不滿足的神氣。「你這話一點兒不錯，」他又強力地重複一句，一面在格里沙背上親熱地擰了一把。

「那是當然的，」格里沙欣然的擺着手說。「你得預備着什麼事情都會出來的。」

「告訴我，格里沙，」費多爾打斷他說，「你們是靠鄉下給養的嗎？」

「自然咯，」格里沙帶着一本正經的神氣說；他覺得自己會引起人這麼大的興味，分明是得意之極。「我們並沒有多帶糧餉——自然咯，我們怎麼能把糧餉帶着跑呢？我們簡直就靠鄉下給養的。敵人來了，拿了他們要的東西走；我們走了，也拿了我們要的東西走。這帶地方的鄉村都得供應我們，不管他們願意不願意。」

「是的，這確實是艱難的。」克里乞可夫帶着三個感歎說。

「我們大家都是艱難的呢，伙計。你當我們是在享樂的嗎？」格里沙怕自己的話被誤會，插進來說。

「當然，你們是很苦的。」費多爾馬上表示了同意。

「是的，苦的。」格里沙語氣之間像是安慰了。「我們人是容易生氣的。假使你跑到人家裏，人家不肯給你麵包，或是不肯拿雀麥給你的馬，或是你自己的馬受傷了，人家不肯拿馬給你替換，那末我們，就得……好吧，我們能夠怎麼樣呢？我們沒有工夫跟他們談論。我想大家都是一般辦法的——敵人跟我們自己。現在我們用不着誇口，說我們幹事向來寬大。也有時候會做出很兇的事情來的。比如你餓得像一頭狼了，已經絕食了二十四個鐘頭，而且一逕是在拚着命打的，於是你跑到了一家人家，人家却連一塊麵包也不肯給你。在這種情境之下，你怎麼能做出寬大的行為來呢？起初，你總還想說服的。給我麵包，你說，我得吃。你跟我屁股去親嘴吧，他說。好吧，在這之後，我們還能裝着笑臉向他鞠

窮嗎？我就把他逮起來了。而且他的肚子要炸開圓的，他那醜臉上就吃我的拳頭。沒有工夫跟他講客氣的。」

「你打人嗎？」克裡包河夫低聲請問。

「自然咯！」格連海爾曼那強硬的回答。「那一個都要打大的。這是戰爭哩！」

「好，格里沙！安得里也夫高興地喊出來。

他喜歡這種粗糙的，無裝飾的，直捷的老實話。

「我自己有時候也挨人家打的。」格里沙朝轉頭來對他的旅客們說。「有一次夏

伯陽親自打過我。那是，我想是應該打的。」

「夏伯陽？他爲什麼打你？」費多爾問，原來他一逕都留心着這個有魔術的名字的

聲音的。

「那是，你知道，我是在站哨。」格里沙說明道。「在善加采夫那邊的一個地方，離

這裏不遠。在一個小車站上，名字我現在忘記了。就在那裏站呀站呀，站得我厭煩起

來了他媽的我想這站哨簡直不是人幹的事我累得渾身都僵了我朝四面看了看剛在那車站旁邊我看見一棵樺樹，一大羣的穴鳥栖在樹枝上，噤噤喳喳的叫，鬧得他媽的要命我對自己說，我來給你們一鎗，看你們還叫不叫。起先，這不過是偶爾想起的一個開玩笑的想頭，後來它慢慢叫我捧不開了。沒有一個人看見我，而且鎗是一逕都在開的。於是我就瞞了準，向鳥兒最密集的地方開了去，——砰，砰，砰。不知不覺之間，鎗膛裏的子彈已經被我放完了。中了彈的鳥兒，從樹枝上落了下來，飛了一陣才死去。可是真他媽的死不完。有許多像一陣雲似的飛出樹來，翱翔在樹頂，像鬼一樣尖叫着。我怎麼知道他，夏伯陽，正在司令的房間裏呢？算我走運了他衝了出來，怒得像雷一樣。

「你在開鎗嗎？」

「不，我說，我沒有開，不是我。」

「那末穴鳥是什麼給驚醒起來的，你這開鎗的膽子？」

「一定是他們自己要去飛一會兒吧。」我說，「他們一定因為愛飛才飛起來的。」

「『拿槍給我看看！』他從我手裏一把奪了過去。鎗膛子裏是空的。」

「『這是怎麼的？』他吼道。『你想到什麼地方去拿子彈，你這婊子兒子？你打算拿什麼去打哥薩克人，你這牛難道你害怕穴鳥比害怕哥薩克人還厲害嗎？我要你嘗嘗這個！』說着他拿鎗托打在我的肋骨上！我一句話不開口，因為我能說什麼呢？我想起了該做的事情已經太遲了：當他奪我鎗的時候，我應該奪它回來，對他嚷道：

「『站開，要不我開鎗了！一個當值哨兵的鎗是不許人碰一碰的！』」

「那時他一定會得牢牢的抓住，可是我可以拿鎗刺去指他；那他一定會得歡喜，就馬上放我開去了。」

「他會得歡喜這樣嗎？『費多爾啾起他的眼睛說。他滿肚子是好奇心了。』」

「一定會的。你越是跟他對抗，他越是歡喜你。對於一個有骨氣的人，他老是敬重的，老是的。『好，』他會得說，『你是有氣魄的……』『好吧，要是把他的事情一樁樁講給你聽，我是一輩子講不完的。現在，我們終於到了伊凡退也夫加了！格里沙欣然的接着說。」

他像一個真正趕車人的模樣筆挺坐了起來，把韁繩輕輕抽着馬，舌上響亮的喀喀着，然後吹了一聲唿哨，催馬前行，一口氣奔到鄉村上。

在這當中，他只一次向旅客回過頭來。

「要我送你們到蘇維埃去嗎？」

「好的，格里沙。」

「或者我送你們去見巴奮尼基吧？他會告訴你們許多關於夏伯陽的事。」

「巴奮尼基是誰？」

「是我們同伴中的一個；我還沒有加入分隊，他就先在那裏了。後來他的手整整都丟掉，才不得不同來的……」

「他是這個鄉村上的人嗎？」

「是的，不過現在他所有的財產都丟了。哥薩克人把他什麼東西都毀了；他們拆掉他的房子，燒掉他的倉房，就剩他一個光身子。他的日子苦呢。」

「我們路過的時候，你把他住的地方指給我們看，」費多爾說。

「我會指給你看的。」

他們將車趕進了伊凡退也夫加。這是一個廣大而散漫的鄉村，有着開闊的街道，被雪蓋得銀樣白。冬天是會把一個小鄉村變成一個熊窟的；它將它蓋了起來，悶了起來，將雪一直撲到它頂上。至於大鄉村，它就將它弄得頂頂好看了。格里沙將他的馬催成了一種小跑，使得進村的時候看起來神氣些。他們從街上跑過，他指指一所矮屋，表明那是巴奮尼基住的地方。然後他又指指另外一所屋，在他座位上趕快車轉了身子，默默的拿小指頭彈了彈他的耳垂，示意的笑了一笑。意思之中，分明在說那所屋子就是秘密製造酒精的所在。後來他們到了蘇維埃了。那也像所有的蘇維埃一樣，是在市場上的，就是從前地方行政機關的舊址。兩個旅客下了雪橇，小心地拿麻木的腳走着，將那洒滿了雪凍得鐵硬的羊皮抖了抖，把他們的提籃和包裹（這就是他們的可憐的所有物了，每個人約有半個普特的行李）挾在腋下或用手提着，走上了蘇維埃的台階。

蘇維埃的房子在當時是典型的——漠大，難看，不舒服，醜陋，悶氣。時間還是清早，城裏的辦公室裏都還沒有人，但這裏已經是擁擠擠擠的了！這許多人爲什麼來得這麼早的呢，沒有人能說。有的靠在污膩的褐色牆壁上，在捲紙煙，吸着廉價的土產烟草，狼命污濁着那已經不潔的空氣；其他的聚在窗口，在冰凍的窗玻璃上刮着寫着，互相打着手掌來取暖，交換着一些不耐煩說的話語。我們可以看出來，那些人當中有多數——是大多數，或簡直全體——是並沒有任何確定的目的跑到這裏來的；他們沒有地方去，沒有事情做，所以都聚集到蘇維埃裏來了。

他們看見那兩個新來人的時候，曾經朝過頭注視了他們一會，這才談起了天氣，談起了那兩個客人的倦容，猜測他們的目的地和事務，以及路上的辛苦等等。他們又提起了雀麥和大麥的短缺，斷定幾點鐘之內一定會有一陣大風雪，說他們那一天是無法再往前進行的。

洛巴爾，會爲什麼理由在門口被羈延了一會的，現在進來了。

「日安，同志們，」他說。

「日安，」幾個聲音含糊的回答。

「我要見主席。」

「那末這邊走，」幾隻手指指一間從大房間隔出來的寢室。

一路以來，洛巴爾都充當着四人之中的發言人的任務；一切交涉都是他辦的，馬是他找的，什麼地方可休息，可找食物，都是他問的。

安得里也夫，只有他一個人還沒有脫下羊皮大衣。老實不客氣的在窗檯上一個農民身旁佔了他的地位。脫倫梯早已插進了那個褐色的羣衆裏面，跟那些願意談話的人談起話來。他想問問他們，這鄉村裏有多少人，地方的形勢怎樣，蘇維埃在做什麼，他們喜歡不喜歡蘇維埃，以及諸如此類的話。他想儘快的把事情探聽攬攬熟。

費多爾還是在格里沙告訴他的話的魔力之下。這個草原上的神話的人物，夏伯陽

首領，佔據了他戲弄着他了。

「他一定是一個很得人心的英雄。」他跟他自己在推論。「一個從土匪營裏出來的英雄，像愛默爾陽·普加采夫、斯敦加·拉句、愛爾馬克·鐵木費也維基……之流的。這一班人在他們自己的時代，有他們自己的做品，但是他躍起在另一時代裏面——而他的功業也是跟他們的兩樣的。照格里沙告訴他的話推斷起來，夏伯陽的主要特質就是冒險性和一種魔鬼一般的勇敢。他是英雄多於戰士的，熱情的愛好冒險者多於有意識的革命者的。他身上的主要元素分明是一種不安靜，一種要求與奮經驗的渴望。他是多麼強有力的一個人格呵！在農民暴動的背景上顯出多麼分明的一個浮雕呵！多麼一個鮮明、有色彩、而創造性的人物呵！

費多爾已經問過到巴奮尼基家裏去的路，及等洛巴爾跟蘇維埃的主席談完了話，向他提議喝茶的時候，他推辭了，按照他們給了他的地址走去。

過了一點半鐘，他們四個又重新在他們的雪橇上，離開伊凡退也夫去了。費多爾

是陰鬱地沉默。他一心惦記着巴奮尼基，原來他剛剛前一天到普加采夫去了。安得里也夫嘗試了幾回，想引得費多爾來談話，但看看沒有希望，馬上就放棄了。在其他一部雪橇上，脫倫梯和洛巴爾因沒有事做，覺得非常厭倦，就決計唱起歌來。但他們沒有真正唱歌的心緒，所以當洛巴爾發出一種啾啾的聲音時，脫倫梯是用尖聲的假嗓子嚷着。所得的結果是難聽，奇怪，而刺耳。後來安得里也夫再也忍受不住了，回過頭來嚷着，叫他們不要唱。兩個唱歌的就都無抗議的服從了。未到塔伏洛希加之前，那些旅行人都多少安靜的打着瞌睡，及到塔伏洛希加之後，他們都換了馬，不浪費一分鐘的向普加采夫前進了。

那兩個農民的趕車人已對那在黑暗天上賽跑的腫脹的黑雲焦急地睜視了一些時。風是尖利的，而且常常有變化——它似乎同時是從四面八方吹來的，彷彿向一個看不見的敵人猛撲。它又像一頭練繫的怒犬，向一個闖入者撲來，堅執要抓他咬他，但每一次都被猛力的一腳踢了開去。然後，它重新要來攻擊，又重新充滿着忿怒鑽開去——嘩着，吠着，恣肆地喧嚷着。一漩渦一漩渦的雪飛捲着，跳舞着，在地上賽跑着。路已經分辨不

出，已被雪將它抹煞了。預告一陣大風雪要來的黃昏已經落下，黑暗已經很快地逼緊來了。咬人的風加了勁，這裏那裏愈來愈怒的鞭笞着。現在天上已經漆黑了，雪片飛捲得迴旋得越來越狂，越來越快；它們已經成了針，成了柱，成了塊，向旅行人的面上襲擊。

旅行人侷促在他們的羊皮大衣裏，像野兔子縮在他們的溝裏一般。趕車人只留一條無遮護的襠兒給他們的眼睛。衝人的風使得呼吸也困苦；它用着冰冷的牙齒齧着人們臉上的皮膚。路是長杳杳的，而他們走得越遠，那風雪的怒勁越是沒有了節制。當他們浸入了一個四面圍着稀疏灌木的窪地中時，風勢似乎減了些；但一經出到開曠的草原上，它就像似一個酒醉的主人在酒醉的客人當中吼叫着：「這裏一切的東西都是我的。我可以隨意把它拿來打碎的！」嘩噪而威脅得像一個巨人，那颶風打草原掃蕩而過……

爲了大風雪，當旅行人到車站時，它是擠滿了人的，他們像是幾個大雪團，從雪穩上滾了下來。這一回，他們不叫洛巴爾單獨去偵察了；一個自薦着去跟車站辦事人說話，其他兩個去到司令部，好脾氣的脫倫梯則重新被差到風雪裏面，去找開到烏拉爾斯克的

列車這樣的「分工」是必要的。在到沙馬拉的路上，這四個人曾經碰到車站管事人有意無意瞞過真正開車時刻的許多事例，倘使管事人說火車馬上就要開，比如說，在一點鐘之內就要開，那就包管你不到明天早上不會開的，又倘使說，「我們要明天才開呢，」那你就隨時可以看見火車從你面前開過去了。

經過一番長久而熱心的搜尋，他們終於找到了一節留給到烏拉爾斯克去的政治工作人員專用的車輛。他們辦了交涉，說明了他們的任務，這才被允許帶了他們的行李上車。但在他們終於達到烏拉爾斯克之前，他們還得到一些更難堪的經驗。到了愛爾東伏附近，軌道被雪沒了，旅客們得跑下車來把雪掃開去。他們又曾跟指揮官鬧了幾次口角，又得用着種種策略去找木柴來暖車，原來車裏是冷得黑得像棺材一般的。及到了愛爾東伏，機頭又出了事了。於是他們又得跑下車來焦急地等着。再過了一段路，車軸座又出了毛病，因而又不得不有一下停頓。老是有漸的障礙，新的焦急！從普加采夫到烏拉爾斯克那麼短短一段距離，足足費了他們四十八點鐘。

第三章 烏拉爾斯克

在烏拉爾斯克，他們打電話給司令，司令派王爾都發糧到車站來接他們。這四位同志帶着他們的行李上了車，趕到中央旅館去。在旅館裏，蘇聯人難以相信的冷，房間是潮濕的，稀薄的，空洞的，沒有椅子，沒有牀，沒有地方給人放東西。他們四下看了看，要想在無法之中設法；他們在旅館裏租了一間房，就四個人擠在口塊炕上，因為他們不願意分開。爲了在受凍已久之後要暖暖身子，他們一杯茶一杯的喝着滾茶，接連喝空了兩把銅茶壺。這之後，他們就到鎮上去亂走一陣，不知道拿他們這強迫的閒暇時間怎麼辦。

他們在車站上聽見說，弗隆齊已在那天早上到前線去指揮已經開始的攻擊了。前線離開烏拉爾斯克只有二十五個俄斯脫，所以應該儘速把敵人抵擋回去的。但是第一次交鋒於我們並不特別利，後來經過一個更周詳更審慎的進攻方案，這才把哥薩克人

打回去的。我們不但要從烏拉爾斯克的方向，並且要從亞力山得洛夫·蓋的方向，向他們撲去，首先集中我們的力量在斯洛密金斯卡耶，然後逼進去阻擊那條烏拉爾斯克—利壁希金斯克—格爾也夫的主脈，就從這條線上，紅軍將要從北方傾洩而下，去追逐敵人。

但這等過一會兒再講吧。我們件件事情都得講在它適當的地方，而我們的故事是屢次要回到這條從烏拉爾斯克到格爾也夫的可怕的路上來的。

這四個朋友各有他的怪癖，他的「專門」。例如脫倫梯·波乞金，他很歡喜寫信，而且老是把信中的大部分來講經濟問題的。他常要查出某種東西什麼地方可以買到，什麼價錢，把所有的要點都記下來，預備互相比較。

克里乞可夫很規律而細密的記着一本日記。在任何的環境裏面，任何的情形底下，他總設法要把他所認為重要的一切記了下來。碰到沒有簿子可記的時候，他就用零碎

的紙頭，有時候一面走路一面寫，有時候拿牆壁板做他的寫字格，總之從來不會不記。他的伙伴都笑他，覺得他的這種習慣實在莫名其妙。

「你到底爲什麼要糟蹋這麼多紙頭呵，費多爾？安得里也常常要說：『你寫下這許多的廢話有什麼好處呢？人家說的話做的事情多着呢，你不能統統都寫下來的。而且你既要寫，就得統統寫下來才好——那是我的意見。因爲你見到的事情只寫下三部份，那是沒有意義的，而且還有害，那簡直是欺騙人。』」

「不，安得里也夫，你錯了，費多爾會得跟他解釋：『當然，我只觀察到全體中的一部份，但是我所觀察不到的東西，別人會得看見會得記下來的。你把所有的加了起來，那結果就是歷史了。』」

然而安得里也夫的生性是懷疑的

「不過你一定創造了許多的廢話，」他說。「那怎麼能夠成爲歷史呢？」

「我是知道我在做什麼的，費多爾會得固執的回答。安得里也夫那種堅執的追

問使，他覺得很不舒服了。

「你什麼都不知道，你簡直就是無謂的浪費時間。」安得里也夫會得這樣反駁他。克里乞可夫對於這樣的問題覺得不好意思。他知道安得里也夫是很固執的，就只得自己收兵，不回答他的問話，讓那談話中斷了。

他尋常總把報紙上不會發表或只見一點恍惚的影子的事情寫進他的日記。他自己也並不怎樣明白他這麼寫的目的。他不過服從一種本能的衝動而已。

安得里也夫跟他不同，他喜歡搜集所有關於工人的新聞。他之喜歡這樁事，就猶之脫倫梯之喜歡寫信，費多爾·克里乞可夫之喜歡做日記一般。本能的地或者甚至於並不願意的，安得里也夫每當遇到一個新見面的人，或到了一個新地方，他總要提出一些對於工業勞動者有興味的題目來談話。他要問人家，隣近地方有沒有什麼新開的工廠，如果有，是多少時候以前造的，工作好不好，為什麼，而且從什麼時候起停工的，裏面用的有多少工人，那些工人是否有階級意識，而且什麼時候，用怎樣的方式表示他們的階級。

意識的，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在他周圍，凡是有關於工人的事情，無有不和他的本質相融洽，他關心他同伴們的需要。凡是對於他們切要的問題，都會使他興奮。他又關心着一般的局勢，尤其關心某一地方的天然富源、人口、社會組織，以及那種社會組織可以依賴的程度。不過，關於這最後的幾點，是其他三個也同樣急於要知道的。

洛巴爾是一個軍事的專家。他有一種妙訣，立刻可以查出隣近地方駐有什麼部隊。那一隊最好，那一隊最壞，紅軍兵士當中進行着怎麼樣的政治活動，有多少黨人在裏面，以及在前線的一般形勢。

這四位同志的這一些特質，在路上的時候就已經看得出來，及至工作認真開了頭，尤其一天天的更加顯著。安得里也夫的觀察分野，自然要越來越縮小，因為在這些區域，工廠是少了遠了。洛巴爾的視野則一天天加廣起來。但是從這起初的幾天以後，一件事情是顯明的：戰爭的事務現在已經佔得了上風，並且無情地逐漸蓋沒了其他一切方式的生活和興味，終於要把它們完全吞沒。

他們將那城市作了一次澈底的考察。環境是新鮮的，驚人的，十分特別的。除了灰色的軍衣、鎗、刺刀、砲、兵車之外，什麼都看不見——像是一個正式的軍營。紅軍的兵士們在街上列隊進行，或是三三兩兩的匆忙的跑着，騎兵們飛一般的在奔跑，大砲慢吞吞的滾到街上來，一隊隊載重的駱駝雄壯地搖擺着向前線進發。而且——連都聽見不住的射擊聲——徒然的無目的的射擊聲，只到夜裏才會平靜下去的。有的人是在「洗槍」，其他的是在「射擊野禽」，又有的是「失手放了出去的」。一個軍事專家把這種隨便的亂放做了一個粗略的估計，計算着每一分鐘放出去的平均數目，所得的結論是：每天要有二三百萬的子彈被這樣愚蠢地浪費了去。這個計算究竟正確到怎樣的程度，固然難說，但無論如何，這種亂放出去的子彈的數量總是一個恥辱。在那時候，有意識的鐵的紀律還不會被輸入這個草原的軍隊裏來，還不會有信心堅固的布爾希維克的有力幹部，把那些隊伍立刻改變過來，給它們一個新的形式，新的氣象，和新的精神。那是要用後才來的。在一九一九年的開初幾個月裏，那些在烏拉爾斯克附近地方作戰的——奇異地，

煌地，英雄的地在作戰的——部隊，差不多完全是農民組成的；黨隊在裏面只不過是滯
疎洒着的幾滴，又有一半是假冒的黨人。而且我們的敵人又在那些部隊裏撒布了一種
觀念，說黨人是憲兵隊，是壓迫者，是抱着強迫輸入他們的「公會」，從城裏到這裏來的。
當時在那些軍隊裏有一種謠言，說布爾希維克人是朋友，是同志，但××黨人是惡
意的仇敵。克里乞可夫到了兩天之後，他就得拿「布爾希維克人和××黨人的區別」
來做一次公開演講。這是一個荒謬的題目。

當時的真正的革命者之一，那個聰明的、高貴的、有機謀的林篤夫還有其他好幾個
布爾希維克人，竟會結果在他們自己的「紅軍兵士」手裏，也可見得當時軍隊情形之
複雜了。

這事之後幾天，當伊凡諾伏·伏茲尼注斯克的織工分隊戴着他們那種前面有顆
大紅星的佛拉基安式的綢盜，到烏拉爾斯克來接防的時候，他們曾被所謂「自由」

• 原註佛拉基安人是黑暗時代侵入俄國的游牧。他們的綢盜被俄國軍隊的紅軍採用了。

農民隊伍的分子從後面追擊，就因那些織工們要抑制他們的不安靜的自由之故。

但是不久之後，那些農民的戰士就有機會看見這些織工們作戰的價值了。他們是打得多麼英勇多麼堅韌呵！於是以前對於他們的懷疑消滅了，而代之以一種信任和友誼。

及至他們這麼兜圈子兜疲倦了，就又回到他們那間寒冷的陋室，脫倫樣就又寫起價來。說一盆魚和生菜，連麵包在內，價錢是五個盧布，黑魚子醬是二十三個盧布一磅，正寫到一半，一個人從司令部跑來告訴他們，說弗隆齊已經回來了。他們就一齊跳了起來，一刻不停留的走了。但他們到了司令部的時候，他們起先覺得有些莫名其妙。這裏什麼東西都似乎不同的，他們並不馬上讓進去，要他們先通報名字。他們的同伴弗隆齊，是他們非常熟悉的，他們當初跟他做同伴的時候，本來十分親密，站在絕對平等地位的，現在來見他，爲什麼也得等呢？難道這是一場夢嗎？不，這不是夢，因爲明明有一個哨兵站在那

裏，上着刺刀，擋住他們的路呀！當這幾位來客，這麼無禮地大胆地要衝進去見司令的時候，他還對着他們毫不親密地瞪了幾眼呢。那四位朋友在廳下等了一三分鐘，心裏覺得很不舒服，彼此都不敢相看。

「進來吧，」有一個火終於在叫了。

弗隆齊給他們的招呼是極其自然，單純，而親密的。他們立刻覺得站在他們面前的是同樣一個樸實的，可接近的，坦白的，了解的工友，和他們以前所認識的並無兩樣。但是他們剛剛從他們第一個惶恐裏恢復過來，就又受到了另外一個不快。原來弗隆齊是給軍專家們圍繞起來的。這些人都並不是小魚兒，却是真正正鯨魚——是最近的高等將校們。而他們都守着嚴格的禮貌，說話都恭恭敬敬，小心翼翼地在那裏察顏伺色。那幾個新來的人，也懂得這叫做「紀律」，懂得他們自己的行為是不對的，可是他們總覺得合不了拍。他們熬不住要叫弗隆齊「米沙」，要岔他的話，要反駁他，像從前黨裏開會的時候一樣。那些將校們莫名其妙地聽着他們，現出奇怪的樣子，不自然地微笑着；他們

生怕愛子這些莽撞客人的影響，要犯了服從的規則。因此在座的人就分裂成了兩派，直到開會開完也融合不起來——一派就是那幾位新來客，一派是那些軍事專家們。弗倫齊講了前方的局勢，講了軍隊的前途，以及最近將來應該做的事。那四位朋友耐心耐氣的聽着，嘗試記着備着他所講的每件事情，可是徒然的。第一層，因為他們沒有研究過地圖，新說那些鄉村和防守點的名字對於他們都不過是虛空的字眼；第二層，他們對於「戰略」、「戰術」、「調運」等等名詞的意義只有一種模糊的概念；這些字眼對於他們是沒有確切意義的。

過一會兒，那些專家們退下去了，就只剩他們在那裏空氣馬上就變了一個樣子。所有的計策都詳細給他們披露了。賈多爾一逕向弗隆齊側目，滿肚子疑惑的問着自己，這個仗是怎麼會得這樣明瞭軍事，這樣牢牢把握住當前的局面，而不被這許多糾結的問題弄昏了的。什麼事情似乎弗隆齊都很明白；他雖在再決不過的糾紛之中，也覺得毫不介意；一切事情他都猜得到，一切事情他都料得到。不過你要想想，不久之前他還是

個無聲無臭的平民呀！雖在弗隆齊起初担任司令的那些日子，他就已經流露出他性格中最最特徵的特質——敏活，機警，見解的明晰和充分，對於一種局面裏的一切因素有天才能作及時的詳密的分析和估計，對於解決問題有自信力，並且具有一種信念——一種對於成功的巨大的不可動搖的信念，一種建在鞏固基礎上的信念。

他們坐在那裏談着話，談起他們的故鄉伊凡諾伏，談起他們相互的朋友，談起他們最近的工作。及到半夜以後，他們才分別，而第二天早晨，弗隆齊就有要緊事到沙馬拉去，說他會得從那裏給訓令給他們的，又說未得訓令以前，他們就在烏拉爾斯克住着，在黨委員會裏工作吧。及到八天之後，這四個人也都終於被分派到軍隊裏去。

他們在自己當中討論弗隆齊：

「米格爾變了一點了，不是嗎？」

「我想是的，因為他担任着那麼大的工作呀……」

「他也變瘦了，變黃了……」

「就是變綠了也不足爲奇，看他在這裏這麼的幹法。這裏的這羣人野得很——你以爲這是容易對付的嗎？他們已經好幾次接到命令，叫他們不要這麼亂放槍，結果怎樣呢？你就聽聽囉！」

他將耳朵貼在窗玻璃上，明白可以聽見外面槍聲嘩嘩的響。

「該死的安那其！」安得里也呆忽然的說。他默了一會兒，然後用着他的深沉的聲音帶着平靜的自信道：「不要緊的，我們馬上就可把事情改變過來。」

幾天之後，這四個朋友正在晚上聚集在一起，一封電報交給他們了。

路巴爾和波乞金奉命第二天就動身去加入旅團。

於是就有這樣的事情了！是他們要分別的時候了。

四個人大家都起了一種奇怪的心緒，被將來離別的陰影籠罩着，容易要着深不可及的思想和感情發生起來。當然，其中兩個人在第二天早晨就得動身這個事實，也並沒有

什麼奇怪；其餘兩個大約隨後也就要跟他們去的。他們本來就等着這樣。然而一種奇怪的感情把他們四個都佔據了！洛巴爾跟脫倫梯·波乞金突然覺得戰爭是他們一生中唯一的事業。安德里也夫比平時更加憂鬱，費多爾則現出一種思想集中的神情，一聲都不響。他聽着兩個臨走的同伴那樣興高彩烈的談話，只是微笑。

到早晨，一部書機來接洛巴爾和脫倫梯了。他們擁抱了安德里也夫和費多爾，說過再見，就趕車前去了。不多會兒，又一個電報來：安德里也夫奉命留駐烏拉爾斯克師中，擔任黨委的職務，費多爾·克里乞可夫奉命到亞力山得洛夫。蓋到一個要在夏伯陽領導之下組織的都隊，開始政治活動。

費多爾看見電文，他簡直不敢相信。他把電報讀了第二遍第三遍。是一無可疑的。那個名字分明在那裏——「夏伯陽」。

血衝上他的太陽穴，他的心撒野地跳。他興奮得非常厲害，以致似乎說話的能力都喪失了。

這樣一個英雄——竟得跟夏伯陽在一起服務！事情有了多麼驚人的一個轉變呀！這像是一個奇蹟。在這裏，他正在夢着夏伯陽，當他一個野史裏的英雄一般，而現在，突然的，他竟可以去站在他的身邊，可以和他近在一臂之內，和現在跟安得里也夫這麼貼近一般，還甚至於可以做朋友……

從那一刻兒起，費多爾心裏就只有一個思想，一個熱烈的欲願——就是儘快的跑到夏伯陽那裏去。夏伯陽的思想完全佔據了他，別的什麼他都不能想。一切談話都遲早要使他轉到夏伯陽的題目上去。看那電報，似乎夏伯陽當時並不在亞力山得洛夫，蓋似乎他不過預備要到那裏去吧了。但這沒有什麼關係。費多爾必須一刻不停留的趕到亞力山得洛夫。蓋去。於是費多爾等不到明天，他預備三點鐘之內就要上路。他跟安得里也夫的分別很簡單，親密，而客氣。然後費多爾動身走了，剩下安得里也夫獨個人在烏拉爾斯克。

第四章

亞力山得洛夫·蓋

費多爾聽見人說，火車帶他到阿爾蓋（離亞力山得洛夫·蓋已經不遠，）差不多總在第二天了。但是以後得在愛爾來伏、烏拉巴哈和克拉斯尼·刻脫三處換車。不過換三次車——不算開玩笑吧！當一九一九年的時候，人們會有機會在鐵路上旅行的，總都知道換車是困難而辛苦的生意經。粗粗算起來，拿平均的速度說吧，這條路總得走十天。因此費多爾改變了策略。到德爾加基，他就下火車，僱定了雪橇和馬，決計一路替換着走。要是照一直線走的話，其實到亞力山得洛夫·蓋不過一百五十個佛斯脫。

他重新又被放到草原上來了，那樣廣漠的一片，那藍色的地平線，那無邊無際的雪。雪是開始融化了，我們可以看見這裏那裏有一片片黑暗的光地。在有太陽不到風的日子，還居然會感到一點暖和；我們在空氣裏覺得春天已帶着它的快樂的鄉間跳舞而來。

了，草原的鄉村是相隔得很遠的，有的相距有二十五至三十個佛斯脫之遠。這些鄉村都是繁榮的，自足的，大家老死不相往來。青年的女子難得會出嫁到自已本村以外去；人人都有充足的地可以種。每一個鄉村都像一個小小的共和國；它感覺到十分獨立，無需乎任何人的外來的幫助，而且堅執地傾向於自治。

你到阿爾蓋路上看見的那些大鄉村，在烏拉爾草原上的內戰裏，曾經演過一個重要的角色。奧新諾沃·蓋，奧爾洛夫·蓋，古里洛伏，都不但供給過志願軍，並且供給過革命以整隊的紅軍部隊。原是，這些鄉村裏也會有不少的富農加入白軍裏去，但在大多數的場合，這些鄉村都是幫紅軍這面的。當一九一八年，哥薩克兵得本地富農之助，開進了喀里洛伏，着手逮捕本地蘇維埃工人的時候，那些勞苦鄉村裏的盧夫夫，就像一個火似的起來，竭力的武裝起了自己，將哥薩克人砍得粉碎，驅逐了餘下來的，便決計產生他們自己的一個軍隊。——古里洛伏軍。於是，多馬·希基諾，普加采夫，斯敦加·拉句，諾伏·烏會斯克，馬洛·烏會斯克，以及克拉斯尼·刻脫諸軍，也就在同樣的情形之下組織起來。

了，它們起初是組織起來防衛本村的，無論士兵和司令（那時候還沒有黨委）都從同一個村裏選出。故說這些部隊的黨團力量完全而不可動搖，是不會沒有理由的。因為裏面的人都相熟了許多年，又會在一起工作，有許多還是血親。例如在吉里洛伏羅裏，一個父親和他的五個孩子都在一起服役。也有時候，親密的朋友突然分開——一個去加入白軍，一個留在自己的紅軍裏，還有奇怪的，就是同一個家庭也會分成了兩個營幕，一半黨日軍，一半黨紅軍。

這所有的地方部隊，原先是為防衛他們的寨而組織的，但隨事態的發展不久就得離開他們的本村，遠離開到烏拉爾草原中去——從那裏去進攻高察克——這才又開回草原來——這才又到波蘭的前線去作戰。

有一個回教徒的軍隊，在最勇敢最英雄的紅軍部隊裏地位值得從優。這裏面包括着十四個不同國籍的人。其中大多數是喀爾基亞草原族——就是對於富有的酋長的甘薩克人懷着一種所附約不可克服的憎恨而會被他們無情地無恥地利用過的一個

地勇敢地在作戰，曾經屢次打敗烏拉爾區域反抗蘇維埃軍力的哥薩克人。他們的戰鬥精神是到底值得欽佩的；從政治的觀點看，他們却成熟得很慢，並不能立刻把握當時正在進行中的社會鬥爭的原因和範圍。鬆弛的紀律，對於「自由」的歪曲的觀念，主張選舉司令的紛紛不休的辯難，對於司令部發來命令的含糊錯誤的理解——這一切都久久留爲這些勇敢的農民軍隊的特色，久久將他們和中俄的部隊分別開來。

亞力山得洛夫·蓋是跟其他那些「蓋」——奧爾洛夫·蓋和奧斯諾夫·蓋——

十分很相像的。草原上所有的鄉村，彼此間都帶着一種同族的類似點。阿爾蓋是一個大而散漫的地方。街道是僻的，邊界上因爲泥濘，幾乎是無法可走。在那些日子，它是一個富有活氣的活動中心點；旅團的司令部，政治部，各種隊伍和部隊，都駐紮在這裏，而且必須和別的地方別的部隊維持着交通。有無窮的車輛之流從那裏通過，新的人物繼續的來來去去，老有騎兵從這裏差出，到不可知的目的地去，長串的傲慢的駱駝隊和馬拉的農民

車，來了又去了，裝着卸着它們的貨物。阿爾蓋是空前絕後的沸騰着生命了。每天晚上都在空場上和大街上組織慶祝典禮，像是市場上常慣舉行的一樣。那些紅軍兵士，這時候已經受了阿爾蓋婦女界的熱烈的欣羨，是不會錯過他們的這種機會的。

不時，旅團的政治部要替紅軍的兵士組織開會，或是邀請市民參加的混合會。這些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大家曉得時事。當然，要使市民來參加政治生活，是比要紅軍兵士來參加難得多的；因為後者不會表示不願意，會得留心的聽着，會得要求多開會，要求更詳細的報告。這一種要求是值得稱讚的，可是不容易滿足它。並不是因為缺乏受過政治教育的演說者，那是很多的——很夠應付當時當地的需要——却是因為戰爭。哥薩克人一巡哨伺在鄰近地方，隨時都可以出來攻擊，無論小會大會就都不能常開了。倘使他們衝上了一個無武裝的集合，那結果是要不堪設想的。

政治部當時是由一個聖彼得堡的工人尼哥來·愛齊可夫所主持。他年紀雖只不過二十二歲，却是一個老練的，敏感的，嚴肅的人物。在我們講的那個時候，他是由旅團派

來的二個委員，在總兵上頗愛人的賞賜，不但在紅軍的司令們和兵士們當中，就是蘇市人們裏面也如此。他之得人歡喜，是因為他那種樸素的，敏感的，誠懇的說話的樣子。他從不答應許人家什麼，惟應許過人的無條件廢棄事件，他總會如約辦到。大家說鄉村上沒有紛擾的懷形，都由於他對於紅軍的影響，這話很公道。他在紅軍裏面很得人心，特別是再於他老是跟他們在一起作戰，如同一個普通戰士。

我們不應該忽略一種事實，就是當我們在說的那個時候——一九一九年的開頭——政治教育的工作在軍隊裏邊只不過在做弱地發達。這種工作的方式和和布都羅羅聯隊，多數的政治工作上作者，特別是在做下級委員的時候，都不過是在戰士之中最有階級意識的一部份人吧？——就是能夠以身作則，叫人知道一個紅軍的兵士能夠怎樣地「耐飢忍寒」，可以沒有適當的衣服，能夠經得起熱烈的戰鬥中的艱難和辛苦，能夠在必要時候怎樣勇敢的作戰，以及怎樣虔誠的拋棄自己性命的那種人吧？不他的戰爭準備着系統的和集中的政治教育系統，循進起來，每個團體或連隊，於為個兵都不可能。這不得不

用偶然的「政治的襲擊」去代替，而真正的政治教育工作則必須停頓到較為方便的時候。在亞方山得落去，蓋，情形比別處地方並不更順利，也並不更不順利。後備軍的數目是很可觀的，而且並沒有很多時間可以休息，至於主力，則一連都在戰線上。政治部的工作者，除開那些在做「常坐」工作的之外，都常常要到戰線上去，散發印刷品，給新的指示和教訓，跟黨委的核心發生接觸，並給他們指導。當情形允許時，他們在紅軍兵士裏面進行他們的工作，但當危險威脅着了，他們就委棄了他們一捆捆的小冊子，抓起一支鎗，投身到其餘人的行列中去了。正在這個時候，三月初頭，就有三個族團政治部的工作者死在戰場上，原來他們是跟着少數受哥薩克大攻擊的紅軍兵士沿一個山谷退下來的。

政治工作者在農民部隊當中的聲譽，就是優委、勇敢、而忠心的紅軍戰士的聲譽。尼哥來·麥齊可夫，就是大受人們尊敬的人，而且一連被舉出來做別人應該學的榜樣。

在三月初頭，前線是在所謂「旅順口」的附近，那是一個小小的已被毀壞的居留

地位於阿爾蓋和哥薩克人的村落斯洛密斯卡耶（離開阿爾蓋幾十個佛斯脫）之間。這一個村落就是烏拉爾斯克——利壁希金斯克——薩吉那耶——格爾也夫這一條主脈的門戶。預定的計劃是以烏拉爾斯克為中心點的那個軍隊要在近的將來下一總攻擊，又用協力的活動，先把哥薩克人從烏拉爾斯克驅逐出去，驅逐得愈遠愈好，然後將哥薩克的軍隊終於消滅。亞力山得洛夫——蓋的軍力，則向斯洛密斯卡耶鄉村出發，通過乞晉斯基澤地去進擊，以達烏拉爾斯克——格爾也夫的一主脈。由這調運，就可把因受紅軍部隊的壓迫而從烏拉爾斯克方向退下去的哥薩克軍隊從中截斷了。指定總攻的日子已經不遠。阿爾蓋的旅團正在熱烈的匆忙中準備着。

費多爾一到村上，就馬上到政治部並且被領去見尼哥來·愛齊可夫。他看見他，包着一件龐大的黑色皮大衣，戴着一頂異常破爛的皮帽子，穿着靴，坐在那間空洞的書室裏——一間高頂的房子裏面不生火的。他的發紅的手指抖擻着，正在桌上的紙堆裏摸

索着。

那間書室裏的器具異常稀少——一桌一椅，就此完了。桌上是一枝廉價鉛筆的筆根，一只小玻璃盤，以前是給茶爐點油用的，現在裝着一種可疑的黑色液體，大約是當蠟燭水用的，一枝莫名其妙的筆桿，像似一枝細蠟燭，一只臨時代用的紙壓，兩本關於政治問題的書，一本登記冊和一榻糊塗的一堆各色各樣的紙頭。費多爾介紹了他自己，並拿出弗隆齊的電報，上寫着「茲任命克里乞可夫同志在亞力山得洛夫·蓋集團中組織政治工作」字樣。（原來那個旅部正因新部隊附着上去而要發展為一集團了。）

愛齊可夫心不在焉的樣子將電報瞥了一眼，默默的交還給費多爾。然後，他出於意料之外地嚷道：

「來吧，我會得替你布置的先喝一點茶，路上辛苦，休息一會兒。」

費多爾是巴不得馬上幹起事來的，巴不得馬上明白戰爭的局勢，政治工作進行的情形，它的前途，成績和可能性——簡單說，他急於要知道目前緊迫的詳情。但是愛齊可

夫非常熱心，一定要帶他到房裏去，叫他在那裏舒服舒服，一定要拿滾水和麵包給他，以致關於事務的談話不得不停頓。

愛齊可夫的房間是一座空洞屋子的一部分，這座屋子有一個頗大的廳，和兩邊二一些小房間。這些小房間之一，他分給了費多爾。廳上放着一架鋼琴，愛齊可夫一等叫費多爾舒服之後，就坐下去一隻又一隻的彈起革命歌來，彈得非常之拙劣。廳裏很冷，調子帶着一種空虛的聲音震動着。

一點兒一點兒的，他們就攀談了起來，費多爾歡喜愛齊可夫的那張蒼白而嚴肅的青年的面孔，想起了這麼優秀的一個人物在這裏進行政治工作，不由得高興起來。照習慣，他們在稍識之後的第一個鐘頭裏，總彼此說了些關於他們自己的事情——關於黨的工作，曾經怎樣到前線去過，以及將來盼望做什麼之類的事情。表面上，談話似乎毫不分隨便而親密的，但是費多爾起了一種不舒服的感覺，覺得愛齊可夫急於要走開的樣子，或是爲了什麼心神不安的樣子；又或是因了什麼事情觸犯了，不高興了。他的臉孔表

示着他是一個樸實直爽的人物，但是奇怪，他要躲避費多爾的眼光，要眯眼，要朝地下看，要那麼不安靜地擦着手，扭捏着，而且他的笑也是不真心的，不自然的，又對於費多爾所說的無論什麼話過於順受。

「媽的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呀？」費多爾不能理解愛齊可夫的行爲，心裏這麼想。

他們回到政治部的辦公處，回到他們第一次會面的那間寒冷的書室，於是談話變成一種半公事的樣式了。愛齊可夫說得很少，並不報告他什麼，他只聽着費多爾的問話，簡略地枯燥地回答着他——甚至似乎還帶一點輕侮的態度。每次有個同事的碰進來，愛齊可夫都現出被得救的神氣，和他作起無窮的並且分明是無用的談話來了。然而這樣突然的多話，又似乎是很勉強的。費多爾猜得不錯，那人並不是一個閒談家；反之，他的話是本來很少的，特別在工作的時候。他給人的訓話，說明，報告，都只適如其分，不會再多。現在這樣的嘮叨和勉強，使得費多爾感到很不舒服；他在問自己，爲什麼愛齊可夫這樣急於要避開他，去把全副注意放在偶然碰進來的人身上呢？

從愛齊可夫的簡略的答話裏，他推斷得黨的核心是到處都已組織好了，黨員裁判所已進行得十分妥善，印刷品是充分的，演講已經開始，會也規律地在開，以及諸如此類的事簡括一句話，政治活動已經是辦得一無缺漏，再沒有事情可給費多爾去幹，因為一切事情都已充分的幹着了。

費多爾的地位之困難，他自己已有深刻的認識。他對於這種工作是個新手，而且以前從不會到過前方。他對於這裏的生活一點不知道，而他又不能夠「訓令」愛齊可夫。但他之到這裏來，是抱着一個燃燒的欲願要使他自己有用的——不是來發命令，却是來工作的。位次等級的問題，對於他並沒有興趣。這一層，他一來就跟愛齊可夫說明白了，但他從答話裏聽出來的那一種朦朧的怨憤，他簡直不曉得應該怎樣加以解釋。也許愛齊可夫是憎恨這樣的坦白的。看看他的問題仍舊只能得到單薄的、不情願的回答，費多爾就決計極端的謹慎而用策略了。他斷定了愛齊可夫是不願意退到第二個地位，不願意做費多爾的下屬。他也許是不高興從大家推崇他上去的那個高坐位上退落下來，以

他失去了他在旅部裏和阿爾蓋城市裏享受的那種威勢。直到現在為止他是唯一有權威的政治人物；所有的繩子都總攬在他手裏，所有的事情都由他負責——他獨個人負責。突然的，克里乞可夫這傢伙出來了，被任命為整個集團的政治首領了，旅部只佔得其中一部分……這是糟的；這個新來人也許要漸漸奪了他的最高權威，排擠出他現有的地位。費多爾自以為理解了愛齊可夫的心理作用，他的懷疑、恐懼，和他對他的那種無可掩飾的逐漸加長的敵愾心的原因，原來那是在他們會面以後一點半鐘就開始顯露的了。

費多爾很是機警，他就放棄了他的探問，讓他自己聽憑他的組織本能的指導來決定一切。

第一步，他要研究旅部裏所做政治工作的文件和記錄，他要向愛齊可夫的助手去辦交涉，從他們那裏去把正式的記錄和報告取來。

第二步，他要堅執主張召集黨核心的小參議會，以及文化、管理、戰事等等的委員會。

那就可以幫助他立刻看明事情了解事情了。

最後，他要作爲一個前方的戰士去參加緊迫在目前的戰爭。這樣，他就可以博得一個好同志和勇敢人的名譽，而依仗着這種名譽，他以後的政治工作就有成功的機會了。

在總攻擊以前的幾天裏面，費多爾強毅地進行着他自己排定的任務。他不止一次去跟組織、文化、教育等部談話，但到處都看見人家對於他懷着成見，並且隱隱有着敵視的樣子。愛齊可夫的影響是大家都受着了。費了許多氣力，他才設法得到一份關於地方活動的詳細報告。那報告全無精采，而且充滿着俗套。（原來這是一般的缺憾，費多爾等後來致治王斥責大之後還要碰到幾百次幾千次的。）關頭照常是「趁着高潮。」中間總是含糊地說了一番「混亂的事態。」總說「活動正在發展中。」但還不會「達到正當的高度。」結束，總說正在採取有效的手段，一定可以除去目前的錯誤和缺憾的。

費多爾設法將那許多荒誕誇張的報告歸納起來，所得的實質不過是——書本已經分送給軍隊，小巡迴圖書館已經組織，識字學校因軍事活動一遲在進行，所以多數時

間是關閉的，而當開着的時候，也只有少數人來上學；在各種地方的各種委員會似乎都已存在，但並無它們的勞作的證據；會難得召集，至於愛美的劇場則大流行。

費多爾嘗試召集一個黨委大會，但這裏他又碰上了一堵空白的敵視的壁了；他布置了一個黨核心的代表會——又歸失敗；補指定了開會的日子——但政治部簡直不當一回事，只有五六十個偶然來的人參加吧了。

事情看樣子並不順利。要讓它這樣下去是不可能的。費多爾焦急地盼望夏伯陽到來。這一個難局他一定一下子可以解決，而將明朗放進這種混亂的事態中來。

總攻擊兩天之後就要開始了。爲什麼夏伯陽還不來呢？費多爾向軍隊裏探聽消息，沒有回音。明天最後的部隊都要開到「旅順口」附近的卡查啓亞·塔洛夫加去了，那是定爲總攻擊開始的起馬點的。

最後，在司令部召集戰事會議討論總攻的最後詳細計劃了。這是要從三點同時並

進的。主要的因素並不在急驟和襲擊，卻在於組織和超等的技術，特別在機關砲的運用上。費多爾對於戰爭的藝術還不大知道，他對於這議會所說的話只有一句熱心的聽着，並不敢表示意見，或加入去辯論。他只在逐一研究那些專家們的臉，心裏想道：

「這個人會是通敵的嗎？這許多的誇張會得不過是『一種毒藥，一種毒藥，一種迷』人眼睛的灰塵嗎？到了後天一切事情都準備着的時候，也許他們會得掉轉頭來勞閱我個的……」

他用着特別的注意，屏住呼吸，端詳那個指揮旅團的上校的臉。

「也許……」

但那旅團司令含着『一張臉，能驅逐一切的不信任，而強迫你去信任他。』

「我也不管他，總要記得你是一個黨委，時時都得防備着……」

戰事會議開過了，人人都離開了司令部。

那天一整天，以及到深夜，一車又一車，一踏駝隊又一踏駝隊，絡繹不絕的開往卡塞

啓亞·塔洛夫加去。亞力山得洛夫·蓋要被吸乾了軍隊了。到明天，最後一批人也要出發，要留着它孤另而無保衛了。

第五章 夏伯陽

大清早晨，約在五、六點鐘的時候，有人固執的在敲費多爾的門。他開了門來，看見一個陌生人。

「日安，我是夏伯陽！」

每一絲瞌睡的影子都從費多爾臉上消失去。他立刻就清醒自醒了。他對夏伯陽很快地瞥了一眼，並且伸出他的手——那姿勢不免有點太慌張，雖然他竭力要保持平靜。

「克里乞可夫是我的名字？你是幾時到的？」

「剛剛從車站上來。我的人還在那裏。我已送馬給他們了。」

費多爾用鋒利的眼睛迅速地觀察着他；他急於要認着他臉上的每一條皺紋，要弄明白並且了解他是怎麼一種人。

「一個平常的瘦弱的人，中等身材，體格並不特別強壯，纖弱的幾乎女性的手；他的稀薄的暗黑的頭髮成糾搭在額頭上；他的鼻子是瘦削而敏感的；他的眉毛窄窄，彷彿拿鉛筆描出來的一般；他的嘴唇薄薄兒，牙齒潔淨而發亮，他的下巴刮得很乾淨，鬚鬚蓬蓬，像個無委任狀的軍官的。他的眼睛——它們是閃藍的，幾乎綠色的——迅速的，聰明的，不瞬的。他的面孔蒼白色，却是新鮮，沒有斑點也沒有皺紋。他穿着一件野灰色的短褂，海軍藍的褲子，鹿皮帶毛的長統靴。他帽上有一條紅帶，當時他拿在手裏。他肩上圍着一條子彈帶，一支鎗壳掛在他右排的屁股上。他丟下他的銀柄長刀和長襦的綠色大衣在桌子上。」——這是費多爾第一次看見夏伯陽的那天的晚上寫在他日記裏的。

誰在旅行之後都要喝茶的。但是夏伯陽拒絕了喝茶的邀請，並且連坐都不坐下來。他打發一個跑脚的到旅團司令那裏去，叫他立刻到司令部，說他，夏伯陽，馬上就要到那裏去會他。一會兒，跟他同來的那些人也到了，鬧騰騰的侵入了費多爾的房間，把他們的行李在四角裏放着；他們拿他們的帽子，手套，子彈帶堆滿了椅子，桌子和窗臺，隨處放下

他們的駭壳鎗；還有的解下身上帶着的白色瓶頸炸彈，隨便擦在那些帽子和手套的堆上。他們的哨皮色的面孔現出嚴肅和勇敢的神氣，他們的頭髮是粗而濃的，他們的舉動和語言都很粗魯，自由，難着，却是動人的，叫人信任的。有幾個說話的樣子非常奇怪，你簡直會當他們一選都在賭呢；他們用尖利的暗暗的聲音問着你的話，而別人問他們的時，他們狠聲狠氣回答你，彷彿在暴怒一般。他們把東西胡亂的丟，胡亂的撩。整所屋子都以響着他們的大聲說話了；他們很快地侵入了所有的房間，只愛齊可夫的一間在例外，原來那是他在裏面鎖着的。

他們在那裏還不到兩分鐘，其中有一個就已躺倒在費多爾那張不整潔的床上，將一雙腿堵住牆壁，點起一支捲煙，存心把煙灰撥在克里乞可夫放在床邊的一口箱上。還有一個把全身重量壓在一只搖搖欲倒的臉盆架上，壓斷了它的一條腿，以致歪倒在一邊。又一個讓他的駭壳鎗柄砸碎窗玻璃，又一個把他的有臭氣的羊皮褂覆在桌上騰着的麵包上，以致你去吃時氣味難聞了。跟着這一夥人，就有一陣強力的吵鬧的談話，彷彿

給他們做先鋒似的，衝進房裏了。那話聲繼續不絕的吵鬧着，聲音的大小也無改變——一陣喧呼聲音的不停的轟轟，這是這些草原自由人當中尋常說話的樣子。在他們當中，是分不出誰是首領誰是下屬來的。沒有東西替他們分別彼此；他們大家的舉動都是那麼的剛強，同是那樣的粗魯——同是那樣的有聲有色的言語，和那草原自己一般原始一般健康的。他們成功了一個統一的宗族！但在外表上，這家族的一員與一員之間並沒有任何親愛的表示，並沒有相顧念的形跡，彼此間並不相干涉，相關切，即使在極其細微的事情。然而你仍舊可以看出，感得着，他們是不可溶解地連在一起的。這些人中間的聯繫是由遊牧戰爭的危險膠合起來的；由他們的勇敢，剛毅，不畏辛苦和危險的精神膠合起來的；由真正的根深柢固的鞏固性，彼此間不可動搖的忠義心膠合起來的；由在隊伍裏，戰場上，他們肩並肩的過着的那種熱烈而多色彩的生活膠合起來的。

夏伯陽在他們當中則見得昂然傑出。他已經受到過一點教養，樣子不像他的同伴們那麼粗笨，舉止行動也不同了；他像是草原上一匹自願服從韁轡的傲馬，而被人看待

做出乎餘人之外超乎餘人之上的。你曾經看過一只要爬過窗玻璃去的蒼蠅嗎？它勇敢地爬，闖進其他的蒼蠅裏面去，爬過它們，混入它們，它好像並不介意，自己走出來再往前爬。但它若碰上了一只馬蜂，它就驟然驚起而飛走了。夏伯陽的部下也就是這樣的。當他們在他們自己裏面的時候，他們是覺得完全適意的，腦子裏無論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會得拿他們帽子或瓢羹彼此打着，踢着，把玻璃杯裏的熱水彼此相潑。但到碰見夏伯陽的一刹那，這樣的自由就停止了。並不是由於害怕，並不是由於上司下屬的觀念，乃是由於他不期然而然要使他們肅然起敬。

「他是我們裏面的一個，那是一定的，但是他有一點出乎尋常的東西；你不能把他完全放在我們一個平面上的。」

你總無論什麼時候都可覺到這種隱微的差別，那怕他們在他面前的舉動自由到什麼地步，發出怎樣吵鬧的聲音，怎樣稱心如意的賭着呢。他們跟他接觸的一刹那，他們的態度就馬上變了。這就是他們對於他的愛和敬。

「彼脫加，你到司令的辦公處去！」夏伯陽命令道。

彼脫加立刻就跳了起來，一句話不敢說的跑他的差事去了，他是一個瘦瘦的小小的人，在那裏充當一種「副官」模樣的職務的。

「我兩點鐘以內就動身，當心到時候馬要準備好。先送騎隊裏的馬匹來，然後送一部雪橇給波朴夫跟我。趕快！波朴夫，你跟我來！」

夏伯陽對一個面有菜色的圓肩膀的年紀三十五左右的人命令，他點了點頭，他有一雙和善的笑嘻嘻的灰色眼睛，和一種像老鴉叫似的聲音。他有一具強力而結實的體段，但行動出奇的柔軟而扭捏，像個女孩子。

當時波朴夫分明是在跟他的同伴講着什麼有趣的故事，但一聽到夏伯陽的命令，他臉上的表情立刻就變嚴肅，灰色眼裏的光彩也立刻消失，如同一個火焰被澆熄一般。他直視着夏伯陽的面孔，全副態度似乎是在說：

「等候你的命令！」

夏伯陽繼續

「別的沒有什麼。你等着，黨委也快來了，有三個騎兵同來的，其餘的人跟我們到塔洛夫加。路上緩緩的騎，給馬省點力。晚快透到那裏。」

「聽着，你……」夏伯陽掉轉頭，一看他要找的那個人不在那裏。「哦，是的，我已差他走了……好吧，可乞奈夫，你到司令部去等着。大家到齊了來告訴我。」

可乞奈夫離開房間去了。費多爾心想他像個運動專家，那麼的迅速、輕捷、柔軟，富於肌肉。他穿一件短短的棉緊身，短袖子，一頂很小的帽子壓在他腦後，長靴，綁腿。他年紀到不了三十歲，但是額頭上已經劃着皺紋了。他的眼睛輕灰色，並有一種狡猾的閃光在裏面；他常把指頭去扭他的潤鼻子，裝着一種惡作劇的神氣。他有一副狼的牙齒，白而很堅固的，笑的時候，他把那副牙齒凶狠地露了出來，彷彿要把人裂碎的樣子。

還有乞可夫。他有非常之濃的紅眉毛，一部可怕的鬍子，一副強有力的下顎和高的蒙古種人的顴骨。他的厚下唇掛了下來，像一條吸血的水蛭，他的顴骨突出，像一方塊的

生鐵，而在其上，像香草一般苞出的，就是他的漿糊色的鼻子，上面蓋着一顆顆的汗珠。從他那毛茸茸的眉毛底下，他的眼睛像燒紅的煤一般燃燒出來。他的肩膀是方而闊的，他的手沉重而強壯，像一顆熊的掌。他必定是四十稍稍過一點。

伊利亞·退得金，一個有着好的服務記錄的紅軍兵士，一個以油漆房子爲職業的，正忙着燒水壺，把麵包切成一大塊一大塊，向前向後的嚷着俏皮話，對他自己的笑話嗤嗤地笑着。他是很好脾氣的，吵鬧的，跟人很得衆，歡喜唱歌和遊戲，老是在做着各種各樣的好玩的把戲。論年紀，他必定比彼脫加稍爲大一點——二十六或是二十八。

在退得金之次，靜默地忍耐地等着拿他一份麵包的，站着維克霍爾，一個毫無所畏的騎兵，馬上亦候隊的勇猛的統帶。他左手的小指是沒有的，這一事實就供給了無窮笑話的糧食。

「拿你的小指去戳戳他看，維克霍爾，他是長嫩了！」

「讓我們看看你的小指，伙計，我給你一支雪茄。」

「嗨，你這九個蹄趾的傢伙！」

維克霍爾是不容易惱的；他的生性就是愛平靜，而他也一遲都平靜，那怕是在戰陣上，他就是大事情可以默默地做成的這一句話的一個活的證據！

頂頂叫人注目也賭咒得叫嚷得頂頂響的一個，是希馬林。他穿一件硝皮色的羊皮外褂，長與膝齊的氈靴（他是一個病人，一遲是傷着風的），有一種像波朴夫的鴉叫的聲音，黑的眼睛和黑的頭髮。他年紀約莫五十，是在那裏的頂老的一個人。

青年的趕車人阿弗爾加，也同別的人一同進來了。他倚靠在他的長柄的馬鞭上，急切地看着那些吃東西和喝茶的準備。他的臉是紫色的，他的鼻子一顆洋葱的模樣，他的眼睛因傷風而水溜溜，他的嘴唇是裂開的。一條他日夜圍着的圍巾，圍在他頸梗上。

還有賴克舍，那傳令兵，夏伯陽的一個舊相識，是個伶俐多謀的人物。無論缺少什麼東西，總是差賴克舍去辦，而他也從不會空手回來的。碰到食物短缺了，碰到馬肚帶或是車轆丟失了，或是急於要用土製的藥物的時候，人人都會本能地去找賴克舍幫忙。他是

一羣之中的幹練人物。

這是怎麼一班人呀！

每一張臉孔都是獨特的，都值得做一首史詩。全羣之中沒有兩個人相像，然而大家會得完完全全的接榫起來，像是一件磚石的建築。他們的結合是同磐石一般的。他們組成了一個共同的家族，而這是多麼光榮的一個家族啊！

可乞奈夫進來了。

「旅團司令現在司令部。」

大家都動起來了。大家的眼睛都釘在夏伯陽臉上。

「我們走吧！」

他對波朴夫點了一點頭，向希馬林和維克霍爾的方洞鉤了一鉤手指。馬刺的聲音軋滾起來，沈重的鐵鑊後跟的長靴踏踏響響在地板上。費多爾帶着一種略微有些迷惑的心境，跟其餘的人一同出去。他想夏伯陽對他太不注意了，竟把他和他的「部下」放

在同一地位。在他靈魂深處的一點地方，潛伏着一種不高興的感情。他記起了一個故事，說夏伯揚會拿馬鞭打過一個黨委。這事在一九一八年，在戰事猛烈的當中，當時敵人正包圍着我們的軍隊，那黨委嚇得不知怎麼樣才好。這事的記憶在他心裏腐蝕着。費多爾竭力勸慰着自己，以爲那故事是誇張的，或甚至於捏造的，但總不能釋然，恐怕也許是真的。費多爾走在別人的後邊，這事就使他覺得被人看輕了。

夏伯陽跟那旅團司令匆忙而粗率地打着招呼，說話不把眼睛朝他看，至於那位司令，却是滿身子的順服；他嚓的一碰馬刺，立了個正，對他作當值的報告。他曾經聽見過許多關於夏伯陽的話，而所聽到的大多數講他壞的方面，他的反覆無常的流氓腔，最好的話，也不過說他是有怪癖的，不曾聽見過他有什麼真正英勇的業績，所以不能相信草原上那些關於他的英雄的謠言。

所有的門口都擁塞着好奇的旁觀者。這會叫人想起從前一個富商人家的喜慶事來，當時所有比較貧窮的親族們都要偷看一眼那些貴客。分明的，曾經聽到過那些關於

夏伯陽的可怕謠言的，並不止司令一人……

被司令部佔據的那所房子，是非常之潔淨而整齊的。參謀部的人員都在他們的位子上坐着或站着。原來事先曾經做過一番大大的預備，參謀們不願意給人以不好的印象，也許他們都有點兒害怕。夏伯陽這傢伙是脾氣暴躁的，誰知道他會做出什麼事來呢？旅團的司令展開了一幅畫得很美的關於未來總攻的計劃圖在桌子上。夏伯陽檢了起來，對於那優美的圖畫默默地欣賞了一刻，這才又重新放下去。他拖了一張小凳子，坐下來。跟他回來的人有幾個也學了他的榜樣。

「給我一支兩腳規！」

一支稀舊的上鏽的兩腳規交了給他。他擰了開來，在手上翻了一個身，分明流露出不高興的樣子。

「維克霍爾，你去從阿弗爾加的小皮包裏把我的兩腳規拿來！」

兩分鐘之後，維克霍爾拿了一支兩腳規回來了，夏伯陽就在計劃圖上開始測量起

先，他凝神壹志在計劃圖上，然後他從他口袋裏取出一張地圖，將它仔細研究着，他不住地問着距離，問着路上難走的部分，問着水，運輸車輛，草原上什麼時候黎明，什麼時候有風雪。

在他周圍的人都不做聲，只不時的，那旅團的司令插進一句話，或回答一個問題。夏伯陽的眼睛在那地圖上看出來的，並不止上面畫着的輪廓；他看見了雪蓋的鄉村，被焚燬的鄉村的殘跡，一排排的人在暗黑的轉動的輜重車上進行——他聽見了早晨的寒風呼嘯——他看見了土阜，小山，井，凍結的溪流，斷的橋，發育被阻礙的叢樹……

夏伯陽是已經在領導着攻擊了！

他做完了測量之後，就對旅團司令指出了計劃圖中的錯誤。有些要走的距離是太大了，有些駐紮的地點選擇得不對，有些地方部隊離開得太早，有些地方到達得太遲。又叫他趁自己一面測量，一面將這些批評記錄下去。那旅團司令並不十分情願對他表同意；有時候他似乎暗暗的在那裏冥想，但他讓步了，記錄下去，改動了那計劃圖……有一

些場合夏伯陽掉過頭來時而向維克霍爾時而向波朴夫或希馬林彷彿徵求他們的同情和贊助似的。

「你怎麼說你以為怎樣我是對的嗎？」

那些人是習慣在他面前發表意見的，而況他的意見也實在無以復加；他總是把一切事情都考量得預計得非常細密。諺語說「兩個頭腦總好似一個」這話已被他的部下改成「一個頭腦總好似兩個」了。

從前曾有過一些場合，他聽從了別人的勸告，而他老有原因可以懊悔的。他賭咒，抱怨，詛咒自己是一個傻瓜。他的部下永遠記着有一次「會議」，當時他們因為十分興奮，就熬不住說話，非常之熱烈的談起來了。夏伯陽也忍耐的聽着他們，有時甚至插進幾句話去鼓勵他們。

「是的，是的……那對了……很好……」

他的部下當真想是他跟他們完全同意了，他已替成他們說過的話了。但等他們說

完的時候

「我們所須做的事，」他宣言道，「就是要忘記掉你們剛才講的這一大套廢話——把它掃出你們的頭腦，現在聽我的命令！」

於是他就把全盤事情移轉到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使得他們的那些提議一絲兒都不膽下來。

維克霍爾，波朴夫和希馬林三個人是都參加過那一次可紀念的會議的，現在就愈加不敢發表意見了。他們由過去的經驗，已經知道什麼時候該說話，什麼時候該閉嘴。

「有時候，給一點忠告也許是賢明的，但有時候就是一句話也可以召來大禍。」

現在他們是沈默的。費多爾也說得很少。他現在對於軍事的問題還很生疎，必須有過幾個月戰場的經驗之後，才能對於這些事情有一點兒透視。在這之前，他仍舊還不過是個「平民」，我們能夠盼望他什麼呢？

他站在桌旁，雙手交叉在背後，沈思地觀察着那張地圖和那張計劃圖，偶爾皺一皺

盾或是朝過頭去輕輕咳了一聲嗽，生怕打擾了這麼重要的一場討論。

在沒有遇見夏伯陽之先，費多爾就早已下了決心，要用特別謹慎和外交的手段去對付他了。開初，他要避免關於軍事問題的談話，以期不至顯出他對於這些事情不過是個外行。他要把所有的談話移到政治方面去，因為這麼的時候，是於他這方面完全有利的。他要獲得夏伯陽的信任，要鼓勵他對於一切問題都十分坦白的說，就是關於個人的脾氣以至不相干的瑣事也無所不談。他，費多爾，大部分要說到科學、文化、一般教育的問題——這麼一來，夏伯陽又只有聽話的資格了。往後呢——往後費多爾就要顯出自己是個英勇的戰士。那是他必須要做到的，而且是愈快愈好，因為那是他可以博得夏伯陽和紅軍兵士的尊敬的唯一法門。倘使沒有這個，那末政治、科學和個人的特質，就都是徒然的了。及至由這樣小心的態度接近了夏伯陽，而將比較親密的關係打定了基礎之後，費多爾就可以更加親切的知道他，但在目前，他必須要防備着。目前所怕的，就怕夏伯陽會得以爲費多爾在趨奉他，在對一位「英雄」施展諂媚的伎倆。像夏伯陽那麼的著名，

那麼的聲威顯赫，他必定知道有無數人拖着極大的野心要同他做朋友的。等後來夏伯陽已被他「收服」的時候，已開始聽他說話的時候，並且也許要求他開導的時候，那就以一帆風順了。然而也千萬不可以趾高氣揚！他必須同時建立起單純的和懇切的關係，到必要時並須略帶一點兒粗魯。頂頂要緊的，就是千萬勿使夏伯陽當他是在前方一逕被人懷疑和顯然輕悔的那樣一個孤僻的知識者。

這種心理上的準備是有結果的。它幫助了費多爾，使他可以從最簡單，最便捷，最穩妥的一條路徑去進入他須在那裏工作的那個環境，去跟他的周圍融洽起來，去成爲他們當中一個有機的部分。他完全明白夏伯陽和他的部下——這一羣半遊擊戰的戰士——都是叫人難以捉摸的人，都是得跟他們步步留神的。除開他們當中的好分子之外，還有其他的分子，是需要小心對付的，必得常常留心的。

夏伯陽是怎樣一種人呢？克里乞可夫對於夏伯陽的觀念是怎樣的呢？爲什麼他要費這樣的苦心希望從正當的路上去接近他呢？這樣的事真是值得做的嗎？

當他在革命軍後方工作的時候，克里乞可夫曾經自然地聽得到許多在內戰前線這段那段上炫耀地出現的「大眾英雄們」。他會注意到他們大多數是從農民出身的，只有少數是城市居民和工廠工人。工人的英雄主義是跟農民的英雄主義不同的。克里乞可夫生長在一個大的工業中心，曾經目擊那些織工們的組織很好的戰爭，因而他對於夏伯陽型的大眾英雄的那種半安那其的功業，不免要有點兒側目。這樣的傾向雖然不會妨礙他很注意的去分析他們，妨礙他們，以及賞識他們的真正英勇的行動。但他們的靈魂深處，他略微有點不信任他們。這就是他目前所抱的態度。

「夏伯陽是一個英雄，」費多爾心裏想。「農民們心中所積集的一切不可抑制的自然而發的忿怒和抗議的感情，都從他身上體現出來了。但是誰能預見這種自然而發的抗議會引導到什麼路上去呢？在有些個有記錄的例子裏，像夏伯陽這樣榮耀的領袖竟會突然想起驅逐他們的黨委哩！而且還並不是卑鄙可恥的胆怯的黨委，而是第一流的革命者哩！或者竟會突然的接到白軍裏面去，帶着他們全部『自發』的分隊，一同走

的

「工人就不同了。無論在怎樣的情境之下，他們都決不會跑到敵人的營幕裏去——至少那些有意識地加入鬥爭的人是不會的。當然，工人裏面也包括着昨天還是農民的人；有的沒有充分的階級意識，又有的過分『知識化』，不肯担任勞苦的工作，但是對於工人，你總容易知道怎樣去對付。至於夏伯陽那些變幻莫測的遊擊戰士的那種無所顧慮的態度裏面，則潛伏着一種真正危險的元素。」

這種不信任的感情，使得費多爾愈加覺得須用一種適當的態度去混入這個新羣衆裏面去。他不願意將自己沒入在裏面；反之，他的宗旨是在給與他們一種正當的影響。而他的這步工作，是要從其中的頭腦，從其中的首領，就是從夏伯陽自己身上着手的！

彼脫加——就是人人叫做以薩也夫的——從門口伸進他的小小的鳥一般的頭來，用他的小指頭對波朴夫打了一個招呼，交給他一張小紙片，上面用拙劣的手筆寫着：

「告訴夏伯陽說馬跟一切東西都預備好了。」

波脫加知道有些地方和有些情形之下他是不許闖進去的。在這樣的場合，他總是寫條子，他目前的這一個信送得剛剛碰巧，因為所有的命令都已發出簽出，馬上要送到各軍隊去了。很少工夫或者簡直沒有工夫可以費在形式上。

「我是來指揮的，」夏伯陽曾經宣言過，「不是在紙堆裏用功夫的。這種事情書記們會得做。」

「佛雪利·伊凡諾維基，」波朴夫向他低聲道，「我看你已經弄完了。一切都已預備好，我們可以動身了。」

「一切預備好了嗎？那末我們走吧！」

夏伯陽一虎站了起來。

每一個人都讓路給他，他第一個走出房去，正如第一個走進房來一樣。

外邊，一羣紅軍兵士聚集在那裏，因為他們已經聽見說夏伯陽在那屋子裏。其中有

許多是他的一九一八年的同袍有許多本來跟他相熟；沒有一個例外，大家都是知道他的名聲的。昂着他們的頸硬，他們的眼睛燃着熱情和欽慕，一看見了夏伯陽，他們都笑得裂開了臉。

「夏伯陽萬歲」當他出現在台階上時，其中一個人這樣的嚷。

「哈啦！哈啦！……」

紅軍兵士從一切方面擁上來，鎮上人跟着他們，羣衆迅速地膨脹了。

「同志們！」夏伯陽說，

「霎時間，完全的靜默統治了。」

「現在我沒有時間說話，我正要到前線去。我們明天要在那裏會合，因為我們已經預備了一點東西給哥薩克人，是他們不會覺得有滋味的，明天我們就要把它灌進他們的喉嚨裏去。我們以後談話的機會很多。現在可不能再見，諸位！」

又是一陣歡呼跟着他的話起來。夏伯陽坐在一部雪橇上，波朴夫在他的旁邊。三個

騎馬的紅軍兵士已經預備着護送他們。費多爾有一匹精神的黑色雄馬給他騎。

「我們走吧！」夏伯陽喊道。

衆馬一齊起了步，羣衆在他們面前開出路來，猛烈地歡呼着。夏伯陽的雪橇從一條一直伸長到鄉村邊上的人的狹弄裏駛過去。

赤裸的草原的一片茫茫白色，是單調而使人喪氣的。當新近融解的期間，所有小山丘上的雪都已被剝去，剝得地面都可看見了，但是現在，風又重新把它們埋進雪裏。整個草原都凍結得發脆。衆馬輕快地欣然地跑着。夏伯陽和波朴夫幾乎是背對背的坐在雪橇上，看樣子彷彿是剛吵過嘴。每一個人都在沉思明天的困難事業，都在準備着自己去幹。雪橇之後一段小距離，跟着那個騎馬的護送隊，而那段距離是一路以來從沒有加長也沒有縮短過的。費多爾離開其餘的人一段路。有時候，他要落在後邊，讓他自己和人家相距整整一個佛斯脫，這才重新奔馬追上去，騎着一匹自願的精神的馬在草原上奔跑，是極有趣的。

「明天」他一面隨隨便便的跑着，一面想，「明天要替我開出一個新生活，一個真正戰鬥的生活了……而這戰鬥的生活，會得繼續啊繼續——繼續到多久呢？將來的結果誰能夠說誰能預先說定我們勝利的日子？一天又一天，會得在上陣，出戰，危險，焦急！——之中如飛而逝……像我們這樣一撮毫毛似的人物，能夠活得過這些日子嗎？我們之中誰能夠回到故鄉，誰要把骨頭留在這裏的黑暗的山谷中或是草原的雪堆裏呢？」

關於日常生活和所愛所親的面孔的記憶，升起在他的心眼裏，他看見他自己是一個沒有生命的屍體，伸着雙臂躺在雪地上，血從他太陽穴上一個傷口沁出來。他感覺到一絲兒自憐的意味。幾點鐘之前，這樣的感情是要退化做憂鬱的，但是現在，他將頭一挺，就擺脫了它，平靜而沈着的走着他的路，預備要對他自己的死的那幅圖畫笑一笑。

現在，他們已經走了兩個半鐘頭了。夏伯陽分明不耐煩於一動不動的坐到這麼久，吩咐趕車人停下來，下了車，叫騎馬人之一來接替他雪橇上的位置，自己就跳上了那人的馬。他騎到了費多爾跟前。

「以後我們兩個可以在一起了，是不是，黨委同志？」

「是的，我們可以在一起了。」費多爾說着，向夏伯陽瞥了一眼，見他在馬上坐得那麼的穩實。人和馬簡直融成一塊了。他生怕自己騎馬的姿勢顯得拙劣。

「只消一個顛簸和震動，我就要完全失坐了。」他心裏懊喪地想着。「你看夏伯陽，他是永遠不會失坐的。」

「見過很多戰事嗎，同志？」

費多爾彷彿在那人的臉上見出了一個微笑，從那人的話裏感到了挖苦。「他明明知道我是新到前線來的，是在開我的玩笑呢。」

「我不過是新出茅廬的……」

「但是你總見過後方的服務咯，我想。」

這問題裏含着一根刺。

我們須要記着，對於像夏伯陽那樣一個天生的戰士，「後方」就是一個低級可鄙

的族類居住的地方哩。關於這，費多爾從前就已微有所聞，及至新近跟紅軍的兵士們和司令們在一起談話，旅行，就已證實了他的猜想。

「後方？」他重複了一句，這才假裝不經意的樣子加上道：「我是在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工作的。」

「那是靠近莫斯科的，是不是？」

「是的，離開莫斯科大約三百個佛斯脫。」

「哦，那邊的事情怎麼樣呢？」

費多爾見他們的談話有這一轉，心裏很高興；他就趁這機會，把伊凡諾伏的織工所過的困苦飢餓的生活對夏伯陽說明一番。爲什麼只有織工的呢？除開他們之外，那個城市裏難道沒有其他居民了嗎？但是不知怎麼的，克里乞可夫一講起了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他就只能想起那個工人軍隊的密集的行列；他願以接近這個工人階級的軍隊爲自豪，而且他對他們的心理狀態裏面甚至於帶一點兒裝腔。

「好像他們的日子是很困苦的。」夏伯陽用一種嚴肅的調子議論道。「而這都是由飢荒而起的。倘使不因飢荒，那也就沒有什麼——事情就兩樣了……就看他們大嚼着那麼一大堆一大堆的食物，那些婊子養的，再也不會想一想……」

「你說誰吃呀？」費多爾不了解他的意思，問道。

「哥薩克人呀。他們不給他媽的……」

「哥薩克人也不完全都像……」

「是的，是這樣的，都像這樣的。」夏伯陽嚷道。「你不知道吧了，可是我告訴你，他們統統都是這個樣兒的，每一個人是這樣的。」

夏伯陽在馬鞍上滿肚子懊惱的發着氣。

「那是不能夠的。」費多爾抗議道。「至少總有一些幫我們這邊。你就想」他高興得興奮起來加上道。「我們旅裏的斥候騎兵，不都是哥薩克人嗎？」

「我們旅裏」

夏伯陽現出沉思的樣子。

「是的，這裏我們旅裏。」

「那些一定是都市哥薩克人。這裏的這些決不會……」

夏伯陽不肯讓別人說服自己。

「我不知道是都市哥薩克人或是草原哥薩克人，但他們跟我們在一起這事實總是一樣。你看，夏伯陽同志，哥薩克人是不能夠完全都反對我們的。這是不可思議，不可能

「你爲什麼這麼說呢？要是你跟我們在一起多耽一些時候……」

「無論我跟你們耽到多久，我也決不會改變我的意見。」

費多爾的聲音是堅決而嚴肅的。

「我並不是說其中沒有一個兩個，」夏伯陽稍稍讓步一點說。「當然，總有一些的

誰說沒有呢？但這是極少極少的——不，簡直沒有的。」

「不，不只少數。你是錯了。我們會從土耳其斯坦得到消息，說那裏的哥薩克軍隊已經在全境上都建立了蘇維埃勢力了。還有在烏克蘭，在頓河上，決不止你所想的這點數目。」

「你不要相信他們，他們馬上就會叫你明白的，那些婊子兒子……」

「我也並不過分相信他們，」克里乞可夫解釋道。「我知道你說的這裏有很多的事實，哥薩克人是一隻黑老鴉，那是真的——沒有人否認的。沙皇政府所以要那麼委曲求全的滿足他們，也就是爲此……但是看看青年的哥薩克人，他們是跟老種不同的。現在加入我們的，就是青年的哥薩克人。當然要一個哥薩克的老頭子來接受蘇維埃的權力是比較的困難。至少，在目前是困難的，因爲他還不能了解它的意義。關於我們，是什麼故事都有得講的，而人們也會得相信它們。說我們把禮拜堂改做牛棚，公妻，公產，人人都一塊兒吃，一塊兒喝，坐在同一桌子上。你想這種事情哥薩克人會喜歡的嗎？——他們是代代相傳跑慣了禮拜堂的，愛好他們的富麗而舒服的家，自由放蕩的草原生活，慣於叫

別人替他們工作的。」

「利——用——家，」夏伯陽費大勁地喊了出來。

「一點兒不錯，」費多爾壓下一個微笑說。「利用就是事情的主眼。富有的哥薩克人不但利用外族人和啓爾基茲草原族，並且毫無顧忌的利用他們自己的族類。這樣，就引起衝突來了。老年的人當受壓迫的時候，總抵着他們的頭，說這是上帝的意志，但是青年的人看法比較的單純而勇敢，因此他們就被吸收到我們這邊來了。老年人的信念是不能動搖的。我們得用子彈去把東西裝進他們腦子裏去！」

「是的，子彈，一點兒不錯，」夏伯陽將頭一抬說。「可是有一樁事情使得我們在前方感到困難……」

費多爾不明白夏伯陽這話是什麼意思；但是他感覺到這話裏含有深意。他維持着靜默，等着夏伯陽說明他的觀念。

「我們的中央。他們不好，」夏伯陽曖昧地吐了出來。

費多爾的好奇心被引起了。

「中央有什麼壞處呢？」他問道。

「他們裏面裝飽了一切種類的私生子，」夏伯陽彷彿對他自己說的一般含糊說道，但又可聽得十分清楚，分明是要叫費多爾聽見的。「他老是要我站在風雪裏，一站就是二十四個鐘頭，他媽的婊子兒子，他自己未保養的嬌滴滴。」請坐，軍長，那邊有一張有墊子的靠手椅，你請坐，軍長。坐下來發命令吧。都聽軍長的便，發彈藥給我們吧，或是讓我們拿棍子去打！」

那就是夏伯陽的痛心點——司令部，跟它們的軍長們，命令，以及抗命的取締等等。夏伯陽簡直消受不了這些個，而他却遠不是當時唯一嫌惡和憎恨司令部的紅軍首領。「我們沒有軍長是辦不了事的，」克里乞可夫粗聲地說。「沒有軍長你作不成戰

爭呀！」

「我們要他媽的軍長！」

夏伯陽不耐煩地將馬韁繩一抖。

「不，那是不成的，夏伯陽同志。單靠一股優勁，我們成不了什麼大事；我們必須要有知識。然而我們還沒有得到知識。除開那些軍長們之外，誰能夠給我們知識呢？他們是有過研究的，他必須要教導我們。到將來，我們自己裏面也會產出教師來，但是目前我們還沒有。承認我們是沒有的！你不是那末是了，我們必須從別人去學習。」

「學習爲什麼，他們能教我們媽的什麼東西？」夏伯陽熱烈地反駁。「你當是他們能把你的事業教給你嗎？一輩子也休想！我自己也進過中學，在那裏瞻碰過他媽的兩個月，我感覺到好像一條出了水的魚，我就丟開他媽的再也不去。我回頭到這裏來了。那不是像我這種人耽的地方。那裏有一個教授——一個名叫彼乞金的傢伙——頭禿得像個雞蛋——他考起我來了。」

「『你知道來因河嗎？』他問我。」

「我是經歷過德國戰爭的，來因河我當然知道。可是爲什麼我該回答他的話呢？」

「『不，我不知道，』我說，『那末你，你知道所里陽加河嗎？』」

「他的眼睛幾乎蹦出他的腦袋來，他是想不到會有這麼一句問話的。」

「『不，我不知道，』他說，『這是怎麼的？』」

「『那你就不用問我啦，』我說，『我是在所里陽加河上受過傷的，來來去去渡過了五次。你那來因河管我的屁事，我不要它。至於所里陽加河，那是附近的一塊小山，一個叢林，一棵樹木，我都得知道的，因為我們是在那河岸上打哥薩克人的哩！』」

費多爾不禁大笑起來，驚奇地對夏伯陽看看。

這位大衆英雄的推理法是多麼的幼稚啊！好吧，人們的趣味是不同的；有的被知識所吸引，有的被知識所排斥。這位先生在中學裏登過兩個月，可是什麼也不懂，看不出一點兒好處來。而他却又並不是一個平常人。聰明，是無問題的，却又粗糙而不漂亮。大概他是不能很快就變過來的。

「你在學校裏登的時間不夠長久，」費多爾說，「兩個月功夫是學不了很多的。學

的東西太難了。」

「我就不去那裏也還是一樣。」夏伯陽表示輕蔑的擺一擺手說。「我是用不着別人教的，什麼我全知道……」

「不，你必得讓人家教你。」費多爾反駁說。「你所能學的東西是一逕會有的。」

「有是有的，但並不在學校裏。」夏伯陽激動地嚷道。「我知道是有東西可學的，我並且也正要去學。等我來告訴你吧，同志……不過，你叫什麼名字？」

「克里乞可夫。」

「我來告訴你，克里乞可夫同志，我呢，差不多是一字不識的。我不過四年之前才開頭念書，現在是三十五了！我的半生時光都在朦朧裏過去的，你可以說。但是不要管它，這個我們改天再談吧……現在你瞧那邊，那一定是塔洛夫加了。」

夏伯陽刺動他的馬。費多爾也學了他的樣，他們追上了波朴夫。十分鐘之後，他們就進入塔洛夫加了。

第六章 斯洛密金斯卡耶之戰

塔洛夫加是一個極小的哥薩克人的居留地，不久之前已被燒爲赤地；現在只賸下一堆焦炭的矮房，這裏那裏的挺出可怕的烟囪和醜陋的磚爐子。夏伯陽和他的從人們進去休息的那一所矮屋，裏面已塞滿了紅軍兵士。有的坐着，有的躺在地板上。他們是在那裏等聽行動的信號的。

夏伯陽進去的時候並沒有驚動他們；他並沒有叫任何人從那過分擁擠的屋子裏出去，也聽憑他們在地板上躺着蹲着。在桌子前面一張條凳上坐着的人，大家擠緊了一點，打中間讓出一個地位來給夏伯陽，並且叫醒了一些在睡覺的，因爲他們的鼾聲吵得什麼談話都不可能了。

黃昏已經漸漸落下了，草原上的迷濛的黃昏。矮房裏是黑暗的。有人拿出一段蠟燭。

根，將它搭在一只粘滑的小碟子上，一幅地圖在桌子上攤了開來。夏伯陽坐在桌旁，兩手都擱在地圖上，他一隻手裏拿着一支兩腳規，那一隻手拿着一支削得很尖的鉛筆。旅部的，大隊的，團部的司令們，以及士兵們，大家都圍擠在桌旁，向桌上挺着脖子注視着，他們的眼睛時而跟隨那鉛筆在地圖上移動，時而跟隨那支小小的白色兩腳規的兩條鷺鷥般的腿在旋轉。費多爾和波朴夫兩個都坐在板凳上。夏伯陽並不叫人加入討論；他只說明那地面的形勢和方位，報告他的計劃，發出訓示和警告。

大家都默默的聽着，有的把自己怕要忘記的要點記下來。在房裏緊張的靜默之中，夏伯陽的清晰而威嚴的聲音震響着，掩蓋過了那些仍在睡覺的人的鼾聲。睡眠人中有一個，蜷伏在一個角落裏的，鼻子裏發出非常奇怪的喘哮聲，以致貼近他的一個人要想止住它，就拿他那龐大長靴的稀髒的後跟，慢慢地有力地在那睡眠人的鼻子上碰了一下。那個小伙子嚇了一跳，迷迷糊糊的閃下了看，不知道他自己在什麼地方發生了什麼事了。

「不要這麼大聲，你這蠢貨」他的同伴用一種粗嘎的威嚇的耳語告訴他。

「爲什麼呢？」

他的瞌睡的脸是蠢樣的，好玩的。他背上給人擰了一把，立刻就清醒了過來；他挺起了身子，擦了擦眼睛，聽見說夏伯陽在屋子裏，就柔順地顫脚尖兒站了起來，注意地聽着，直聽到他把話說完，雖然他到底懂不懂得，是很可疑的。

不久之後，夏伯陽其餘的都下從亞力山得洛夫·蓋驕馬來了。他們一齊滾進了那所屋子，把它擁擠得幾乎要裂開。

夏伯陽繼續他的談話：

「……我們要是不能一齊並進，我們大夥兒，那我們就得完結！我們必得出其不意地去襲擊他們，包圍他們，叫他們一步都動不得……你們大夥兒必得在兩小時之內一齊出發。明白了嗎？你們必得不等天亮趕到『旅順口』。要在黑夜裏行動，不能等天亮——懂得嗎？」

他們點點頭表示贊成，並且低聲回答說：

「是的，我們懂得了……要在黑夜裏，我們得在黑夜裏行動。」

「你們還有你們的書面命令，」夏伯陽繼續說。「我已經劃出了所有的時間、地點、休止和發動的鐘點了，弟兄們，主要的事情是——你們得要有信心，要相信我們是會成功的。你們如果不相信勝利，就不如登在後邊。我已經劃出了時間和地點。像我剛才說過的，但這還不夠——你們都得明白各人自己的任務，那是一言難盡的。第一，得要謹慎！決不能叫一個人知道我們是要進攻了，決不能的！倘使叫人家知道了，那就什麼都完事大吉。倘使你們在路上碰到一個哥薩克人，一個啓爾基茲人，或是一個迷路的農民，你們就逮住他，不要放他走——等以後再來查問。」

「這樣的人這裏是有的，」從房間的一角裏來了一個聲音。

「如果有的話，就逮牢他們，」夏伯陽高興地回說。「四面去找哥薩克人去，到左邊右邊後邊去找去。你們知道一個哥薩克人是怎麼樣的——他會不知從什麼地方向你

撲來的呢。他在草原上非常熟悉，那一條小路，那一個山谷，他全知道。現在再告訴你們一遍——千萬不要浪費憐憫心在他身上，在哥薩克人身上！你們倘使憐憫他，他就要活活的剝你們的皮！

「一點不錯！他們就是那樣的人！哥薩克人是一逕躲在你後邊的。」

會議的正經部分是完畢了。

足智多謀的彼脫加拿出了一些麵包和一壺滾水。他又設法得到了六塊灰色的發黏的糖。一羣人喧嚷起來，矮屋中震響着許多大喉嚨的強力的聲音的嘩噪。仍在那裏睡覺的那些人——只有老經驗的人睡得這麼沈酣的——也開始醒了轉來，茫然若失的發着楞。他們被呼喊和腳踢催促着爬起來，要是反應的遲慢一點，驢上就要給槍托，皮靴或是軍大衣的邊緣輕輕的擱了一下。人們拿他們的杯子和水壺叮零噹哪的響着。桌子已被拖到房子的中心，大家圍繞着它，在馬鞍上，木板上，木柴上坐了下來，或只在地板上躑着。那段黃色的蠟燭根微弱地閃爍着，它那流漾的光只照出了一些腫脹的黑影，同

着蒼白的蠟一般的一塊塊那便是面孔了。

費多爾在這驚人地新的周圍之中，經驗着異乎尋常的感覺。在他看來，好像沒有一個人是注意他的。不過說實話，他們爲什麼要注意他呢？他是一個黨委，但這算得了什麼？對於戰爭，他還不能夠有什麼幫助，而又沒有時間可以提出政治問題來談。當然，沒有一個人會得在他身上費心！「過些時，我們總會接近起來的。」他想，「目前我就只好落在後邊了。」

他在這許多戰士的友伴當中，甚至於還感到了寂寞。他經驗着一種有些兒像似嫉妬的感覺，因爲他看出其中每一個人——甚至於那個菜色的烏臉的彼脫加——都比他費多爾·克里乞可夫，跟其餘的人來得接近，密貼，而親切。而他們大家對於他們的夏伯陽，又多麼的驕傲啊！夏伯陽跟人說話，那人就像是暫時失魂落魄似的，原來能得夏伯陽跟自己說話，便是一種了不起的光榮哩。誰能得他的「一聲稱讚，那怕是極不相干的，也會得一輩子忘記不了。得跟夏伯陽同坐在一桌，得跟他去握一握手——這是每一個人

的莫大的得意；往後就常要對人說起來，津津樂道的說，詳詳細細的說，添花添菜的說了。
費多爾偷偷的走出屋子，在外邊站着，但他聽得見屋裏已經唱起歌來了。他又走了回去，擠到了桌邊去聽着。

夏伯陽在唱。他有一種震響的金屬的聲音，初聽起來，差不多像是不調和的。但是過了一刻兒之後，你就聽出他有一種誠摯的熱奮和熱情輸入他所愛唱的歌中，因而會叫你聽得出神。有三四隻歌是他特別喜愛的。所有他的部下都已記得爛熟，大家常常跟他一起唱。夏伯陽能夠逼出高到叫人難信的高調子來；當他那顫震的聲音越飛越高的時候，似乎是隨時都會得斷了的，但是從來不會斷！他在一隻歌的中間從不會訥訥過一次。只不過在過於高聲過於拉長的一段歌唱之後，他的嗓子有時不免要變啞，於是在那一兩天之內，他就變出癩唐的樣子。不能夠唱歌，就要使他感覺到不愉快；沒有唱歌他是一天都不能活的。當極大的危險威嚇着他的時候，當進兵獲得最疲勞的時候，當他經過戰鬥的興奮之後全身都在顫抖的時候，或是因為瞌睡而覺到癱軟的時候，他也仍舊

要我幾分鐘來歌唱。這樣的愛好音樂，在他便是一種慾，是跟飲食的需要一般迫切的。而他那些一徑跟他融洽的部下，經他領了一個頭之後，就都加入來合唱了。

「水手啊，你是個骨瘦稜稜的傢伙……」

那字句是愚蠢，破爛，無意識的，但夏伯陽歡喜這支歌，尤其是其中的疊句，它跟這種遊擊戰爭，這種不安定的流浪生活，是非常配合的。

「在波浪上，在海上，

今天這裏明天又走了……」

這一句疊唱，當被其他的人合唱起來的時候，就像雷一般滾過草原。他又喜歡唱斯敦加·拉甸，唱卻爾金會長，以及那隻

「坐在牢獄柵欄後面渴慕着自由……」

的老鷹。

這裏，在矮屋裏，他們歌唱呀，談笑呀，一直到了半夜；然後隨處隨便的躺了下來，睡着。

了。

斯洛密斯卡耶是天一破曉就要攻擊的——這是已經決定了。軍隊要從三面同時集中在那裏。駐在塔洛夫加的一隊要担任正面攻擊，去打那鄉村的正中心；其他兩隊則作側面攻擊，將敵人所駐地點繞成一個半圓形。

離開現在一點鐘或一點半鐘以後，駐在塔洛夫加的兵士就要乘坐雪橇出發去攻擊；但是這一刻兒，一切都是清靜——沒有東西給與目前的戰役一點兒暗示。

費多爾睡不着覺。他嘗試在地板上找了一塊地方，將頭枕在一個冷冰冰的哥薩克馬鞍上。但這並沒有好處——要睡覺簡直不可能也！許因為他不慣於用馬鞍做枕頭，也許因為他在這初次戰爭的前夜心裏感覺到猛烈的激動。

其他的人都是很好的，他們都已打過頭二十回仗的了。他們都已吃過炸彈的爆炸，打碎過骨頭，裂開過頭骨，身上穿過了子彈，現在他們不管了！這是他們的家常便飯了；在肉戰的前夜，他們是會跟平常的夜晚一樣大聲而適意地打着鼾的。不過，當然每一個人

都會有過他的「初次戰爭的前夜！」當然每一個人都像費多爾一樣，曾經被不可回答的問題和模糊影響的恐懼所煩苦，曾經給醫人的思想和感情做過一個犧牲。

他簡直是睡不着。他的心在他裏面是沈鈞鈞的。他四下看着，看見那閃爍的燭火的垂滅光中，那些弟兄們的散亂，糾錯，纏結的身體混成了一堆。

「屍體也必定像這樣子躺在戰場上的，必都現着苦痛不堪的狀態，這裏兩個三個成一堆，那裏一個管一個，又一處因被敵人的機關砲火收割下來的，所以甚至排成了行列。」

在那半黑暗裏面，他們的面孔是死樣的慘白，像是陳屍房裏的屍體一般而他們的鼾聲的一起一落，就像受傷弟兄的呻吟聲……

看着睡覺是絕望的了，費多爾就重新從矮屋裏走了出來。在那爽人的冰凍空氣裏，他覺得舒服一點。漆黑的夜的靜點，覆蓋在草原之上。綠色的星在天的穹窿裏面閃着光，一種無歸宿的輕風在吹拂。

軍隊是在鄉村的焦爛殘跡當中露天搭着帳篷的，這裏那裏，在那垂滅的帳火周圍，我們可以隱約瞥見孤獨坐着的人的彎曲的形像；其中有一些是哨兵，有一些則是同他自己一樣的不幸人，也因為睡不着覺，正不知道怎樣消磨這戰前的長杳杳的鐘點。他們懶洋洋地，拿草原上拾來的潮溼的木片和樹枝在那裏添火——因為在這種不長樹木的平原上，真正的柴火是沒處可找的——在那裏撥着未滅的餘燼，生怕火熄了之後，要把他們留在不舒服的洞黑之中。有些地方有三四個人聚在一起圍火的，我們就可聽見茶壺叮噠的響着；他們是在烹煮什麼食物，一陣陣的嗤笑像遠處雷聲一般的滾過來，原來他們是拿笑話消磨等待的鐘點。

夜是洞黑的——嚴肅的，蕭靜的。它四面八方將他們關了起來，在他們的周圍放着一堵恐懼的牆壁，喚起了千千萬萬聽不分明的耳語聲和綽繚聲，以致瀰漫在草原上的靜默愈加覺得奇怪而不可思議。

龐大蓬鬆的駱駝的鬼魅一般的影子，在殘跡當中的黑暗裏這裏那裏的逡巡着，用

着一種搖曳的莊嚴的動作在輾滾着。奇怪的曖昧的形像彷彿在黑暗中迅速地跳來跳去。突然間，一個人類的形像會得出現在一個帳火周圍的閃爍的光圈中。但是同樣突然的，仍又消失到外邊的夜的黑色深淵裏去。到處地方，一切東西，都有一種嚴肅的凝神意志的狀態，都在焦急地期待着一件偉大的生死攸關的事情。

是戰爭的期待呀！

後來，費多爾也常常要過着這種開戰前的不眠的夜晚，而這些夜晚是同樣有着一種莊嚴和嚴肅的氣象的。在這樣的夜晚，當你從一排排的人當中走過去，或是小心地跨過那些紅軍兵士的身體的時候，你的腦子裏就會泛起了種種思想，會想起了我們的鬥爭，想起了人類的苦難，想起了那些要把屍體丟在內戰戰場上霉爛得沒人知道的無名犧牲的數目。

「他們現在是躺在這裏呀，這些身被戰跡的戰士。一到黑暗揭了開去，他們就要到行列中去行動了，時而平伏在地上，時而躍起來衝上前去，預備着重新仆倒在地上，仆

倒在那些匆忙中用小鋸開出來的或拿凍僵的指頭從雪地裏挖出的洞穴裏面去。其中有多數是不會再起來的；他們要沉默的不動的留在那光赤的戰地上。而他們每一個都要留在那裏讓老鴉去啄食——那麼的藐小而寂寞——原來當初來到前線時，本沒有人注意過他，如今從行伍中落了下去，也不着一絲痕跡——每一個人都已毫無吝惜地，專誠一意地，盡其所有的拿出來了，什麼都不給他自己保留了——他將要默默地消失了去，不聽見擂一聲鼓，沒有榮譽也沒有褒揚——像一枚極小的螺絲從一尊可怕的噴火機器上落下去一般。」

費多爾正在注視一個強壯的鬚髮的小伙子，看他蹲在一個火的旁邊忙着烤山薯，將它在那垂滅的餘燄上翻來覆去。不時的，他要拿他的刺刀去戳起一個山薯，用手指摸了摸，小小心的往嘴唇邊擊了一擊，這才猛力地唾了一口，重新把它從刺刀尖上擦回灰燼裏去。他好像全副精神都灌注在他這天真爛漫的舉動裏了。當然，他的腦子裏一定蜂擁着無數困人的思想，以及迅速變換的關於過去的記憶。當他那麼固定不移的把眼

光注射在最後燃熾的煤炭上時，他心裏到底在想什麼呢？當然是想他的故鄉，想那已耕的田地，想他到前線時拋棄在後邊而要帶着說不出的快樂和熱心重新回去的那種生活！在這無窮無盡的一夜中，必定有無數的思想曾經通過他的心。到了早晨，他也許重新要被帶回這個地方來，一條腿是撕掉了，胸膛被子彈穿過了，頭骨搗碎了。他也許要可怕地呻吟起來，拚命的咬着牙齒，要移動他的破碎的肢體，而他的樣子一定狂妄而可怕，全身都要被着凝固的血的紅塊。也許有人要剪掉他那一頭會被一個女人所愛摸的濃厚的鬚髮；要雞光他那大而圓的頭，要拿鋼的小刀和針施用在他那流血的敏感的身體上……可怕啊！

還有這邊這一個，在那小伙子旁邊的，這個長着紅鬍子的農民呢？他並不是一個小伙子；他總有四十了，倘使像他這樣的人也算有日子過的話。他也一定在想吧。可是他們兩個從不曾交換過一句話；各人都裝滿了他自己的思想，各人都感覺到他自己的生命，兩個的搏動比平常更加緊張而迅速——是一種跟其他人的生命有着連繫的生命，然而又

光注射在最後燃熾的煤炭上時，他心裏到底在想什麼呢？當然是想他的故鄉，想那已耕的田地，想他到前線時拋棄在後邊而要帶着說不出的快樂和熱心重新回去的那種生活！在這無窮無盡的一夜中，必定有無數的思想曾經通過他的心。到了早晨，他也許重新要被帶回這個地方來，一條腿是撕掉了，胸膛被子彈穿過了，頭骨搗碎了。他也許要可怕地呻吟起來，拚命的咬着牙齒，要移動他的破碎的肢體，而他的樣子一定狂妄而可怕，全身都要被着凝固的血的紅塊。也許有人要剪掉他那一頭會被一個女人所愛摸的濃厚的鬚髮；要雞光他那大而圓的頭，要拿鋼的小刀和針施用在他那流血的敏感的身體上……可怕啊！

還有這邊這一個，在那小伙子旁邊的，這個長着紅鬍子的農民呢？他並不是一個小伙子；他總有四十了，倘使像他這樣的人也算有日子過的話。他也一定在想吧。可是他們兩個從不曾交換過一句話；各人都裝滿了他自己的思想，各人都感覺到他自己的生命，而兩個的搏動比平常更加緊張而迅速——是一種跟其他人的生命有着連繫的生命，然而又

「一個朋友同志。」

「口號？」

「封鎖。」

那哨兵把他的沉重的來福鎗從這個肩上移到那個肩上，凍得簌簌抖，向黑暗裏走開去了。

費多爾回到矮屋中，那些睡眠人的喘哮和打鼾的聲勢並未稍殺。他發見兩個睡者之間有一個狹窄的空間，便低身下來，塞進裏面去，一經躺倒就立刻睡着了。

當他們配好了馬正向「旅順口」（真不知道這個已經燒得精光的小村莊爲什麼會叫「旅順口」的）進發的時候，天還是全黑的，人們都簌簌的發着抖；他們不會有過全夜的休息，不住地打着呵欠。天未亮之前，草原上是寒冷而肅靜的；冷氣侵透了外衣和裏衣，像是冰的利刺一般。

他們默默的騎着。及至將近「旅順口」，第一個榴霰彈在黑暗的天空炸開來，夏伯

陽才朝過來對費多爾說

「動手了……」

「是的。」

於是他們重新落入了沉默；直等到達了那個鄉村，他們都沒有再說一句話。到這裏之後，他們刺了刺他們的馬，加大了速率。費多爾的心不時要漏脫一次轉動，似乎因一種奇怪的激動而暫時停頓一般，原來人們當將近戰場的時候，總要起這樣的激動。無論那人是胆小而怯懦的，或是胆大而勇敢的，都沒有分別。大家都要經過同樣的感覺，沒有那一個能夠維持平靜的。倘說有人在戰陣上和火線下能夠完全不動心，那是羅曼諦克的瞎說——人類之中沒有這樣的木塊。我們可以維持鎮靜的態度，可以裝起莊嚴的神色，可以控制住自己，不至於張皇失態，可以不肯屈服於環境的勢力——但過此就辦不到了。沒有人是平靜的，能夠平靜的，當在戰爭之中，或戰爭之前的一頃刻。

無論夏伯陽，那個已經硬化的戰士，或費多爾，那個未有經歷的平民，都同樣受着騷

然情緒的支配，那並不是死的畏懼或恐怖，乃是一種精神的極端的緊張，一種要求急速——不可名言的急速——的感情的尖銳化。到底什麼地方需要你的急速，爲什麼理由需要急速，你是不能指明也不能解說的，但是你的一切舉動都急遽了，你的說話簡捷了，你的眼光迅速而慌張了——總之，處處地方都要流露出你的這種盲目的本能的急速。費多爾頗想問夏伯陽幾句話，要探聽探聽他的思想，他的心境，但一看見他臉上那種嚴肅得幾乎忿怒的神情，就只得把話縮回去了。他們騎到了「旅順口」，輜重隊就駐在那裏的。農民的趕車人成羣坐在那些焦爛的建築營中，把熱茶倒進杯裏，分明是在享受他們的早餐。夏伯陽從他的馬上跳下來，爬上一堵幸免毀壞的高的磚牆，向那榴霰彈爆炸的方面打着望遠鏡。清早的黎明現在已經變出大天光來了。幾分鐘之後，他們重新上了馬，再向前奔躍而去。在路上，他們遇見一個農民，趕着一部車，車裏放着一件東西，上面蓋着一件破爛的舊衣服。

「你那裏邊是什麼，同志？」

「三個兵士被打傷的……」

費多爾往車裏一看，辨出那件破爛衣服底下的一個人類身體的輪廓。他帶轉馬頭，騎到那部車的旁邊去。夏伯陽獨自往前騎。

「他傷得厲害嗎？」

「是的，傷得厲害——傷在頭上和腿上。」

「有包紮了沒有？」

「當然，他們給他包紮好了……」

那受傷的人呻吟着，慢慢的從那灰色的被蓋底下伸出他的繃紮着的流血的頭來，解開他的眼睛，把一種苦痛的泥醉的眼光注射在費多爾身上。他似乎在說：

「是的，兄弟，半點鐘之前，我是跟你一樣健全的。現在呢，你看吧。我已經做完我的點工作，現在要走了。我是殘廢了，完了。叫旁人去嘗試一下吧。是該輪到他們了。我會勇敢地作戰——曾經勇敢到底的。你自己看吧，我是怎樣躺在這裏的……」

不連貫的思想掠過費多爾的心。他因看見這個人——這第一個在戰場上受傷的人——而起的痛苦，是不可忍受的。馬上就要有別的人了，但又算得什麼呢？他看見他們的時候不至於感到這樣難過——戰爭就是這樣的。但是這第一個人——第一個損失總是特別難受的，它是多麼深刻的刺傷人啊！

這一些思想倏忽的過去之後，就有同樣迅速而倏忽的思想馬上接了上來——不是思想，却是鮮明的影像。昨天晚上他在塔洛夫加的火旁邊得來的。剛才這個人，或許也像他昨天晚上——不，今天早晨——看見的那個小伙子，曾在那裏小小心的烤過一隻半爛的山薯，曾拿刺刀截了起來，火熱的拿到嘴唇上去辨別有沒有烤熟的。

費多爾把馬刺得奔躍起來，想要追上夏伯陽去，可是夏伯陽再也看不見了；他必定已經岔到側路裏去了。

車輛向前線絡繹而去，有的裝着軍火，有的空着，去裝傷兵的；也有的從對面趕來，都載着同是那種可怕的貨色——流血的人類的身體。

「我們的弟兄們離開這裏有多遠。」費多爾問一個農民的趕車人。

「不很遠，五個佛斯脫模樣。」

靠右邊，在烏生河之外，有幾個啓爾基茲人的村落，剛從那裏把哥薩克人用砲火趕走的。他剛剛能夠辨別出來兩個紅軍兵士的形像，在河的對岸上走來走去。他們正在考察地上的每一個洞穴，在一堆堆石頭和土丘的背後搜尋受傷的同伴。砲火的轟響越來越近了，炸彈的聲音愈加尖利而清晰了。他已經能夠看見黑蟻蟻的行列。那是不能有五個佛斯脫的距離的。至多不過兩個佛斯脫。在砲火底下，那個農民覺得距離長起來吧了！

費多爾走到第二道防線，他就看見夏伯陽了。旅部的司令跟他在一起。他們用著嚴肅的平靜的調子在談話。

「我已經差一個人去了，他還沒有回來，」旅司令回答夏伯陽的一個問題說。

「再差一個去，」夏伯陽堅決地說，

「也差過了的，結果還是一樣……」

「差第三個去！」

旅司令默了一刻兒。夏伯陽臉上現出燃燒一般的忿怒，他的眼皮閃動着，眼裏冒出一股兇光，同食肉獸的一般強力。

「有什麼人從那邊來過嗎？」他厲聲的問。

「有些時沒有人來了。」

「離開末了一個人來已有多少時候？」

「一小時多了。」

夏伯陽忿怒地蹙起眉頭，可是不再說什麼。費多爾猜想他們是在談交通的問題。他們跟其他兩隊之一的接觸沒有間斷過，但跟還有一隊的接觸却斷絕了。據後來查知，是因那一隊的人對於他們的司令，一個新近還在沙皇底下當軍官的，發生懷疑了。他們突然想起來，以爲他是故意把他們領上了火線的，因而不肯前進。他們曾經浪費寶貴的時

間在大聲吵鬧的討論上，當在需要他們最急的時候，却不在他們的防線上。

費多爾和夏伯陽現在步行着，把他們的馬牽着走。波朴夫突然出現了，彷彿是憑空鑽出來的，退得金和乞可夫也離開不遠。費多爾並沒有看見他們走近來，及至他們站在面前才曉得。當他跟夏伯陽一起離開塔洛夫加的時候，他不會注意到他們三個是昨天晚上唱完了歌就走時呢，或是也就在矮屋裏的。

他們是向前線走去的，現在只離開半個佛斯脫了。突然間，一陣尖利的咬人的風刮了起來，刮得意想不到的猛烈，這原是草原上常有的事，他們就被一個漩渦的潮濕的雪片所襲擊，堆上他們的面孔，妨止他們的進行。總攻非停頓不可了。但是那一陣風雪一條兒工夫就已過去，半點鐘之後，你又重新可以看見在前線的人開始行動了。克里乞可夫和夏伯陽加入了前線，但是稍稍向那可以看見奧夫金尼可夫田莊的一側面跑開幾步。

「哥薩克人一定是埋伏在那裏的，」夏伯陽指着那條河說，「我看戰爭將要起在

那片農場的周圍。」

可是夏伯陽這回也錯了。那些敗退的哥薩克人並沒有想到防守那片農場；他們只開了幾鎗，驅驅後邊的追兵，就無抵抗地逃走了。

紅軍兵士現在已經逼近斯洛密金斯卡耶的村莊；但要到達村莊上，還得走一個半佛斯脫的路，或許兩個佛斯脫，絕對平坦的平原路。哥薩克人處於絕優的地位，可以射擊前進的人的。然而哥薩克人竟伏起來不見面。這是什麼意思呢？這一種未知凶吉的靜默，比連天的炮火更叫人心裏不安。他們到底在做什麼把戲呢？他們是設下怎樣不露形跡的埋伏了呢？在烏生河的那邊，戰爭還在進行着，這裏却是一片靜悄悄。

費多爾騎在一列人的頭裏，口裏吸着一支捲煙，頗以能夠藐視危險為驕傲。

「你們看我！看我是多麼勇敢呀！我在這裏，對敵人面前堂而皇之騎着馬，不怕哥薩克人的子彈打中我……」

他是洋溢着孩子一般的傲氣了。誰知道，或許這是必要的呢。無論如何，這總可以增

加他的黨委的威風，他覺得他這樣的勇敢是能叫人輸心的。當一個騎馬的人騎在一列步兵的頭裏，這就會得叫人提起興趣來，會得提高了士氣。無論誰會身臨戰陣的，總必都知道這種情形。但是這樣的傻勁只有在未開火之前才可能的；等到敵人開了火，而人們開始散開的時候，那就一切擺威風的嘗試都得拋棄了。

夏伯陽正用着駭人的速度在平原上飛奔着，在建立各隊之間的接觸，照料着軍火，留心着輜重隊……

費多爾沿着防線走過去，回到了右翼，下了騎，加入行列，將馬牽在手中。炮台正對鄉村上開火，但鄉村上仍舊沒有反響。這使得費多爾竟敢和弟兄們開起玩笑來。他裝起一個老資格的样子，像似見過許多戰陣似的。但是不可忘記，這本來是他的「火洗禮」，你叫一個「平民」懂得什麼呀？你等着瞧吧，再過五分來鐘之後，一切裝老資格的意思就都從他腦袋裏清出去了。

哥薩克人讓紅軍兵士毫無阻撓的走上前去，直走到離開鄉村約莫七百碼的遠近。

於是他們開火了，從鄉村邊境上的一些風車那裏，機關鎗噠噠的響起來了。費多爾立刻就失了魂，雖然他仍舊竭力裝出勇敢的樣子。他覺得肚子裏冰冷而空虛。他繼續在防線上走了一會兒，這才向一邊稍稍移過一段路，往後縮了進去，躲在他的馬背後。

弟兄們伏倒在地上，站起來，趕快向前跑了幾步，重新伏倒在雪上，匆遽地竭力將自己掘埋起來，把頭低下去。躲在馬背後的費多爾，也像弟兄們一樣跑上幾步，然後突然跳上了馬鞍，飛奔而走了。到那裏去呢？他既不知道，也不管賬，他並沒有意思要完全跑開了戰場，只不過要離開這一塊地方，跑到別個所在去。希望可以聽見子彈這麼堅執地呼嘯，不覺得危險這麼可怕地逼近。他沿着防線飛奔，却不在線前而在線後；一直奔到左翼的極端。他的面孔帶着一種嚴肅的正經的表情；倘使你在那一刻兒看見他，你總不會當他已被嚇出了神志。你總以為他是受委托了什麼特別重要的使命，或是有極緊要的事情非到什麼危險地點去不可似的。

在路上，他遇見了波朴夫，他是騎着馬向右翼方面去的。什麼事呢？也許理由是跟費

多爾之跑往左翼相同的吧。誰能夠說在戰陣上，一個人之爲什麼飛奔，是難以決定的。也許他是爲着一個目的而飛奔，也許他已喪失了神志，是在盲目地本能地尋找安全。波朴夫和費多爾互相碰撞站住了，勒住了韁繩，匆遽地相互問了幾句話。

「彈藥充足嗎？炸彈怎麼樣？夏伯陽在那裏？怎樣可以找到他？」

這一套話，當然，都不過是騙騙人的。

當他們在一點地方繞圈子的當兒，他們被敵人注意到了，敵人以為這兩位騎馬的人物總不是行伍中的，總一定是什麼高級的司令。於是，炸彈就在他們周圍愈圈愈緊的，雨一般的飛了來。

一枚炸彈落在離開他們約莫六十步的地方，又一枚離開四十步，第三枚還要近，懷疑是不可能的了。敵人已逼進他們的彈距以內來了一會兒，炸彈的圈子就要圈攏來炸碎他們了。

「跑着逃命去呀！」波朴夫嘎聲地向他耳語。

又一枚炸彈剛剛在近邊爆炸開來。

費多爾沒有回答。他把馬刺戳進了馬身，離開了前線，飛奔到後方去了。

起先，波朴夫是在他後面飛跑的，但過一會兒他就掉轉頭，緩下了步，向右翼的方面消失了。費多爾跑到了一塊小丘，有十來個輜重兵躲在它背後。他就在他們旁邊雪上躺了下來，看見許多炸彈正好落在他剛才和波朴夫勒馬談話的地點。他將馬吊在一部車上，再躺下去，聽着炸彈的轟炸。當轟炸聲逼近來時，他把面孔貼在小丘的凝凍的斜坡上，摒住了氣息。不時，他慢慢地小心地抬起他的頭。焦灼地聽着又一個炸彈的響。到底他在那裏伏了多久，他自己始終不知道。總之並沒有久到丟失了生命，因為當一枚亂擲的炸彈飛到他剛才所伏的地點而殘廢了三個農民之前幾分鐘，他已經重新爬了起來，跳上他的馬了。他剛在問着自己該到那裏去，就有一個青年的紅軍兵士飛馬前來，像似並不特別對那一個人說話似的匆遽地含糊說道：

「機關鎗在那裏？機關鎗在那裏！」

「什麼機關鎗？」

「我們得有機關鎗呀。哥薩克人從左翼方面向我們攻來了……」

費多爾斷定這個小伙子也跟他自己一樣不是一個戰士，但當他隨那小伙子所指的方向瞥了一眼的時候，他就看見黑蟻蟻的一簇人飛一般的逼近來了。他嚇得頭髮一根根的豎起。

「我馬上把機關鎗送給你！」他嚷了一聲，就鞭着馬向輜重隊跑去了。

他跑到了目的地，却不知道怎樣開口。那些輜重兵對他側目而視，現出猥褻的樣子，而且雖然在那裏譏笑他。他們是分明知道他爲什麼事來的。不過或許這只是費多爾的想像，或許那些農民們只是拿笑話來消磨那可怕的等待時間的。你要知道，光是站在那裏等，須在同一個地點一逕等着命令，不許離開，那怕炸彈是在你周圍尋找它的犧牲者，也是叫你受不了的呢！當時那些亂飛的炸彈跑得很遠，要達到輜重隊來是容易不過的。

有人說，只有怯懦的人才派到輜重隊裏服務的，那是笑話。你試做做這項職務看，就會明白那到底是不是怯懦人的地位了！兵士在行列裏，是有鎗的，他跟幾百人一起進行，那幾百人拿着機關鎗保護他們，而機關鎗手自己也受重砲的掩護。所以在行列裏是並不怎麼壞的。你可以依靠你的同伴，可以依賴他們——救護和幫助是一逕在近邊的。但請看看輜重隊，二百輛車輛，二百個農民，而——十一支來福鎗。十一支來福鎗而差不多沒有一顆子彈的。確，機關鎗是有一尊的，可惜已經壞的了。而且，那二百個農民當中，或者五十個是知道射擊的，而多數是殘缺的，沒氣力的。有的簡直連鎗也擱不動，他們所能做的最多不過坐在一輛車上，拉拉馬韁繩，聽憑那些馬匹自己顛頭頓頭的跑。這就是輜重隊裏的情形了！而哥薩克人偏是喜歡韁繩重隊；爲的他們容易乾呀！只消有幾匹哥薩克人的馬跑上了輜重隊，那裏還有什麼人能夠防衛嗎？他們只消策動他們的怒馬，向那些車輛當中長驅直入，痛痛快快的砍頭就是了！十一支來福鎗！而這十一支鎗又都決然響不了，哥薩克人會得把它們從拿他們的手裏打落下去的。所以守衛輜重隊的人所要受

到的恐怖比在前線的人還要厲害呢！

說輜重隊裏只有怯懦人，說怯懦人會得在每一個樹叢裏看見一頭熊，那就是廢話，是不公平的。輜重隊裏也未嘗沒有恐怖，而且比在前線更要厲害，因為那裏有着跟前線一樣的危險，卻沒有前線戰鬥的沈悶。

克里乞可夫知道他自己也是在恐怖之中，心裏感着非常的羞赧，他不能夠跟那些農民的嘲笑相調和，不能夠跟他們去談話。他很想把馬騎開去，可不知道到那裏去才好。他在輜重隊裏徘徊了差不多一個半鐘頭，向那些吸着捲煙的人去點捲煙，雜亂無章的跟他們談了些關於糧秣，車輪油，麥子，罐頭食物，以及鄉村上的情形。他問那些農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離開他們的本鄉有多少路……而這其中沒有一句是出於誠懇的。只不過是一些說話的浪費吧了。他覺得那些農民看不起他，帶着一種不以為意的侮辱的神氣丟開他走了。一分鐘一分鐘像毒蛇一般的爬過去，磨難着刺痛着費多爾的心。作爲他的怯懦和頹喪的刑罰。

大砲的轟吼震撼着四下的空氣。它們的隆隆聲似乎不住地搖蕩過平原，彷彿一頭龐大的野獸被繫在一個圈子裏，感受着非常痛苦在橫衝直撞。

而通過那轟炸聲的喘哮，呼嘯，和叫吼，紅軍兵士依然勇敢地向前衝進，倒被那聲音鼓起與綴來了。

戴着他的鑲紅帶的黑帽子，披着他的黑斗篷，像似一個妖怪的翼膀在風裏鼓着，夏伯陽從戰場的這一頭到那一頭，那一頭到這一頭，不住地飛奔着。他一條兒出現了一條兒又消失了，一條兒在這裏，一條兒在那裏——一個瘦瘦的黑影子，釘牢在馬鞍上。一路飛奔過去，他一路嚷着發命令，報告必要的消息，或是問人家的話。那些指揮們都是夏伯陽的老相識，回話回得簡潔而迅速——話語和時間都不浪費。

「機關鎗都裝置好了？」他一面飛一面突然問起來。

「都裝齊了，」行列中一個聲音回答。

「軍火車有幾輛？」

「六輛。」

「司令呢？」

「在左翼。」

他就奔到左翼去了。

紅軍兵士的前線開始快步進行了。同時哥薩克人的機關鎗開起火來。弟兄們仆倒在雪地上，一動都不動，等待着後命。

一來一往的在前線背後奔着夏伯陽，他的迅速而有威的聲音是大家都聽到都服從的。

突然帶轉馬，他跑到砲隊的指揮面前。

「對風車瞄準！先叫他們那些機關鎗一齊不響！暫時不要對村上開放，等我後命吧！」

於是從新車轉身，他又鑽回前線去了。大砲吼得更快，更響，更猛烈。鄉村上的敵人盡

慌張張拚命出着力，要阻擋那紅軍兵士的前進。線風車裏的機關鎗，突然發出一陣鋒利的急射。兩方的火勢都加倍起來。紅軍一分鐘一分鐘的過去，後面的砲火愈來愈準確。死已在周圍了——敵人逼近了——他非給撲滅不可——那鄉村非給轟掉不可——這種感想成爲紅軍兵士心中獨佔的熱情了。

夏伯陽的眼睛閃着光，臉上現出眉飛色舞的神彩。他給砲手們和指揮們發了信，這才又在衆人眼前飛奔起來。一個騎兵跑到他面前，急速地說了一番話。

「在那裏？在左翼嗎？」夏伯陽嚷道。

「是……」

「多嗎？」

「是……」

「機關鎗裝好了嗎？」

「是，什麼都預備好了，生力軍也去叫了。」

夏伯陽奔到受危險威脅的左翼。哥薩克人正衝上前來。已經可以明白看見他們的騾的馬匹。夏伯陽飛到砲隊司令那裏：

「展開輪下開火！」

「是……」

然後他沿伏倒的弟兄們的一線騎過去。

「不要嚇，不要嚇，孩子們！讓他們走近來些，不要動，不要起來……照現在這麼耽着。等命令再開火！」

在這命運攸關的俄頃，他的話對於弟兄們就是一服安神藥。他們現在是放心了。他們聽得見看得見他們的夏伯陽，他們知道他跟他們在一起，他們相信沒有什麼的。

及至哥薩克人跑進了彈距之內，他們就受了一陣來福鎗的兇暴的鞭抽和機關鎗的憤怒的噴唾所招待。

噠啦——噠——噠——噠，噠啦——噠——噠——噠。

砰砰！鋒利而猛烈的來福鎗彈又重繞起來了。

震撼動搖的一堆哥薩克人在混亂中呆了一霎時。

砰砰！再是來福鎗的乾燥的轟響。又一刹那過去了——哥薩克人還是不動。再是一刺那馬匹向鄉村那邊掉轉了頭。哥薩克人飛奔回去了。迅速的來福鎗和機關鎗火追逐他們。

噠噠！噠！噠！噠……砰砰！噠噠！噠！噠！噠！噠！

哥薩克人的攻擊是被擋回去了。紅軍兵士從地上抬起他們的雪傳過的頭。有幾張面孔，因為過分緊張而焦急，甚至於帶上一個畏怯的微笑。紅軍成一線的向村上挺進，時而跑步，時而暫停，這才再跑步前進，愈跑愈快，哥薩克人的機關鎗吱吱地掃射着他們；當弟兄們從掩護下起來的一刻，哥薩克人就向他們開放來福鎗，機關鎗也重新起勁起來。無事忙地在那裏噴唾着……原來紅軍早已跑過了第一架風車，兩個三個的在土丘和籬笆背後藏躲着，一步步深入鄉村去了。

突然的來了一聲轟然的囉采！「哈啦，同志們，哈啦！」

似乎一陣濼擊震撼了前進的陣線，弟兄們都抓住來福鎗的中腰，跑着步衝上前去。這是攻擊的最後一幕了。

哥薩克人的機關鎗已經不響，所有的機關鎗手都已從他們立腳的地方砍掉了。鬧騰的紅軍兵士之流裝滿鄉村的街道。在遠距離之外，有些騎馬的人正飛奔而去……

紅軍兵士已經進入斯洛密金斯卡耶的村莊了！

費多爾·克里乞可夫當從他那不名譽的藏躲地方騎馬出來時，神色之間頗覺得頹喪而倒威。他是向前線走去的，可是並不知道前線情形到底怎麼樣。他能夠聽見砲火聲音漸漸稀下去，然後全然停止了。

「我們的人一定已經進村了，」他想，「或者是剛剛一個相反也未可知的。他們也許已受了壓迫，被包圍起來，不得不投降了。或許是這一刻兒，哥薩克人正在舉行可怕的成功宴。那末他們馬上就要來攻轎重車的同着轎重車，也要把黨委拿了去。」

唉！慚愧，難以形容的說不出的慚愧！認識了他的心在第一次戰爭就會得這麼撐不住他，認識了他竟會被嚇得這樣毫無辦法，認識了他連自己的期望也尙不能滿足——這確實是太難堪了。他的勇敢到那裏去了？他在遠遠離開有炸彈和子彈的戰場的時候就已那麼夢想的英雄主義到那裏去了？

完全被他自己的犯罪行爲的意識所壓碎，他向他兩個鐘頭以前那麼不名譽，逃開的那個地點款款的騎去。他經過他同趕車人在後邊躲過的那個土丘，看見貼近的地方有一個被炸彈炸出的大洞。雪上面有血。這是誰的血呢？他還不知道那個炸彈已經殘廢了他剛剛跟他們談話的那三個人哩。

土丘之外遙着一片平坦的平原；紅軍兵士就從這裏前進的。現在他們那裏去了呢？在村上嗎？或許他們已經渡過河去了。給哥薩克人驅逐到河那邊去了吧？但怎見得他們不是被驅逐過那個鄉村去的呢？

他被一切種類的猜想和揣測所煩苦。

一個騎馬的人跑到他跟前。他也分明曾經化了時間去「找機關鎗」過的。他發出一些愚蠢的不連串的話。費多爾看看他的臉，心裏明白他們是難兄難弟，犯了同樣毛病的。

「我們的人到那裏去了？」那人假裝着一種隨隨便便的神氣，將馬靠得很近來問。
「我也在找他們呢。」費多爾滿肚子厭惡的回答他，深深覺得他這話裏的羞恥。他們互相看了看，都看穿了各人心中慚愧的深處。

「也許他們已經在村上了吧？」那個客人帶着一種假裝的平靜問。

「也許的。」費多爾說。

「好吧，我們走吧。」

「那裏走？」

「到村上去呀。」

「要是哥薩克人還在村上呢？」

「不見得。我們的人一定進去了……但是……要是……」

「就是說呀。要是我們落到哥薩克人手裏去，他們是不饒我們的哩！」

於是他們兩個並行了好一會兒，彼此提議着，相勸着，警告着，以爲必得要有一番審慎的攻查，查明村上到底是什麼人在那裏。

他們這麼的談着，不覺得路已走遠，跟那鄉村不過半個佛斯脫之隔了，一看那些風車已經清清楚楚的放在眼前，就是要躲也已來不及。要逃呢，那是無意識的舉動了，機關鎗是馬上要追來的呀！

他們懷着不可知的恐懼發着抖，但是坐下的馬繼續向村上跑去。及至走近村外的一些矮屋，他們看見一個十歲模樣的小孩子。

「嗨，孩子，紅軍進村了嗎？」

「是的。」那孩子欣然地唱着。「你們是從那裏來的？」

「跑吧，孩子，跑吧，關於軍事的問題你不要問。」費多爾裝起愛護他的神氣說。實際

是他不願意引起不合宜的好奇心來。

他的同伴一經聽見了再沒有什麼危險，他就驟然使人驚異地消失了。克里乞柯夫現在心裏已經平靜，可是仍被慚愧的記憶磨蝕着，往斯洛密斯卡耶村裏騎進去了。他在安慰着自己，以爲所有初出茅廬的人在第一次戰爭所應有的命運，他也應該分得的。他起着誓說第二次戰爭及往後的戰爭，決不再會有這樣的事。

他這個誓約算是沒有打破過。一年之後，他就爲了一樁真正英勇的行爲得了紅勳章了。他的第一次戰爭曾經給他一個嚴厲的教訓。從此以後，當內戰的其餘部分，像在斯洛密斯卡耶所發生的事情就再沒有發生過，雖則他後來遇到了此這還厲害得多困難得多的境地。他照着他自己的計劃，設法訓練自己的勇敢和表面的平靜，能迅速把握當前的局面並且對付它。但這種訓練是需要時間的。像其他每個人一樣，她起先不得不現出顯然的昏亂和胆怯，然後方能逐漸尋適宜的態度法出現在敵人面前。

當克里乞可夫向過路人問起到司令部去的路時，他覺察到每一個人都匆忙的回答，並且彷彿不願意的樣子。整個鄉村都在紛擾和激動之中。哥薩克人已經被驅逐出去，並且仍有特爲這個目的派出去的部隊在追逐。村上的激動不是因爲恐怕或軍事準備而起的。那末是爲什麼原因呢？

他不被人注意，騎馬到司令部，那是設在一所屬於一個名爲加爾朴夫的商人的大房子裏的。大家都已聚集在那裏了——夏伯陽，他的部下和愛齊可夫。費多爾特別注意到愛齊可夫臉上的表情。愛齊可夫分明已經猜到是怎麼一回事了，用着一個勉強壓住的微笑招呼這個遲到者。

「你在照顧後方吧，是不是，同志——克里乞可夫？」

他眼睛裏含着一種惡作劇的閃光；這流氓是在開他的玩笑呢。

「是的，我給稽留在那裏了，」費多爾狼狽地含糊回答，然後朝轉夏伯陽。

「你已經報告軍裏了嗎？」

「剛要去報告，烏拉爾斯克那邊也有好消息——他們正在前進，清出到利壁希金斯克去的路了。」

「那很好……那末我們現在這裏怎麼辦，關於薩卡爾那耶？」

重新，他又覺得不勝其狼狽。在這裏，他的話是同他的人一樣不需要的。

「我是什麼人，配來教訓他們做事嗎？他們大家都打過的，拿性命去拚過的，我呢，遲到了兩個鐘頭……」

他的良心打擊着他，他就漲得緋紅了。

女人們蜂擁到屋子裏來。她們激動地演着手勢，跟哨兵們和巡邏們解釋着，做着徒然的却是堅執的嘗試，要鑽進屋子裏去。在裏邊的人從窗口裏看得見女人們不被容納——紅軍兵士們的不可動搖的侮慢的神氣，顯示着她們的成功機會是沒有的了。費多爾走了出來，問她們要什麼。照她們的話來看，她們是來控告她們的新客，紅軍兵士們的，說他們搶劫她們的財物。費多爾立刻就跟女人們去查究這樁事；他觀察過那些被搶劫

的人家，筆記下來，答應發還被搶的財物。

擄掠的事情是有過的，那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分明，當一個軍隊佔據了一個市鎮或鄉村的時候，搶劫的事就必定要有，照費多爾以後在紅軍兵士和敵軍兩方面的行爲觀察起來，是莫不如此的。搶劫是一種原始的根深蒂固的本能，只要戰爭一天存在，就難以制服，不可能完全消滅的。戰爭的空氣源就是有破壞性，原要緊張紊亂人們的神經，銷毀人們的道德。我們想要防止搶掠，就得先廢止戰爭。但這並不是說，在目前的情形之下，要想克服這種本能的一切努力都屬沒有用。努力是必須要有，而且這樣的努力也往往可以成功。

費多爾發見過好幾個全無意識的搶劫案。它們甚至於是連獲得的動機也沒有的。有一個紅軍兵士搶走一大捆的廢物，被他當場捉住了。

「讓我看看你那裏邊是什麼東西。」

那人平靜地將那一個大包裏擲在雪中，打開來，拿出一些孩子的衣服，女人的襖衫，

玩具、破布，以及各色各樣的零碎東西。

「這對於你，到底有什麼用處呀，朋友？」

那人沒有回答。他分明是曉得這些東西於他沒有用處的。

「你爲什麼要拿它呀？」

「怎麼，我們大家都抓點東西走的……我拿到這個，就帶了跑了。」

「拿去作什麼用的，我問你？」

「我也不知道……」

「有一個女人剛剛跑來見我，她眼裏掛着眼淚，翻她到處都找遍的了。我看這些小東西都是她的吧？」

「也許是的。讓她拿去好了。」

那人對於要跟他的非法的獲得的分別，並沒有表示懊喪的形跡。

「這並不是叫她去拿」的事兒，你必得把它拿去送還她。」克里乞可夫用一種

嚴肅而帶友善的調子說聲音裏面並沒有一點惡意。

「我會送回去的。」那人說。「當然，我會送回去的。那個女人爲什麼要傷心呢？我會送回去的。」

那人告訴費多爾，這網東西是他從什麼地方搶來的，並且陪他去到物主的家裏。當他們被招待進去的時候，那個紅軍兵士默默的把那網東西放回一張破爛的鐵牀架上，雙腳替換着踩了一回，傻頭傻腦的楞了一陣，這才一聲不響的走出門口去了。

費多爾又會碰到一個同樣性質的事件。這回是一個紅軍兵士將頭套進了一部柳條的嬰孩車就戴着這個奇怪的首飾招搖過市了。也許他是要它去做柴火的，又也許不過拿它去開個玩笑。後來他也毫無吝惜地拿去還了物主了。一部嬰孩車於他並沒有用處，但是他喜歡它的樣子好玩。曾經有許多次數，爲着這樣的事情引起嘩然的笑話來過。有時候，他們要抓住一個大塊頭的紅軍兵士，一個鞦韆上搭着寸把來厚的爛泥的蓬頭髮大屁股的傢伙——將他抓住了，網將起來，像個小天使一般，塞進一部嬰孩車裏。

去那人要發狂一般的掙扎，發出可怕的喊叫，使得過路人聽了吃驚。聲音越大越好玩。紅軍的弟兄們會得從四面八方跑攏來，大家相幫抓住他，捆起他，將他塞進嬰孩車。及至塞得緊緊了，他們就要把嬰孩車推上頂頂峻峭的小山上，然後讓它翻筋斗翻下山坡來。

那是真正好玩的，要是你真高興的話！

在斯洛密金斯卡耶搶掠來的物件大半都歸還它們的物主。村上人安靜下去了，詭替的聲音不再聽見了。

夏伯陽召集指揮們來命令他們把軍隊搜查一下凡會偷盜過東西的兵士都要被禁閉。所有的贓物都得聚集在一起，指定一個委員會來負責分配。凡是被害的村民都可以領回原物——就是說，如果他們是貧窮的村民的話。至於「布爾喬」人家，就不能拿到什麼；他們的財產要撥到軍隊裏來充「特別基金」。那是最重要的，而且這筆「基金」非就地籌起來不可。紅軍兵士自願歸還所搶財物的，都可以免受拘捕。而且所有的軍隊都得立刻集合在空場上，告訴他們說夏伯陽要「親自」來對他們說話。夏伯陽把

「親自」兩個字說得特別有力。

兩小時之後，彼脫加·以薩也夫來報告夏伯陽，說紅軍兵士已在空場上等他去了。其他兩隊的司令有一個也已到那裏，他們就一同出發到空場上去。

費多爾從來沒有聽見過夏伯陽的演說。他對於煽動式的演說是再也聽不慣的了，並且立刻明白夏伯陽的那種說法是一個由工人組成的聽衆所不會贊成的。他的思路並不屬於他們所常用的那一種，他的樣子也要被人家笑的。但是在這裏，事情却完全兩樣。他的演說竟是極可驚人的成功了。他單刀直入的一下打到他的題目，並沒有浪費時間去做什麼開場白和解釋。他是叫他們來對他們講他關於搶劫的意見的，他就直截了當的講了。但是他的話東拉西扯，腦子裏偶然想到什麼，就都要闖入他的演說裏去，只要那是能夠提高一種效果的。他的演說絕對地缺乏整合和統一。簡直是一陣胡亂的瞎扯，但是一等到講完之後，無論裏面有着多少的缺點和粗糙，却會得造成一個非常有力的印象。而且還不僅是一個印象，不僅是一種輕飄飄的瞬息便過的東西，它還流露出一

種無可懷疑的力量，是以深刻地感動聽者，影響聽者的。他的演說徹底地浸透著誠懇，活力，純潔，和一種差不多孩子氣的單純。當你聽着他的時候，你就覺得這種不相貫氣的充滿着枝枝節節的演說並不包含一點做作或誇口的成分在裏面。這是一個心地光明的人的熱情的赤裸裸的傾吐，一個被損壞了職業尊嚴的抗議的戰士的申訴——活躍而使人信服的申訴，而同時也就是命令！

「我命令你們千萬不要搶劫。只有匪徒才搶劫。你們懂得嗎？」

這個命令被幾千的聽者拿來震聾耳聾的喝采和感激的叫喊——出於至誠的歡呼 and 感謝——接受了。這裏面含有難以形容的熱情。紅軍兵士們誠心地懇摯地保證他們自己，從今以後再不搶劫，有誰破壞這個保證的就當場將他槍斃。

可惜的是，他們並不知道這樣的保證是不可能維持的，戰爭時間的搶劫是不可能消滅的。然而他們相信他們說的話，而且無疑地，後來他們在前線是儘可能的不再搶劫了。

這裏是夏伯陽的演說的一些斷片：

「同志們！他用一種嘹亮的聲音說：『我是容忍不了現在這種事情的。從今往後，不問誰在搶劫，被我逮住了，我就鎗斃他，我要親手鎗斃他！』」

於是他在空中搖着他的右手。

「要是我在搶劫給你們逮住了，你們就鎗斃我！不要顧惜你們的夏伯陽！我是你們的司令，但是只在當值的時候才是你們的司令。下了值，我就是你們的同志。什麼時候都可以來見我，半夜也可以，如果是必要的話，半夜以後也可以。你們要我的時候，儘管把我叫醒來。我是一逕跟你們在一起的——隨時都要跟你們談天，隨時都要吩咐你們做事。我要是在吃飯，你就坐下來分我的吃去。我要是在喝茶，你就來跟我喝茶。我就是這樣的。」

「司令！」

費多爾聽見這種孩子氣的亂話，心裏覺得有點尷尬。夏伯陽轉了一口氣，又繼續：

「我是過慣這種生活的，同志們。我沒有在任何學校裏念過書，可是我組織過十四

程。伍每一隊裏都當過司令。我又每一隊裏都維持着很好的秩序弟兄們從不搶劫，從不到禮拜堂裏偷祭師的法衣……你是祭師嗎？你要穿上他的法衣嗎？你這姨子養的？你偷它來做什麼？」

夏伯陽向左右兩邊睨視了一週，他甚至向背後投了迅速的一瞥，彷彿要從這幾千灰色衣服的形象當中去查出他剛才所說的那個犯人來。

「自然，做祭師的是會說謊的。」他沉重地繼續說。「他原是靠說謊過活的呀——要是說實話，怎麼能是一個祭師呢？大齋^{*}時不要吃肉，他說，但是他自己却吃燒鵝，還嚼骨頭哩。不要拿不屬於你的東西，他說，但是他自己能夠碰手的東西什麼都要偷。我們所以要遠遠避開祭師們，就是爲此。這個原是十分真確的，但也還是一樣，人家的信條用不着你們去管，那不是你們的事情。我這話對嗎，同志們？」

這是一個好的停頓。夏伯陽知道的，此所以他要把這問題放得這麼的乖巧。那些紅

* Lent, 復活節前四十日間之齋。

軍兵士大部分是農民，現在給夏伯陽的演說點起了火，就騷然的喊嚷起來，作爲他們久久沈默的一個反動。

這正是夏伯陽在等待着的。現在，他覺得他已經博得聽衆的一致同情，以後就可以隨心所欲的繼續說下去，成功是拿穩的了。

「你們從別人家裏去偷出東西來，殊不知那些東西已經是你們的了。等到戰爭過去之後，一切東西不是你們的還是誰的呢？一切東西都屬於你們的了。假如我們從一個布爾喬人家去拿一百頭牛來，那就是一百個農民各人有一頭牛呀！或者拿一細衣服來，也是要大家均分的呀。我這話對嗎？」

「對的……你這話對的，」一陣雷鳴一般的回答。

面頰泛起紅光了，眼睛閃出熱情的火了。紅軍兵士們喝着采，互相點着頭，肘膀子在隣人身上相堵着；他們眼裏的閃光對周圍所有的人表現出他們的同情、贊許和滿意。夏伯陽已經把握住這龐然而大的一堆人，能夠把他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灌進他們裏面去。

支配着他們現在已經結合成一個有力的心——羣衆的心——的那些心了。

「不要偷，」他用他的左手做了一個急驟的姿勢，嚷道。然後他因找不到適當的詞來發表心裏的意思，停歇了一分鐘。「不要偷，却要把東西集合成一堆，交給你們的司令去；你們從布爾喬人家拿來的東西，什麼都要交給他去。司令會得賣了它，把錢儲在軍隊的庫裏。以後你要是受傷了，你得一百個盧布；你要是被殺了，你的家屬得一百個盧布。這辦法你們以爲怎麼樣？我這話對嗎？」

這以後的就簡直難以形容了。那是一大堆熱情的叫喊簡直是瘋狂的讚語了。由於情緒的過旺，那些叫喊已經成了狂瀾的號陶。

「現在，每一件東西都得還給他們去，」夏伯陽等聽衆平靜下去之後繼續道，「每一件東西，那怕是一片破布。我們要來檢一檢看，那些東西是必須要還的，那些東西可以放起來給我們自己用。這明白了嗎？我夏伯陽說話是有一句算一句的。你們服從我，我就是你們的同志；但如果你們破壞紀律，那你們等着看吧！」

他在一陣拍掌的雷聲和無窮盡的哈噠當中結束了他的演說。

夏伯陽剛剛從那代替講台用的箱子上上下了來，一個紅軍兵士就立刻跳了上去，急忙解開他的大衣，他撩起他的短褂，從腰上抽下一條亮錚錚的富麗地鑲着銀子的哥薩克人的皮帶來。

「你們看，同志們，」他把那度帶在頭頂上揮舞着嚷道。「我紮它有好幾個月了，是從戰場上得來的——殺了他的主人，從他的屍體上拿下來的——現在我要交出它來了。我不要它！我拿它沒有用處。讓它歸入共同的基金去幫助別人吧。我們的英勇的司令夏伯陽同志萬歲！」

羣衆把熱烈的稱讚聲震動了空氣。

費多爾看見夏伯陽的演說已經造成多麼深刻的一個印象，心裏很高興，但覺得他對於那「二百頭牛」和均分一細衣服的處置是弄錯了。他對於那軍隊的委員會也還不能十分放心，他們也許還需要指導。

「夏伯陽同志，」他朝過他說，「我想要跟這些紅軍的弟兄們認識認識，並且要把我們國裏的一般事態跟他們略略講一講。請你告訴他們一聲，說黨委克里乞可夫同志要跟他們說話。」

夏伯陽站在箱子土給大家宣布之後，費多爾就開始說明其他前線上的戰爭——對高察克，對鄧厄倫，以及其他白軍領袖的。他略略觸及了國際的現勢，把經濟的狀況說得特詳。不時，他把夏伯陽說過的話引來作參攷，雖然並不公然駁斥他，但經他一番「解釋」之後，就使得夏伯陽話裏那些高調的成分廓清得差不多全無餘剩了。

費多爾之這樣取消了夏伯陽的提議，話是說得很鄭重的，他把夏伯陽對於我們的公產的意見着實稱贊了一番，但是給與一個補充，以為若是這樣說時，難免我們的敵人，要當我們可以任意攫奪和均分別人的財產。那是夏伯陽同志和他自己一樣不贊成的吧，而且他相信當時在場的同志們也必十分了解這樁事。費多爾把夏伯陽曾經實際提議「均分」的那種觀念，給澈底地剷除了，取消了他說的一百頭牛分給一百個農民那

句話，是不能夠沒有一點解釋就讓它通過的。

夏伯陽過去跟無政府主義者的暫時結合，他的農民的出身，他的暴躁的勇氣，他的不耐煩於管理和紀律，都使他傾向於無政府和遊擊戰的方法。

開會完後，費多爾馬上去找愛齊可夫，想要和他商量，革命委員會是否應該立刻組織起來，或不如擱到明天去。但是愛齊可夫只給了他一些不相連貫的回答。避免了這問題的直接答覆，於是費多爾就決計照他自己的意思幹了。他立刻傳話給村民，叫他們聚齊在村議會的辦公廳，請了三個政治工作者來跟他會面，開出了一張問題，把產生革命委員會的全部責任承擔在自己身上，這樁事情是他在戰爭地帶裏面從來沒有機會可做的。村民來參加的非常之多，使得辦公廳不能全數容納。愛齊可夫聽見說一個革命委員會要不用他的幫忙產生出來了，他就急忙趕到辦公廳。起先，費多爾對於愛齊可夫的這種奇怪舉動簡直莫名其妙，後來方才發見他正打算要搜集關於費多爾的不活動，無效能，無骨氣等等的證據，以期黨裏把他撤回，自己可以接他的任。他的本意，是要瞞住

費多爾，自己來把革命委員會組織然而他偏偏錯過機會了。

村民們現出有點不信任的樣子。那是無怪的。不過是昨天，哥薩克人剛把他們召集到同一地方來選舉他們的官長；今天又是紅軍成立革命委員會了，那未到明天，照他們猜想起來，哥薩克人也許仍要回來的。這叫他們怎麼辦呢？村民之中倘有人擔任重要的位置，也許要拿性命去抵償這種榮譽的呢。

沒有人自願在委員會工作。恐懼麻木了那些農民了。至於那些不怕的，或是懂得目前事情的複雜情形的，他們是早已離開鄉村到城市裏去了，或是到紅軍裏去入伍了。

那些治政工作者都被舉為行政部。他們討論過工作的程序，決定了什麼應該先辦，什麼可從緩辦。他們通過議決案：第一，籌款充開辦費用，先由現在在場的人隨力捐助，然後再向全村去募捐；第二，跟烏拉爾斯克確立接觸，希望可以從那邊得到必要的訓令，以及，如果可能的話，物質的援助。

費多爾說明了革命委員會的職務，並順便說明了蘇維埃權力的一般任務。他的總

衆傾聽着他，同意他的話，贊成他所說的一切。蘇維埃權力是在村上建立了一面小小的紅旗舉起在以前哥薩克人的議會的門口上。

晚上，斥候隊空着手回來。他們已到一切方面都去搜索、查勘、探問過，但是河裏正值春汛，想要用雪橇去達到烏拉爾斯克大道是不可能的。的確，在侵早的時候，地上仍舊還凍得很硬，草原上仍舊還有軟泥一般的雪蓋着；不過路是不堪走的，有些地方，本來雪橇可以平滑的溜過，却已被溫暖的三月氣候完全剝去了雪的被蓋了。因此，紅軍的進攻不得不耽擱起來以待後命。所有的指揮們都聚集在加爾朴夫家裏。夏伯陽發命令，到處都得放哨，把騎重隊調在一起，在現在的蘇維埃鄉村上維持起秩序來。俘虜們要由他親自審問。草原上逃到一個啓爾基茲人，由他鞠訊了很多時間，却終於沒有結果。消息傳來，說有些哥薩克的搶匪出現在一個離開斯洛密金斯卡耶數十佛斯脫的村莊希爾那耶。包爾卡附近，又說已差不多把那鄉村佔了去了。軍隊必須立刻派到那裏去——而這事，又得有一番哥倫。總之，斯洛密金斯卡耶的這些新主人們，是忙到不得閒空了。

霧氣沉沉的黃昏已像一張黑暗的幕那麼落了下來。司令們因遠道的進兵，和一天戰爭的緊張，弄得精疲力竭，都已睡覺了。費多爾也已經入睡。但不久他就被夏伯陽叫醒，要他在一張佈告上簽字。他爬起來，依他的話簽了字，重新睡了回去，却又第二次被夏伯陽叫醒來，這一個驚人的人，是通夜的在工作，瞌睡也不打一個的。每次費多爾睜開眼睛，總看見他獨個人坐在一盞小小油燈的微弱的光裏。他總拱着兩隻肩膀，彎身在一幅地圖上。在他手裏，是同他在亞力山得洛夫·蓋用過的那支兩腳規。他是在測量，在筆記，一刻不停地測着記着。他這樣的一直要坐到鷄鳴，凝神查志在他的地圖上，一面聽着那些司令們的強力的鼾聲。在門外，站着一個瞌睡的哨兵，雙手攔在他的來福鎗上；不時，他那一點一點的額頭要撞上他的刺刀的黑刀背。

他們留在斯洛密金斯卡耶四天。於是，從弗隆齊那裏來了一個電報，命令那一旅人開到奧倫堡前線去。但因為情形改變，這一道命令馬上就被收回了。那一旅人被遣到浦

沮魯克區越。並且，弗隆齊還電召夏伯陽和克理乞可夫到沙馬拉去開會。

他們只花了西芬鐘頭，作旅行的準備。兩個人都知道他們是決不會再回到斯洛密斯卡耶來的。他們把他們的打掃了的箱子拋進在那裏等候他們的三馬車中，就預備動身了。給他們挑選來的是最優秀最烈性的馬匹。

阿弗爾加坐在前面的板凳上；他把馬韁繩攥得高高，裝着一種古怪的態度，要使你想起一個老太婆的濺嘴來——乾枯的，緊繃繃的。在門廊裏，站着波朴夫，乞可夫，伊利亞，退得隆，以及夏伯陽的其餘好友，都來給他送行的。

「趕快把我調開這裏吧，夏伯陽同志！」

「我一到那裏，就馬上來叫你們！」

三馬車伴着送別的喊聲走了。留在後邊的都帶着渴望的神情目送着它，不知那一個頭皮的傢伙發了一聲極喊——鞭子鞭的一搥——拋得高入雲霄的帽子——他們就消失到一瀉飛舞的雪中去了一……

草原，草原！緋紅的落日，白的毛茸茸的雪搖籃！

一陣歎息的微風飄過草原——一股寒冷的芳香的空氣飄在雪上，飄過白皚皚茫茫的雪地，終於向年青的三月的天空的皎碧之中消失而去。

從斯洛密斯卡耶，他們走上到亞力山得洛夫·蓋的路，就是他們剛剛帶着隊伍從那裏來的。夏伯陽和費多爾都默不作聲。草原對於旅行人像是一個搖籃；它會得催他睡覺去。

他們一會兒就到塔洛夫加了。不過幾天之前，他們曾在這裏預備作戰，曾在這裏研究地圖，費多爾腳規的腿刺過它，曾在這裏開會勸策，要給哥薩克人一下打擊的！還有那天晚上，唱着歌，談着笑話，然後就在死一般的寂靜之中，聽見那些睡眠人的高聲健旺的打鼾了！

費多爾想起那帳火，想起那紅鬍子的農民，那高個兒鬚頭髮的孩子曾在這裏煨山裏拿刺刀去戳起它。他們現在在那裏呢？他們有沒有保全他們的生命呢？

他這樣一路冥想到亞力山洛夫·蓋，回憶着過去的事情，秤量着分析着他自己的行動。

他們在阿爾蓋耽擱的時間很短。他們吃了一點東西，休息了一個鐘頭，就又重新上路了。

這樣，一路上常常替換着馬匹，就一直到了沙馬拉了。

第七章 在路上

夏伯陽跟人家做起朋友來，是又快又容易的，但是他跟人家吵起架來，也同樣的容易。他有一種暴躁脾氣，只消有一點兒惹上他，他就要大光其火，要說出頂頂刻毒頂頂侮辱的話來，要呪要罵，什麼他都不賣賬。但是馬上他就會回復過來，會覺得懊悔。那時他會把吵架時的情節一一回憶，一一細想起來，會得把每一個節目在心裏秤量過，嘗試尋出真正的原因來，並且把真正的原因和當時偶然的瑣屑的衝動細細分別。於是，他的關於公平的意識會得逼迫他去跟他辱罵過的那個人講和，但只有當他有着這種傾向的時候，他才會得尊重那個人，會得重視他的意見。凡在這樣的場合，對於他的正當態度就是要大胆力勸他對於一切事情不要有成見。他對於這種勸告是容易接受的，有時會得把他的心窩對赤梁的拿出來。

論他的生性，他是吵鬧的，喧嘩的，而且很容易顯得非常嚴厲，以至於人們怕敢走到他面前去。人們心裏都隱隱懷着一種恐懼，怕他要叱責他們，而且，誰知道，就是打他們也未可知的。

對於陌生人和胆怯的人，這一個可能性也並不在例外。你越是現出驚嚇的樣子，夏伯陽越是要光火；他是忍耐不了胆怯的人的。偶然看見他的人，總當他是可怕的，但你若肯費點心，把他研究得仔細些，你馬上會發見他是一個單純的誠心的朋友。他的心對於外面吹來的極輕微的氣息也會得開張，也會得給以欣然的反應。觀察得再仔細些，你會得看見他的一陣脾氣發過之後，他的暴怒和嚴厲過去之後，就連一絲兒的毒心也不會留着——他的怒氣已經洩完了，就什麼都不贖了。當你和他談完一回話的時候，無論你對他表示同意與否，你總覺得他已經把問題搜索無餘了。夏伯陽無論是做事，是論事，都決不會半途而廢——他總是徹底的。他已經談過的話——那就是話的終點了！

他的頭老是昂昂然，傲傲然，他的聲名之所以震動草原，不是無因的。他自己也被他

自己的聲名所炫耀，並且以爲他自己是個無敵的英雄；他是爲成功所沉醉和眩惑了。

他的親信的部下都大聲的稱讚他，甚至當他面前誇耀他。他們都無節制地運用他們的想像，拿誇張的色彩塗上了真實，爲他歌唱熱情的讚美歌，彷彿在他面前燒着香，不住的灌進他的耳朵，說他是無敵的。他極愛聽狡獪而含深意的讚美，甚至於愛聽諂媚，總是夷然自若的聽着，及至服過這樣一服強烈的藥劑之後，還要舔舔嘴巴，像是在舔一盆奶酪，甚至於還要拿自己的誇讚去補充那個諂媚者的話。但是他看不起那種沒頭沒腦的人，那種連諂媚也不懂得的卑鄙的趨奉者；也會尋覓無稽象地把他門一脚踢開，不肯見他們的面。

他的性格裏面還有一種奇怪的特質；他會孩子氣地相信任何流布的謠言，那怕它顯然是毫無意識的。

例如，他會得相信煙草的分配量在沙馬拉是十磅，在前線則不到八分之一磅。他相信司令部裏日夜在不斷的喝酒，相信參謀部的人員都是白衛軍和好細。

他相信軍火、靴鞋、麵包、來福槍、軍用品之類，都是爲了奸人的詭計故意留難不發的。並不是因爲什麼東西都短缺，因爲運輸不良，因爲橋樑斷折等等。

他相信鳥類是傳導傷寒病的——鳥類愈多，傷寒病症也愈盛。他相信（但有點兒曖昧）糖塔是田裏種出來的。他相信節用你的鞭就是損壞你的馬。

他因他的靈魂的簡單和純潔而相信的事情是沒有窮盡的呢！

有時候，他要待人以非禮。就拿旅長波朴夫來做例吧，他是正合你的願心的一個優秀的戰士；他不辭艱險的始終跟從夏伯陽，曾在許多次的攻擊裏英勇地作戰過，曾經受傷過中彈過好幾次。總而言之，要是有人值得站在旅長地位的，那就是波朴夫了。

那末就有這樣的事會得發生：也許是波朴夫沒有及時聽調遣，沒有來得及趕去援救其他一旅人，並爲後來前進十個佛羅斯脫起見，曾經退却了五個佛羅斯脫。

那末就有人去向那輕易聽信人的師長進讒了：

「波朴夫是個懦夫。他臨陣脫逃，完全丟掉頭腦了。他又拚命的喝酒，喝了整整一個

禮拜了，這流氓。又有人說他在批評你夏伯陽……他是嫉妬呢！」

「夏伯陽就會聽着他，把一個個字都貪饞地喝了進去，並且會得光起雷一般的火來。我來教訓他，這不要臉的傢伙！我要拔掉他的腦袋！我要爲他喝酒槍斃他……這喝酒，丟開旁人不管，還要叫我負責！叫他馬上到這裏來！」

他會得怒不可遏的等着波朴夫來。波朴夫接到命令，那怕再緊迫些的事情也會拋開，急忙的服從他的命令。沒有跟夏伯陽見面之前，他要向走廊上閒步的伙伴們打聽領袖當時的氣性怎麼樣。

「他在光火嗎？」

「光着天大的火呢。」

「是爲我的嗎？」

「可不是爲你個人的。」

「有人對他說過什麼嗎？」

「那是一定的，我聽說。」

「好吧，這是會得過去的，我想……」

波朴夫抽緊他的皮帶，整整他的褲子，看看駁壳槍有沒有掛對地方，彷彿要去遊齊，一般將身子拂拭了清楚，這才走進去。

「日安，夏伯陽同志。」

夏伯陽不朝他看，不回答他的敬禮。他的眼睛燃着怒火，低垂着，藏在濃厚的睫毛底下。他燃着他的鬍子，悶聲不響了足足一分鐘。然後——像一個木塞從瓶口裏闖了出來——來了一個憤怒的質問：

「又喝酒了嗎？」

「不，我從不……」

「住嘴！你們放肆起來了，你們這班婊子養的……」

「夏伯陽同志，我……」

「不許開口！你得槍斃，你這流氓！你們這班傢伙都是一票貨色。居然跟他們一樣灌起酒來了。我問你，這到底是什麼意思？你們胆敢蒙蔽我夏伯陽嗎？」

波朴夫一聲不響。他知道夏伯陽等這麼喊嚷過一陣之後，他的怒氣就會消除，牢騷就會平靜的。等他安靜下去的時候，他就恢復原狀了。那時他就又會聽他的話，讓他辯駁那種譏諷他的無根謠言了。

波朴夫伺候着他的時間。及等他覺得夏伯陽已能聽他講理的時候，他就用着強硬爽直的話語替自己辯護起來。而夏伯陽對於謠言的信念一經動搖，也就會變得蠟一般的柔軟而容易搓揉。他看在波朴夫的眼裏，自覺慚愧地說道：

「你看，我……？」

「那一定，我是明白的。」

「你看，有人告訴我，說你臨陣脫逃……說你在喝酒……」

「我知道。」

「那末，我就相信了——這是誰都會相信的咯。倘使你自己居我的地位，也是要相信的……」

夏伯陽禁不住大笑起來，請波朴夫同他喝茶，拍拍他的肩膀，向他好言道歉，要他原諒他的魯莽。但是過了一兩天之後，跟這一模一樣的場面又要重演一次。夏伯陽又要讓他的心被不利於波朴夫的謠言所毒，要賊壞，恫嚇，這才又陷進了懊悔之中，請求他的犧牲者的饒恕。

他的耳皮之軟，簡直同小孩子一般，他常常爲了這種毛病而吃苦，但始終是教訓不過來。

只有一樁事情是他堅執不肯相信的，就是他的敵人的力量。無論誰對他講敵軍的軍力沒有取勝和消滅的可能，他怎樣也不肯聽信。

「沒有那個敵人是吃得住我的。」他要驕傲而強硬地宣言。「我夏伯陽不知道怎樣叫做退却！我夏伯陽從來不會退却過。明天我們就要對敵天下總攻擊了！大家都會知

這這是我的命命，如果有人胆敢違抗我，抓他到我司命，我定要教訓他怎樣對敵去獻屁股！」

夏伯陽對於他的技術本來就是一個老手。他對於他的「師太」是纖毫都熟悉的。無論指揮和士兵。至於師裏的政治工作者，他就比較的不很認識，他實在是對於他們不大有興趣的。軍事活動應該採取的地域，他都澈底地熟悉，事實上，一部分是他從兒童時代就已熟悉了，一部分是他向居民中間詢問來的，還有一部分是跟富有學識的人共同研究地圖而得。他有一具異常耐久的記憶，一切事實都會牢牢釘住在那裏，備需要時隨時取用。

他對於當地的居民非常熟悉，特別是農民。城市對於他並沒有怎樣的興趣，但是鄉村他就從皮到骨都知道。他詳細知道那裏的居民是那一種農民，對於他們能有怎樣的期望，在怎樣的情形之下是他難以利用他們的。關於麥子、鞋子、衣服、糖、軍火、炸彈、以及廉價的烟草，倘使他有所不知，那就是不值得知道的了。你決不能夠拿關於這些東西的問

「去管他，或是乘其不備的難倒他。」

政治的題目，特別是關於他那一師範圍以外的問題，他都覺得冷淡。他本來就不懂得，也不願得到什麼啓發。而且，有很多他簡直就不相信。

例如，他以爲工人運動的國際性質是無稽之談；他不能相信它，不能理會它真會以這麼組織完密的形式而存在。倘使你試拿事實，和報紙上的報告，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去替他證明，他只給你一個有意味的微笑。

「怎麼，報紙是我們自己寫的呀，這都是造出來的，不過給戰士們添些勇氣罷了。」
「瞎說，你就看看——這些人和威卡的名字，這些事件的日期和精密的數目字，這都是無可置辯的事實。」

「好吧，不過數目字算得什麼呢！我自己也會造些數目字出來的，如果需要的話！」
他對於政治的蔑視起先似乎是不可動搖的，什麼辯論他都不肯聽，只回答你一個冷笑。但到後來，經過跟克里乞可夫屢次長時間的談話之後，他對於這個問題也跟對於

其他許多問題一樣的改變態度了。

不過，他仍舊還以為是為抵制無政府主義者起見的一種時間和精力的懸蕪的浪費。

「就對無政府主義者放鬆點吧，他們是不能為害的。」他常慣說。

他對於××主義的學理並沒有什麼觀念，雖則他已做了一年以上的黨員。他從來沒有讀過××主義者的綱領，也從不想去研究它，對於所有嚴重的政治問題他都渺渺茫茫的一點不能把握。

他對於所謂「司令部」——這是他對於凡是給他命令、指導，以及供給他以部隊、軍火、軍需的一切地方隨便亂用的一個名稱——的態度是不信任的，而這態度他一直維持到底，只不過略微有點變動而已。他心裏絕對的相信，「司令部」裏只有沙皇的軍官們在那裏蟠踞着，他們「左右都要出賣我們」的，又說在像他自己這種人的領導之下，「民衆」決然不肯受愚，決然要違反「司令部」的命令幹去，這才有許多場合可以

把局面挽救過來。這種對於中央命令的不信任，是在他性情裏面根深蒂固了的，而他對於軍官們的憎惡，也屬無法可辦；只有極難得的幾個機會，才有些極低級的軍官能得到他那一師裏去服務。然而也有幾個軍官——雖然數目很少——是曾在戰場得他稱讚過的。他記着他們，看重他們，却始終不十分信任他們。

他不大措意知識分子。他不贊成他們的做品：嘴裏喋喋不休的談着什麼什麼的靈要，却從來做不出一樁具體的值得注意的事來；他自己呢，他是向來喜歡馬上行動的，而且又是個能手。在他心目中，知識分子真能辦事的是難得的例外。爲了他對於舊軍官和知識分子的這種態度，夏伯陽一向都要提拔他自己那一種類的人；第一，因爲他們不是專會說話而是能夠行動的，因而他可以信賴他們；第二，因爲他跟這種人在一起心裏覺得舒服些。最後，因爲他常常說：

「我們得把工人和農民們立刻訓練起來了，而他們是只有在行動裏才能訓練的。比如說吧，我命令其中的一個來做參謀長。那蠢貨不肯做，不明白我叫他做是爲他自己

的好呀。我硬要他做，要照我自己的辦法。一個禮拜的模樣，他簡直是沒頭沒腦的，後來他就開始工作了，而且工作得很好，比那些舊日的軍官還要好。」

這就是他的主見——要提拔他自己那一種類的人。而也因為這個，他那一具機器才能夠指揮如意。在他師裏佔據一切位置的人，都不但虔誠於他們的師長，並且對他具有一種真正的尊敬。

克里乞可夫很快就觀察到夏伯陽所有的特點，並且懂得他的心理了。因此他拿定了一個主見，以為自己最最要緊的就是要先在夏伯陽眼中造起一種威信來，然後再嘗試去控制他，支配他，再嘗試把他引上有意識的鬥爭的路——以代替那種盲目的本能的英雄主義，無論它是怎樣的有聲有色，怎樣的燦爛奪目。

可是怎樣才能贏得威信呢？克里乞可夫決定非對夏伯陽從事於「精神的降服」不可。他必須在他身上喚起對於知識、教育、科學、較闊的眼界——在戰爭範圍以外的東西——的渴望來。

費多爾知道在這知識的分野，他是可以必操勝算的。只要他能夠喚起夏伯陽的興起來，他就會得逐漸地將他從他那種無政府主義和不連貫的思想裏引過來，引到其他的事物和思想上去。費多爾堅執相信他自己的力量 and 能耐。

夏伯陽是個出奇的人物，是昂然傑出於衆人之上的人物——那是真確的；要想法去支配他，其困難有如要收服草原上的一匹野馬——困難的，却並不是不可能。不過這到底是否值得，費多爾突然問起他自己來了。要是丟開這個美麗的，原始的，活生生的人物，隨他去聽命運的支配，不去碰他，是不是更賢明的辦法呢？讓夏伯陽像一顆寶石一般閃發虹色的光燄，讓他去誇口，稱功，做他的好漢吧！

時之間，克里乞可夫覺得自己已被這觀念所誘惑，但是馬上他就認識這是徒然的。微的了。現在正在進行中的偉大的鬥爭，是不能容納這種瑣屑觀念的。

夏伯陽現在像是一隻戴冠的鷹；他的心跳了，他的血燃點着了，他的一切衝動都是熱烈而奇異的，他的意志是不可剋服的，但是——他是在摸索，他不知道他往那裏走，他

看不出來。

於是費多爾決意要啓發他，至少一點兒，要幫助他走上正當的路。即使他的嘗試失敗了，那也不要緊。無論如何，他總不會把事情反而弄壞的。

如果他成功了呢，那是多麼光榮的一種業績！革命是迫切需要着夏伯陽這種人的。

他們一經離開了亞力山得洛夫蓋，所有關於斯洛密金斯卡耶的記憶，新近的戰爭和過去幾天內的事，就都退入背景裏去了。一種新的事情正在展出，一種模糊的巨大事件現在正催促他們到沙馬拉去。他們對於高察克前線威脅着我們的極端危險還沒有精確的觀念，還不知道我們在烏發附近的戰敗是多麼嚴重的。但是他們心裏明白，他們這麼緊迫的被召到那裏去，必定是爲着什麼極頂重要的事情；分明，一場冒險正在預備着，他們要在裏面演着一個負責的腳色。

「你想了出了什麼事了？」克里乞可夫問。

「在沙馬拉嗎？」

「是的。」

「要調我們到別處去吧。一定是別處什麼地方要我們。」夏伯陽有把握的說。

但是他們兩個人都說不定是什麼事，而且也都不願意空猜。談話斷掉了。每一個人都耽溺在他自己的思想裏面。

他們達到路上的第一個村落，在蘇維埃前面歇下來。農民們一聽到夏伯陽來了的消息，就都蜂擁進屋子，挨挨擠擠的急於要見這位著名的英雄一面。整個村莊都騷動起來了，街道上滿是匆匆忙忙跑着的人。圍在門口的是一羣女人和孩子，甚至於還有白頭髮的老頭兒。大家都把夏伯陽當做一個老朋友一般跟他招呼，有許多人竟喊起他的第一個名字來。原來在這裏，也跟在沙馬拉的周圍，有幾個人是他的同袍，是曾在一九一八年跟他並排打過仗的。他們的面孔皺起了微笑，他們的眼睛閃出了快樂。有的站在那裏熱心注視夏伯陽，彷彿要把這位英勇的司令的影像永遠印入他們的記憶。有些女人的

臉上表現着可笑的惶恐；分明她們並不曉得是怎麼回事，不明白人家爲什麼這麼好奇地注視着他；當初她們看見大家都往蘇維埃跑，也就跟着來了。小孩子們制住他們習慣的喊嚷，靜靜的站在那裏等着什麼事出來。全羣人都在緊張的期待狀態中；他們希望聽夏伯陽說話。有些偶然聽到他一句話的，就將它傳給別人。從隣人到隣人，他的話飛傳遞去被歪曲了，不可解了，但是仍舊從口到口的被傳遞着。

「你該對他們說幾句話呀，司令同志，」蘇維埃的主席對夏伯陽說「這裏的人是喜歡聽好演說的。」

「叫我說什麼呢？」夏伯陽微笑着問。

「嗯，就說說人們現在過的生活吧……你想想看吧……」

夏伯陽對於這個請求用不着催促。他已經看出那些農民們的熱心和好奇心，很願意對他們演說了。

在搭配馬匹的當兒，他就對農民演說起來。所說的題目是指不出來的，他重重疊疊

的說了一些關於革命的通套話，說到當時威脅着的危險，說到飢荒。但是，他的話很感動人。是夏伯陽親自對他們演說哩——那是最重要的。大家都豎起耳朵聽着他，直聽到他那一篇彎彎曲曲拖泥帶水的演說的終了，等他停了嘴，大家就都搖起頭來表示欣賞，彼此切切議論起來：

「唉，對的對的。」

「自然對的咯。」

「真是人才哩！」

「你說得好，我們感謝你，兄弟，誠心的感謝你！」

在他經過的所有村莊村落裏，大家無不知道夏伯陽；人們快樂地尊敬地歡迎他，有些地方甚至還拿酒宴款待他。村上所有的居民都要蜂擁出來對他敬禮，站着呆着他。男人們跑上前去跟他談話，女人們歎息着，切切私語着，孩子們跟在他雪橇後邊跑，嚷着，喝着。不時，他要對人家演說演說，總是十包九穩成功的。演說的本身並沒有什麼了不起，

他所以取勝，就全靠他的字和威信。他的名字是附着一種魔力的，這是他那無甚意義或甚至於空虛的演說必有偉大英勇的行爲爲其後盾的一個保證。

人類對於知名人物，即使是偶然的或有時愚蠢的談吐，總比一個無名的不顯著的「庸常」人的雖是真有見地的議論也認爲比較重要的，這正是人類的特徵。

在他們旅途中的一個階段，夏伯陽和克里乞可夫開始談起他們個人的事情來；他們談到他們的故鄉，談到他們所生長的環境，談到他們以前所過的生活——簡單一句話，談到無窮無盡的題目。費多爾講起他自己生身的那個灰褐色的勞動階級的城市，講起他的第一個生活印象，講起他怎樣初次認識人生是一場艱苦的鬥爭，然後他又談到一直到革命爲止的他所過的流浪生活。及到他述完他的一篇略傳，夏伯陽也就自願把他一生的歷史告訴費多爾。在前去的第一個村莊，他們休息下來的時候，費多爾恐怕要忘記，就將他所說的話統統筆記下來。

夏伯陽的生平事蹟

這是夏伯陽親口告訴我的（克里乞可夫寫道）究竟真確到如何程度，我不知道。我不能不說，關於其中有幾點地方，我是懷疑的。例如，拿他自述的出身來說，他大概是因為愛裝體面，所以不免言過其實吧。他必定已經把幻想織進他的故事裏去了，但是這裏我要照他親口所說的記下來。我為什麼不該這樣呢？倘使有誰要想查考真確的事實，他就只消到我這裏提起的那些地方去走走，就會找到夏伯陽的朋友和親戚，他們一定可以告訴他許多關於這位著名的草原司令的身世和鬥爭的。

「你知道我是什麼人嗎？」夏伯陽今天當我們同坐在雪橋上的時候問我。他說這話時，眼裏有一種神祕的閃動。「我的母親是卡善州長的女兒，我的父親是一個吉普西的戲子。」

我想他一定是在跟我開玩笑，但是我並沒有發出他分明在期待着的驚呼，於是他繼續下去：

「這是難以相信的，我知道。然而這是真實的，的確確的真實。他，我那吉普西的父親，引誘上我的母親，等她懷了孕，又拋棄她了。他不顧她的死活丟棄了她。叫她怎麼辦呢？她到處找地方安身，末了到她的守寡母親那裏去。我的『祖父』那州長，是已經不在人世的。母親生下我，也就死了。誰都不要我，我像一頭野種的小狗一般受人輕忽和蔑視。末了，他們就決計把我送掉。他們跟看門人商量好，他有一個結過婚的兄弟住在鄉下，我就被贈送給這個兄弟去，彷彿我是一個玩具，或是像那樣的一件東西。在鄉下，我同別的鄉下孩子在一塊兒長大。我的寄父有他自己的一个家庭，而且又是一個大家庭。我們大家一起打罵起來的時候，我們就吵鬧得天翻地覆。關於我的兒童時代，我已經不大記得，也許是因爲沒有多大可記的東西。我九歲模樣，就被送出去替陌生人工作，自謀生計，從此以後，我一逕都流浪在陌生人當中。我的第一樁工作是收豬；他們不敢馬上就把大牲口交托給我。等到我已得到收豬的妙訣，我才升上去牧牛，後來我加入了一個木匠的組合，跟着他們學手藝。」

「我跟他們工作了一些時，他們無論什麼時候出去做零工，我都跟着他們跑。後來我又去給一個商人工作，替他看櫃台。他們教我做買賣，偷東西，可是一點兒沒有結果——欺騙的事是不合我脾胃的。一個商人就專靠欺騙爲生，倘使他停止欺騙，他就完結了。我一經懂得這個道理，也就馬上撒手。這樣的事情我再也忍受不住，所以我就丟開了。現在，我仍舊是商人們的仇敵，這就因爲我是澈底而又澈底的知道那班鬼東西的緣故。在這一方面，我是一個比列甯自己還要好的社會主義者，我是裏裏外外橫橫直直知道商人們的手段的，所以主張他們所有的一切都得剝奪過來。得把他們的毛刮到皮爲止，那是對待他們的唯一方法！」

「因此我就永遠丟開生意了，以後我不知道怎樣處置我自己，因爲我是一個孤兒，舉目無親的。那時我年紀已過十六歲，我想了又想，最後才決計到伏爾加河上去，從城裏跑到鄉下，從鄉下跑到城裏，去看人們怎樣生活，看他們在那裏做什麼——去親自領略生活。」

「我買了一具手風琴，我有一個女孩子叫奈絲底亞。」來吧，奈絲底亞。」我說，「我
們到伏爾加河上去吧。我來唱，來拉手風琴，你來跳舞。我們這樣子就可以見到伏爾加河，
可以遊歷到河岸上的一個城市。」我們就照這麼辦了。我們有時在一個城市裏耽了
好久，如果那天氣冷，話有時碰到那裏餓，我們也隨時去給人家工作——不是真正勞
苦的工作，不過在冬天的時候這裏那裏幫這麼一守吧了。但至四月到來，什麼都回了陽，
變了綠色，伏爾加河裏的冰也化了，那時我們就再也不怕飢餓，又到河岸上溜躑去了。我拉
着我的手風琴，百靈鳥在天空歌唱，奈絲底亞跟我在一起。我這一輩子都忘記不了伏爾
加在春天是多麼美麗的。」

夏伯陽彎了他的頭，他的聲音變成悲哀了。

「四月裏的太陽是有力的，地面在它的光線底下發出蒸氣來。我不應該不保護我
的愛人兒不讓太陽去晒，但是我們都有一股愚勇。後來她竟像一片綠葉一般凋萎了。於
是拋下我獨個人跟我的手風琴，我就把我的小小舞人葬在河岸上。這以後，我把我的風

琴賣給一個吉普西人，獨自個在外流浪。但生活是不肯讓人們逍遙自在的。那時我已到了當兵的年齡，就在沙皇的軍隊裏當了一名兵士，而正在我當兵的時候，戰爭爆發了。從那個時候起，我就一逕沒有離開過武器。這就叫做生活！」

「你曾經結過婚嗎？」我問夏伯陽。「我記得你有一次提起過你的孩子。」

「哦，是的，那是在戰爭以前了。的確我是結婚過的，不過結婚的期間並不久。當德國的戰爭起來時，我是在第一批裏被派出去的。有一次我請假回來，我聽見了一些關於我的妻的醜謠言。我對她講：『你坦白告訴我。』我說：『事情到底是怎麼樣的？』」

「謠言是不能信的，佛雪亞。」她說：「這不過是譏謗人吧了。」

「但是我終究不能相信她。很快的，我就查明她實實在在丟過我的臉。『好吧，』我就對她說：『你這下流的綠蛇，我是愛過你的，現在你既然做了娼婦，就給我滾開這裏，不要讓我再見你的面。孩子們，我是要的。』我的心在我裏面燒着，我足足兩年沒有看見她。而在這期間，我對於別的女人是連碰都沒有碰過一下。我是等着可以回到她那裏去，特

地爲她守身的。那知道等我回到她那裏去，她又正在玩弄別的男人呢！

「我又回到前方。悲傷和惱怒把我送到砲火最密的地方去，讓我就此完了吧。我想我已經是沒有什麼值得活的了。所有四種聖階十字獎章我都得到過，升到中士的階級，後來又升到上士。所有的子彈都算饒過我的命。並不是我從來沒有中過彈——我是中過不止一次的，但是從來不嚴重。我知道怎樣戰爭，那是事實，但我不識字，那是我的一重障礙，我深以自己的愚昧爲恥。很妬忌旁人；旁人在我四周圍讀書，寫信，我可是一樣都不會。有一次一個下級軍官叫我『瞎撞鬼』，我就回他的嘴，給他一種可怕的威懾，因爲我受到這般看待，是發了狂了。爲了這事，我重新降到士兵階級，所有的袖章都被剝了去。可是從此以後，我就竭力的學起讀書寫字來。」

「戰爭一天天的拖下去，後來革命突然起來了。那時我被差到沙拉托夫去加入一支警衛軍。」

• 是一九一七年二月的革命——原註。

「這是見什麼鬼的一回事呵？」我心裏想。「這麼紛紛揚揚的談着這多聰明話，人家好像都懂得，他們在說什麼，懂得他們在做一種什麼運動。只有我，一個人什麼都不懂的。我也許不如去加入什麼黨吧。」我請教了一個懂事人——他把我送進了Congress。但我馬上就覺得厭倦他們了。然後我轉到社會主義革命黨，他們好像有點合我的脾胃。我跟了他們一些時，也參加他們的開會。後來我又聽進無政府主義者的話了。他們簡直是照我的心意組織的，我想。他們沒有一點兒的固執，每一個人都可以隨他自己的意思做事。

「克倫斯基那時正在組織一個塞爾維亞人志願軍的分隊。我被任爲分隊長，我就立刻帶領部下向克倫斯基倒戈了。於是我又降了級，被派到普加采夫做團長。但是，你總知道那些日子的事情是變得多快的。我一到了普加采夫，就發見他們已有了他們自己

的 Sovnarikon，裏面的主席是個頭腦向着正當路上的人物。我立刻傾心於他，他也立刻覺得我合意。我聽他說話的時候，心裏就會起了要學習的意思。而我之能夠懂得一點事情，也全靠他教導我，他解釋給我聽的。自從那個時候起，我的思想就漸漸不同起來了。

「我拋棄了無政府主義的信仰，變成了一個布爾希維克，並且開始讀起別種書來，因為我是極愛讀書的。當戰爭期中，在我已經學會讀書之後，我就躺在戰壕裏，整天的讀。弟兄們常慣要笑我。他們說我讀這麼多的書，是要進教育委員會去的。但在我看來，並沒有什麼可笑。我在書裏讀到卻爾金會長，讀到斯敦加·拉旬，讀到愛默爾陽·普加采夫，讀到愛爾馬克·鐵木費也維基。我得到一本關於漢尼巴的書，我讀到過意大利的加里波的，並且讀到過拿破崙。你看，我就喜歡那種善戰的人物，以及到必要時不惜自己性命的那種人物。這樣的人我統統都知道……但是別的书我也讀。我會聽說屠格涅夫。

是個大作家，可是我找不到他的著作。我又讀過果戈理，統統我都記得，他的乞乞金和其餘的人，倘使我受過較好的教育，我的腦子會得運用得更好。可是現在我仍舊不過是個愚昧無知的人。我一向是愚昧的，始終是愚昧的。

「不，我不是沒有時間學習呀。我在普加采夫的時候，我一巡都帶着戒備着哥薩克人。他們是隨時都會憑空鑽出來打你的。或又得籌辦軍糧和軍備。或又有什麼地方發生兵變，那就當然又要差我去平定。」夏伯陽在那裏？「在這裏。」我就回答。「你去。」就只這一句話。我用不着什麼訓令。我知道我該怎麼辦的。」

這就是夏伯陽直到十月革命為止的生平事蹟。我不敢保證句句是真實。他偶爾喜歡誇幾句口，那是不能否認的，又或者因為他喜歡描寫得有聲有色，所以添上了一些事情，換上了一些事情，但也只有少數幾個細小的節目。

* 是指乞乞金可夫，死魂靈中的人物。——原註。

* 關於他是一個州長的好處，一層，大概都是捏造的。很少人相信他這話的真實。——原註。

通體看起來這是十分平凡的一篇傳記，並沒有什麼真正奇懷的事蹟，僅僅使仔細觀察一下，你就會看出這裏面所有的事蹟，所有夏伯陽私生活裏的苦楚和磨練，都是足以逼出他的不滿和抗議來的。

關於夏伯陽在十月革命以後的生活各方面的報告互相衝突；因為這一時期間的事蹟非常迅速而活躍，以至於無法可以記錄。他像一陣旋風似的掃過草原。哥薩克人一聽見他的名字就發抖，他們避免了和他接觸，他的未嘗或失的成功、勝利和冒險的襲擊，已把驚惶打進敵人心裏了。

到沙馬拉¹的旅程費了四天。他們經過了許多村落，小的，而夏伯陽的名字都像有電觸一般的效果。到處地方他都帶着同是那種無可比擬的自信的神氣。有一次他們進了一個村莊，已經夜深了，沒有人在那裏指引到蘇維埃去的路。他們本可以到一大家去敲門問訊的，可是他們懶得爬下雪櫃去冒冷，因而將車趕到市場上的禮拜堂，以爲

蘇維埃應當就在附近。

來了，他們看見了一個過路人。

「同志，蘇維埃在那裏？」

「那裏，在山谷的那一邊，」那人向他們所走的路的反對方向指了指。

他們得向回頭路上走去。走到了一所大建築，像似一個頹敗無主的倉房。這裏已是山谷的那一邊，是個離開鄉村很遠的荒涼地點，呈着一種無人過問的景况。他們在門上砰砰的敲了又敲，許久才有一個聾耳朵的龍鍾老頭兒出現在門檻上。

「你們要什麼，小伙子？」他問。

「今晚這裏是誰當值的？」夏伯陽怒氣沖沖的問。

「這裏沒有人，都回家去了。他們是白天才來的。」

「馬上去叫主席來！」

費多爾碰到這種場合，從來不對夏伯陽的固執和嚴厲的態度表示抗議。在那些日

子客氣是沒有用處的。如果你顯出了虛弱，你馬上就會得到輕侮的待遇，被人丟開去遺忘了。那是宜於厲善的時代，你倘使要得到你所欲得的東西，而不至於浪費說話，你就不得不使你的態度去適應時代。

主席已去叫了，他一聽見送信人說是「夏伯陽自己」叫他去，就差不多把魂靈嚇出了竅。他把帽子拿在手裏，走近夏伯陽，低低的鞠了躬。

「這是什麼一種蘇維埃呀？」夏伯陽厲聲對他說。「這不像是蘇維埃，倒像是一個豬欄哩！你到底見什麼鬼，選擇到這村外來的村中心爲什麼不能挑個地方呢？我問你！」

「別的地方民衆都不肯讓我們用，」主席怯生生的說。

「什麼民衆富農吧，也許是他們並不是民衆。你們自己不中用，對付不了他們，我看是！」

「我要……」

「沒有什麼要的！」夏伯陽截斷他的話，喊道。「你得幹，不能光是『要』。你們是授

過權力的，這個不能忘記呀。你得把蘇維埃搬到村中心來，不能遲過明天。要挑最好的房子，就說這是夏伯陽的意志。你懂得嗎？

「是。」那人迷亂地回答。

「我打沙馬拉回來，要到這裏來看的，要是看見蘇維埃依舊在這個洞裏……」

那個既不能說話也不能幹事的主席，分明是個傀儡。當時他手忙腳亂了一陣，說要替他們去找馬來替換。費多爾和夏伯陽不肯在「這種鄉村」裏過夜，就連夜向前進發了。

他們到了沙馬拉，給弗隆齊報了到。晚上，弗隆齊邀請費多爾和夏伯陽到他房間裏說。要把當時正要開始的工作跟他們徹底商量一下。他們到時，弗隆齊對他們說明前方的情形。張堅決行動的必要，並說到軍隊裏需要怎樣一個司令。夏伯陽有事離開幾分鐘，當他走出房去的時候，弗隆齊對費多爾說：

「局面很嚴重呢，克里乞可夫同志。我想要任命夏伯陽做司長。你的意見怎麼樣？我自己不大曉得他，而關於他又有各種各樣的謠言，你總知道的。他的作戰工夫究竟怎麼樣？你是跟他共過短時間的事的。」

沙費多爾說了心裏要想說的話——說他對於他的觀感很好，但可惜他在政治上還未成熟。

「我也是這個意見，」弗隆齊說。「他的確不是一個平常人。他也許是可以大用的，但是他仍舊遊擊戰士的成分居多。你盡心竭力的對付他吧。千萬不要管他的暴躁脾氣，暴躁的人是可以馴服的。」

費多爾略略對弗隆齊說明他自己在這方面已經着手做的事，他有把握可以獲得夏伯陽的信心和善意，並以為在將來可以和他結成較親密的關係。

在這當口，夏伯陽又進房來了。在一段短的談話之後，弗隆齊就任命他做司長的。話告訴他。他命令他立即出發到烏拉爾斯克，在那裏等候後命，因為關於最近要進行的

工作的一股計劃還沒有完全決定。

兩小時之後，夏伯陽和費多爾就動身離開沙馬拉。夏伯陽向弗隆齊請假到他的故鄉維亞左夫加去一趟，弗隆齊准了他。

「你家裏人住在維亞左夫加嗎？」費多爾問。

「都住在那裏，有我的寄父母——兩個都在的。我的兩個男孩子和一個小女孩子寄養在一個寡婦家裏，她自己也有兩個孩子，大家都住在一起。」

「你踏這個寡婦很熟嗎？」

「是的，熟得很。」夏伯陽帶着一個狡猾的微笑說。「我有一個朋友不多時以前死了；他移交這個女人給我。」

他們在維亞左夫加受了盛大的歡迎。蘇維埃的主席立刻召集了一個歡迎會。夏伯陽來了幾次，演說。晚上，在取名爲夏伯陽的民衆院裏演了一場戲。演員都是農民。在當的演得實在不壞，可惡顯示了巨大的魄力和善意。他們分明都熱望着博得夏伯陽一

聲讚美。

他們在那裏過了一晚，第二天早晨就動身到烏拉爾斯克去了。

費多爾覺得夏伯陽對於孩子們並不顯出多大的感情，就向他提出來問。

「我是不大管他們的，」他答道。「自從我的家庭破裂之後，我就什麼東西都從不關切，孩子們對於我差不多是客人一般了。」

「你打算怎樣教育他們呢？」

「我不知道我能夠怎樣教育他們。我沒有工夫。我不知道他們在這裏是怎樣照管着的，甚至連過問也不耐煩去過問。我從我的餉裏撥一部分錢給他們，就不管他們的賬了。」

「錢不是一切呀！」

「我知道不是一切，而且我連十一月十二月的餉都沒有領到，現在已經是三月半了。我們的餉就是這麼的！」

「那太糟了。」

「我們是誰都有喪失的。克里乞可夫同志，每一個人都有喪失的。」夏伯陽急切地說。「那是沒有法子，革命就是這麼一回事。有的喪失財產，有的喪失家庭，又有的喪失他所有的教育的成果。我們呢，誰知道，也許還要喪失我們的性命。」

「是的。」費多爾沈思地回答，「也許我們要喪失我們的性命……說也奇怪，這個戰爭會得拖到這麼久，好像是沒有窮盡的哩。」

「這種事情我沒有這許多氣力去想它。」夏伯陽擺擺他的手說。「戰爭的結局去猜它做什麼呢！有的時候，我是落到似乎再難逃遁的境地了，然而還是活着跑出來。將來的事情是想不到。一九一八年的有一天，我記得一直跑進一個已經落在捷克人手裏的鄉村裏去過。我還以為那個鄉村是幫我們這邊的哩。我們將軍趕進村的時候，我們突然看見四面都是捷克人呀！『巴巴也夫！』（那是趕軍人的名字。）我說，『你儘快的帶轉車。』那時我是帶着一支機關槍的。『你一邊轉車，我一邊開槍。』我說，『要是你轉得

快我們就可以逃命要不，我們就完結。」他開始轉起車來，我也放下槍來。他在轉的時候，我一逕不住的放，及等轉過頭來，我們就用極速度的一個箭頭跑了。有十五個左右的騎兵追在我們背後。我把臉朝着他們，可是給灰塵擋住，什麼也看不出。我聽見他們從馬鞍上開槍，我繼續向灰塵最密的地方瞄準。我不停的放，一直到彈藥放完爲止……現在你想想看，當時要是有一個胎輪炸壞了，就怎麼樣？那些捷克人是本來懸賞要我的頭的。『拿夏伯陽的頭給我們，』他們說，『我們給你金子。』我的部下看見這樣的布告，大笑了那些捷克人一陣。有一次他們寫在一張紙上：

「到我們的斯敦加·拉甸軍隊裏來吧，我們就什麼報酬都不要，把它給了你們。」於是他們捲起那張紙來，捧進一只信封裏，封好了，叫村上的，一個小孩子去送給捷克人去。像這樣的冒險和遇到的怪事，我是數不清楚的。」

「然而你現在這裏，還是一樣安全健好呀，」費多爾說。「我不知道你是靠着什麼能保安全的。全是偶然的嗎，還是靠你自己的機謀？我想有許多次數，你的性命是危險到

開有容髮的吧。」

「可不是嗎。」夏伯陽馬上回答道，「許多許多的大戰呢。我自己也不懂我為什麼到現在還能活着。我的性命一定是有了魔術的。有時候一個人是第一次去打仗吃了第一個子彈就死的。」

「那末，」魯多爾說，「你以為是什麼道理呢？是偶然的呢？還是有別的緣故呢？」

「這個麼？當然不是完全偶然的。你肩膀上長着個腦袋總好些。有時候只差一分鐘就會要你的死命——不單是你旁的許許多多人也是一樣的。有一次我記得我們在一個鄉村上大家已睡覺的時候受包圍了。我呢，是跟旁人離開一段路的。我跳了起來——我除開一條褲子之外一無所有——就喊起了哈哈！我們沒有軍器什麼都沒有。可是弟兄們有清頭大家向敵人猛撲拿過他們的來福鎗來。那一次我們不但奪回了我們的俘虜並且還獲得敵人的俘虜……是的，你總得要有機謀有急智戰爭的時候你沒有它是不能成的呢。克里可夫同志。」

「而且沒有人是願意死的呀。」克里乞可夫用一種玩笑的調子說。

「這也要看起來說，」夏翁陽嚴肅地回答。「你當是所有的人都寶貴他們的生命嗎？那不一定，我老實告訴你。就拿我為例吧。當我從前做小兵的時候，想起了我也許要被殺，是從來不覺得怎麼懊惱的。是活是死，對於我完全是一樣。我對於任何都有什麼用處呢——像我這樣一顆虱子，許許多多像我這樣的人會生到這個世界上來的。我並不重視我自己的生命。我會得從壕溝裏跳出來，開始喊着嚷着，或是到一塊山頭上去蹦蹦跳跳，讓敵人明明白白的看見我。就是關於死的思想，我也是從來不會有的。後來慢慢慢慢的，我覺得人家看得起我了，我也就漸漸有起人類的感情來。你總已經見到，克里乞可夫同志，一個人爬得越高，他就越要愛惜他自己的生命。我可以坦白的告訴你，現在我是不把自己看做一種下等的卑鄙的東西了，把他看做是一個真正的人類，並且願意照着合於人類的真正的生活着了。並不是我已經變成一個懦夫，但是我已比從前會得多想一點。我已不像從前那麼到戰壕前面去跳舞冒險，也不存心要把自己的生命去

丟掉了。

「作戰呢？」

「作戰麼？」夏伯陽熱烈地回答，「我可以對你起誓，我決不是一個懦夫。我已經作起戰來，就一切別的思想都離開我的頭腦了。可是你心裏以爲怎麼樣？」

「我不過是問問……」

「你不過是問問……大概司令部裏有人說我什麼吧？」

費多爾不明白夏伯陽的用意。

「所有那些將校們，」夏伯陽聲音裏帶着掩蓋不了的惱怒說，「我都知道他們的！」

「老實告訴你，我跟那一個『將校』都沒有說過你的什麼話，」克里乞可夫用安慰的語氣說，「你想我爲什麼要說呢？」

「他們一向都在嚼舌頭的……」

「他們不大喜歡你嗎？」克里乞可夫問。

「他們恨我呢，」夏伯陽慢慢地有力地說。「我給過許多信跟電報給他們，致使他們要把我拿問。要不是戰爭起來，他們是早已把我拿問了。他們都喜歡坐在靠手椅裏，把你叱責一頓，我可不接受他們的叱責……真不知道我們那裏去找來這一大羣古里古怪的司令的！我要是短了彈藥，他們什麼也不給，只是那麼「大疊一大疊的寫着訓令，命令，寫得愈多愈好。我常常誠心誠意去替他們建議，但是他們聳聳肩頭說：『他不過是個流氓，是個遊擊戰士。他能有什麼建議呢？』」

「可是，夏伯陽同志，」克里乞可夫驚異地說，「照你想想來，紅軍是由這班將校們指揮的嗎？」

「那末是誰指揮的呢，我倒要請問。」

「哦，還有革命戰爭大會，黨委們，紅軍司令們呢……」

「革命戰爭大會對於進行的事情常常什麼也不曉得，人家報告他們什麼，他們就

相信什麼？」

「不，你是完全弄錯了。」費多爾反駁道。「你對於革命戰爭大會的觀念是錯誤的。它是由我們黨中最信任最有經驗的人組織起來的。你決不可以爲……」

「等總攻開頭的時候你自己看吧。」夏伯陽低聲的回答。聲音裏面已經失去了確信和堅持了。

費多爾於是跟他說明革命戰爭大會成立的經過。它的目的，任務和組織。他看出夏伯陽對於這些事情知道得很少，覺得自己這番說明對於他是一個真實的啓示。他非常注意的聽着，對於每一個節目都注意着，統統都忠實地記在心裏，差不多一個字一個字的記着。他有極強的記憶力，他能夠把極細小的節目都記得清清楚楚，等以後談話時候不爽分毫的提出來，往往使得費多爾感覺驚異。

費多爾願以他們之間的無窮談話爲快樂。他覺得種子是在好地上了。他開始覺得夏伯陽不時要發表出費多爾的意見來，竟像他自己的意見一樣，偶然會得夾進他跟

別人談的談話法。費多爾覺得夏伯陽現在已經當他是個「博識」的人，所以終於要利用他們在一起的這個機會，從關於軍隊、技術和科學等等的談話，他們渡到了一個比較關於個人方面的，而且引起夏伯陽的大大惶惱的題目上去——他的缺乏教育。他決意到時間和情形允許的時候，在費多爾的指導之下學習。他跟費多爾都十分的天真爛漫，竟至夢想在戰爭的煙塵裏面學起代數來。當然，他們之間從來不曾教授過一次功課，但是他們把這個計劃提過不止一次。當他們並騎到前線去的時候，費多爾會得說：

「記得我們要在一起學習嗎？」

「是的，假使志願就是馬，那是所有的叫化子都要騎的。」夏伯陽懊喪到瀕於慘苦的地步，這麼回答。

費多爾看出了夏伯陽是多麼飢餓似地要攫取每一個新的觀念，而且有多少觀念在他都是新的哩！他做黨員已經有一年以上，照理對於例如宗教那樣的東西應該是具有明白觀念的，然而有一次費多爾竟是不勝驚異的看見夏伯陽在那裏畫十字。

「你看到什麼了，佛雪利·伊凡諾維基？」克里乞可夫問道。「你是一箇××黨員，你不能做這種事的！」

夏伯陽現出惶恐的樣子，可是頑強地回答道：

「我以為就是一個××黨員也總可以隨自己的高興做事的。你是一個無信仰者，你也有自由儘管可以做下你的無信仰者去；但我是信教的，這不干你什麼事。這是於你無害的。」

「當然於我無害的，我也並不爲我自己着想。」費多爾堅持道。「可是我替你驚異。你，一個××主義者，怎麼能夠相信上帝呢？」

「這個謎，也許我不相信的。」

「倘使你不相信，你爲什麼要畫十字呢？」

「因爲我願意畫。如果我心裏想要給我自己祝福，我就這麼幹了。」

「但那是不可能的。這並不是隨便玩玩的專，」費多爾用着一種嚴肅的調子勸告

於是夏伯陽就告訴他自己兒童時代的一個插劇說是這個插劇曾經影響他對宗教的態度。

「我還是一個很小的孩子。」他說。「有一次我從神像前面放着一只盆子裏偷了兩個戈貝克。我們村上是有一個很靈驗的神像的。我偷到錢，買了瓜吃了。我剛剛吃下去，就馬上害起病來。這一病病了六個禮拜。我發熱發抖，厲害得差不多快要死過去。等到我的母親查出我偷過那兩個戈貝克，她就嚇昏了，她大概曾經化了三個盧布，買了十七戈貝克的錢幣去送還神像，一面不住禱告神母饒恕我。她的禱告果然有靈驗；第七禮拜上我就好了。自從那一回起，我一逕都相信有一種力量是你得防備着的……自從那一回起，我從來沒有偷過東西，就是隣人菓園裏的一只蘋果也沒有偷過。我就是不敢偷。我不怕子彈，可是我怕偷東西。」

費多爾當時並沒有對他說什麼，但後來碰到機會，他不止一次把談話移轉到宗教

的題目甚多；他講到宗教的起源，講到人們所禱上帝的是什麼。夏伯陽從此就再不講宗教了。不但不再講上帝，並還對費多爾供認，說他「在沒有能把握這一切的意思之先，一遇那裏個傻子，但現在他已經把握着了，誰都不會再看見他寫字了。」經過沙俄總統這樣的談話之後，夏伯陽對於信條，上帝，宗教，祭師，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就都只有一種空蕩的眼光去看。他對於祭師們是抱來恨的，但仍對於他們保留着「絲兒的畏懼，並且曾經受到他們的暗示，以為「他們總比較我們接近上帝些，那怕他們是寸寸十足的流氓」。

費多爾慢慢地堅固了他自己的信念，以為夏伯陽那嚴厲而倔強的游擊戰士，是可以像蠟一般在他手裏搓揉的，他能夠把他搓成一個全新的形狀，但這項得審慎地有策略地幹。有些東西他立刻會得接受，有些他遲疑不肯前進。最能夠吸引他的分野是科學，他對它非常熱心，對於科學上的問題常有活躍的理解。至於其他事項，他是不受吸引的，頑強的。直到現在為止，人生對於他都是一個黑暗的謎，但是現在他開始覺到有他自己的。

已所不知的方法，一切東西都有新的解釋，而他對於這些東西都深深地沈思着。慢慢地，遲疑地，他走近了關閉着的知識的門；慢慢地，那門在他面前開開來，透露出通到一種新生活的路。

第八卷 向高察克進攻

真伯陽和費多爾在烏拉爾斯克耽擱了十天，等候着命令。他們沒有事做，厭倦得憂
疏。他倆流蕩在烏拉爾斯克三師的司令部裏，跟他們自己師中的那一旅人常常接觸，因
爲他們那時還沒有被調到蒲沮魯克區域去。時間重沉沉地掛在他們手上。費多爾只覺
過安得里也夫一夜，也只不過一刻兒功夫。安得里也夫一巡都在前線，只不過偶爾飛到
烏拉爾斯克來一趟。他已經消瘦了，臉上現出菜色，他那美秀的藍眼睛已經陷了進去，看
起來差不多已經黑色了。我們可以看出他曾經處於大的緊張之下，睡眠太少，並且很
難與食物也不走。克里乞可夫在師司令部的走廊上碰到他。他是半小時之前才到的，又
預備動身到前線去了。兩個朋友帶着詢問的熱情相視了好久。各人眼裏都合着同是那
個說不出口的問題。

「好罷，這種新生活到底帶了什麼給你？你是得呢還是失？」

而且各人大概都在其他人的臉上發見了生活打在上面的錯認不下的印子。原來他們對於生活的已變更的態度，是從一瞬一動上都尋出來的。

他們交換了幾句匆忙的話，就說聲再見，要等下次再會了。

夏伯陽已經煩躁得再也不能忍耐，他要是手頭沒有工作，是向向都像這樣的。有時候，他只消閒着，一兩天，就會得完全換了一個人。他會變得容易跟人家爭吵，只要有一絲兒惹起他，就會得暴怒起來。他的被關閉的能力是一定要找發洩的，當不能用它去作戰的時候，他就在無用的處斷將它浪費。

烏拉爾斯克的三師那時正在利壁希金斯克附近的什俄地方作戰。以前的軍事行動也不能說是成功，也不能說是不成功，沒有真正的勝敗可說。但是突然間，災難落到那師人身上，他們在新近的一次戰役裏，受了一個嚴重的敗仗，利壁希金斯克前面的陣線動搖了。諾伏·烏魯斯克和四教徒的兩隊也都不利，因而古里洛伏的隊伍不得趕上

前去救援。局面是危急到極點了。這是青天上的一個霹靂。誰都不會預料的。事前並不會有威脅的朕兆。烏拉爾斯克師的領袖是個富有閱歷頭腦清楚的司令，但就是他也已張皇失措，不能應付這個局面，不知怎麼辦才好了。現在他向夏伯陽去請教，跟他商量應取的途徑。

但是時間已經太晚，前方的陣線無法恢復了。烏拉爾斯克馬上被敵軍包圍起來，連包圍了幾個月。

這大難的消息一經傳到指揮中樞，弗隆齊就指派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來研究失敗的原因。夏伯陽是委員會中的一個，費多爾被任爲主席。夏伯陽覺得有點不服氣，爲什麼主席派到黨委而不派到他，但過要等後來他才會明白。在當時，他腦子裏再也不會想到失敗並不單單由於從軍事的觀點看起來認爲重要的情形，却或者以更多的程度由於政治的因素。分明，指揮中樞是採取這種看法的，這就是爲什麼要指派費多爾主持研究委員會的緣故。

委員會開始搜集各色各樣的材料——文件、訓令和命令的副本、電報，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復伯陽在許多關於軍事經過的宗文件裏面包含着蘇聯所發的命令；從那些命令裏，就可以看出納爾遜和基利前進時所以遭到慘敗的線索來，而曼多爾自然是最特別重視這些文件的。復伯陽將它考察了一番，就構成他自己對於它的「批評的意見」了。當曼多爾和基利進軍的時候，他正百發百中一個打字人打字。

「這些命令你研究過嗎，佛吉利，曼多爾？」

「研究過嗎？怎麼樣？」

「我也會把這些細細考過。雖然我酒後商量一下，來比較比較我們兩個的「批評的意見」。」

「曼多爾。」

「你再以爲這「批評的意見」現在已經打好了。」

「復伯陽的聲音和態度裏，費多爾感到一種說不盡的輕蔑和惱怒，他的原因

他覺得這「批評的意見」

「你念出來吧，」他對夏伯陽說，「以後我們可以討論一下，或許可以加上一點修正……」

「修正是不用不着的，」夏伯陽搶着說，「我的報告就要照我寫了的送去。」

「爲什麼呢？」費多爾吃驚地說。他被夏伯陽的不友善的態度深深刺傷了。

「因爲我要這樣。你是主席，必須報告你自己的意見。我是一個專家，不過是一個專家……」

他在這重複兩次的「專家」上面放進了很多的惡毒。

「不要說廢話吧，」費多爾憤然的回答。「爲什麼我們兩個也要分裂起來呢？我們把這事情一起考慮一下，再起草報告吧。」

「不，」夏伯陽固執地說。

「好吧，那末，你念下去，」費多爾一面說，一面坐下去聽他。

夏伯陽讀出了他對於旅部所發命令的批評。這一個批評是審慎而嚴肅的，說明也

明白清楚。費多爾拒絕討論，決計把他的報告各別送進去。

「你對於這有什麼意見？」夏伯陽問。

「我想很好了。」費多爾從咬緊的牙關裏說出來。

「我也這麼說呀。」夏伯陽突然提高他的聲音說。「我說得不對請指摘吧。我要幹就不含糊。我不會像那班該死的小器鬼……他媽的騙子……」

費多爾不懂夏伯陽的這大套銜頭是贈給誰的。

「該死的廢物！」夏伯陽帶着恨毒繼續說。「他們要把你封閉起來，不讓你移動一步……好吧，我們馬上就有公平判斷了，我們要把它宣布出來……」

夏伯陽的憤怒是向「該死的司令部的一羣」而發的，他以為他們是一羣的懶蟲，懦夫，邀功的——人類的渣滓。

「你沈着氣吧，夏伯陽，你爲什麼要這麼優呢？」費多爾一半玩笑似的對他說。事情是一時一時不同的。你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早就是這樣的了，儘夠叫你發得起狂來了。」夏伯陽的聲音裏能夠探出一種深責備的調子。「是的，簡直要發狂都是一樣的……我告訴你吧，你是不能教我什麼的。」夏伯陽幹的事他自己知道怎麼幹……」

「你這話是指什麼說的？」

「還不仍舊是指那樁事，就是我不曾在什麼學校裏受過訓練呵。可是沒有學校我也幹得了。我只有一个農民的思想，什麼事情我一下就猜得中。我從沒有帶過將軍的肩章，可是講起戰略來我也不會壞到那裏去的……」

「不要誇口吧，佛雪利·伊凡諾維基這於你沒有益處的。只可讓別人稱讚你。你自己不可自讚。」

費多爾竟是指摘起來了，原來他心裏的惱怒漸漸增長，逼得他不能不對夏伯陽施行報復，不能不刻苦痛心的刺他一下了。但是怎樣對付才是最好的辦法呢？人家對於夏伯陽的英勇行爲，能力和作戰才具之認識或不認識，他知道夏伯陽是極端敏感的，特別

是有關於司令部對他的態度的時候。現在夏伯陽已經是神經過敏，沒有再從這方面去鼓勵他的必要了。

「講到戰略，你不如不開口吧。」費多爾接着說。

「爲什麼呢？你自己才不配開口。」夏伯陽忿然地回答。

費多爾嘗試恢復他的鎮靜，外表上總算成功了，就低聲說道：

「事情是這樣的，夏伯陽。你在前線是一個好人，是一個頭等的遊擊戰士，但也不過如此吧了。你得要有勇氣承認你是不大懂得戰術的。你能做什麼一種戰略家呢？你怎麼能夠做戰略家呢？」

夏伯陽總算制伏着他的惱怒，但是他的灰綠色的狼眼裏却是燃着憤恨了。

「那末我是一個壞戰略家了，是不是？」夏伯陽幾乎是嚷着的回答他。「我是一個壞戰略家好吧，你不要來管我的賬好了？」

「你用不着這麼嚷的。」費多爾惡毒地說。他知道自己已觸着他的痛處，心裏覺得

高興。「你不要光火。你得到底要明白，一個人要做一個好的軍事工作者，就必須深窺戰略的科學，而要深窺戰略的科學，他就必須學習。你是從來沒有功夫學習的。那末這不明白是……」

夏伯陽截斷了他。

「你說的話裏沒有那一點是明白的，簡直沒有。我能夠指揮軍隊，能夠好好的幹。」

「那末關於整個前線呢？」

「就是整個前線我也弄得好的。你當是我不能嗎？」

「你大概會得接受總指揮的職務吧？」

「爲什麼不呢？你當我這一行幹不了嗎？我會得先看看大勢，決定了態度，這才幹起來。只要我要做的事，我都能做。你懂嗎？」

「大概是懂的。」

在談話的進程中，費多爾對於夏伯陽的惡毒的或情消失了。當初引出他那些問題

來的那種挖苦的意思已經蒸發。他只驚異於夏伯陽對他自己的無限能力的信念。

「你相信你自己的能力那是十分對的。」他對夏伯陽說。「沒有這種信心你什麼事情都幹不了。不過你所咬下的東西要多過你所能咀嚼的嗎？佛雪利·伊凡諾維基？你不簡直是在自誇嗎？你一開頭誇起口來，就不知道什麼時候該停止，那是你的毛病。」

夏伯陽的憤激正在增長。他眼中閃着怒火，渾身滾沸着忿怒，但他還能等費多爾說完他的話。

「那末我是個誇口的了，是不是？」他嚷道。「那末請問是誰在草原上沒有彈藥亦手空拳打哥薩克人的？」

他一步一步的移近了費多爾。

「他們管你嗎，那班凶惡的流氓？他們到底是要怎樣一種戰略家呀？」

「我也不當你是個戰略家的。那末我也是個凶惡的流氓了，我看是。」費多爾敏妙地插了進去。

夏伯陽不回答血衝上他的臉來他現出混亂若失的神情彷彿在敲一響無聲的鑼子氣的行爲被人抓住一般。

費多爾是有心叫他們的談話來了這麼一個轉折以期可以打消夏伯陽這種胡亂罵人的壞習慣的。他以為這種習慣不但是壞並且作與要給夏伯陽自己引出極端危險的結果來。居心不良的人們也許要竊聽到他這才將他告發並且找出見證和憑據來證明他們自己的真實那就會得引起嚴重的不愉快。夏伯陽對於司令部革命戰爭大會「吃卡」特務部和特務委員——總之一句話凡是能夠伸張權力於他的他都毫不顧忌的加以責備。他會得一點沒有理由的呼喝、喊嚷、咒罵、恫嚇一陣。等到把事情跟他說明他却又會懂得會得承認一部分理由的正當甚至會得收回他已發表過的意見。雖然是很不願意地他只恨輸給人家就是話語他也不認輸說過的話寫過的東西他總要固執到底。例如他已發出去的任何命令他決不肯變更而這種堅決的態度是能使人信服的。

使人信任他的。

現在費多爾已經把夏伯陽逼到一隅，他就決計要把這功課教個徹底。「讓他在疑慮裏面徘徊一刻兒吧，他就會得記着，將來會得當心了。」他心裏想。因此當夏伯陽正要解釋他「不曾夢想把費多爾包括在他所埋怨的人當中去。」以及諸如此類的話時，費多爾就向他告了別，離開他了。

當費多爾半夜走進他房間去的時候，他看見夏伯陽在那裏，現出惶惑的神氣。他手裏拿着一張紙條，他正在那裏摺了又開，開了又摺。

「念念這個吧，」他說着，遞給費多爾小小一張打字機打的字條。他的態度是冷漠而拘執的。

「克里乞可夫同志，」費多爾念道，「我請你重視我的這封信。你把我的話解做對你的攻擊，我覺得極端的難受。你對於我不會有過任何的害處，而我只是一個心直口快而且脾氣很熱烈的人，我不過當你面前表示我對於某一部分人的意見罷了。你却以為我

冒犯了你。爲免除我們兩人之間的誤會起見，我想與其保留我現在的位置而使我和最接近的同事有着意見，倒不如辭職的好。作爲你的朋友，我叫你知道我的決心。夏伯陽。

這是夏伯陽信中的原文。這是會得發生很嚴重的結果的。他的辭職書已經寫好，他也拿給費多爾看。倘使費多爾一聲不響，讓他送出去，這就會交到那些「上級」的手裏去，而結果怎麼樣，是誰都料不到的。奇怪得很，夏伯陽對於他那一師人——那由普加采夫，斯敦加，拉旬及其他英勇軍隊組成的一師人——的前途，似乎一點兒也不顧念。這裏就流露出他性格中的一種基本特質：他是可以爲着一點偶然的小事而就毫無猶豫，毫不思慮，痛痛快快地犧牲他最最親愛的東西的。

在這種當口，要是去火上添油，那是很作興引起他更加瘋狂的舉動來的。費多爾讀過信，面上帶着一個光彩的微笑，把它交還夏伯陽。

「親愛的朋友我從來不會想到你的說話冒犯我；我心裏爲着某種事情而煩躁是有的，可是跟我們的談話全不相干。」

到底這所謂「某種事情」是什麼他當時並沒有馬上告訴夏伯陽他故意把它攔到第二天再對他講。

「你看看這個電報」他對夏伯陽說

「這是從那裏來的」

「從司令部來的他們命令我們一師開到蒲沮魯克我們不到奧倫堡去了。所以我們得把這裏結束了馬上就動身。」

經過一番商量，他們決計那天夜裏就動身，因而正在進行的調查事務不得不擱起來而且材料還未搜齊也尤其不能不擱。費多爾和夏伯陽立刻到師司令部，又跟參謀部商量了一下。一點半鐘之後他們就離開烏拉爾斯克到蒲沮魯克去了。

沙馬拉一條鐵路上的情形是難以形容的。在基納爾站上，列車從一切的方向盡量開來，有的開得極速，有的像蝸牛一般爬行着；長距離短距離的列車，上面載着部隊，軍火和軍需，鐵甲車和普通車，是從烏發和奧倫堡來的；從反對的方向，則開來傷兵車，空車輛，這才又是絡繹不絕的兵車。輜重隊和部隊從烏拉爾斯克湧出去。

軍力的改編以極速度進行着。大羣的隊伍調開了；新鮮的隊伍開到前線去；疲倦的，紀律壞的，暫時不適用的隊伍則抽回到後方。高察克已經佔領了烏發，向伏爾加流域迫近來了。情勢十分的緊迫。沙馬拉同伏爾加沿岸其他重要的中心點一樣，有被敵軍侵入的危險。紅軍也許不得不退到伏爾加流域。這就是蘇維埃俄羅斯的一個嚴重的打擊。紅軍的司令們正在盡力的抵擋，正在以狂熱的速度組織防守線。他們已決計要保存他們的地位，要把優勢從敵人手裏奪過來，將侵略者從蘇維埃區域儘遠的驅逐出去。多數的軍隊集中在蒲沮魯克區域，預備作第一次的攻擊。夏伯陽的第二十五師被派到一項艱巨的任務，它得擔任對高察克作正面攻擊，然後和其他各師合力，將他從伏爾加流域驅

逐回去。目前的目的就是在奪取烏發。

除開從斯洛密金斯卡耶開來的部隊外夏伯陽的第二十五師包含着兩旅——一旅是古替也可夫帶的。他是一個有才幹的青年司令當時正向蒲沮魯克兼程的趕來。還有一旅則爲一個舊日的軍官所帶兩個禮拜之後這個軍官就逃去投降白軍了。當時這個軍官的一旅駐在沙馬拉附近包括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的隊伍在內。

高察克當時正展開一條長長的戰線向格爾姆卡善和沙馬拉前進全軍的人數約有十五萬。白軍和紅軍的軍力是差不多相等的。紅軍的數目也許略微少一點。高察克的計劃是要通過柏爾姆和維也脫加去跟英國的軍力聯絡。通過沙馬拉去跟鄂尼金聯絡。他是急於要把蘇維埃的俄羅斯在這愈來愈緊的老虎鉗一般的圈子裏夾碎的。

他在到沙馬拉的道路上受到了第一次挫折。這裏優勢已被從他手裏奪走了。這裏他的軍團和師團部分地吃了敗仗。紀律就敗壞起來了。在第一次敗仗之後就沒有東西能夠阻止他的軍隊向烏發方面像河水氾濫一般的退却。然後又從烏發再退到西伯利亞。

無論軍官的大隊，兵士的高級訓練，以及技術的設備，都防止不得最後的慘敗了。卡柏爾軍團中的各隊，所謂白軍的花會，曾在皮里貝附近參戰過，他們也被紅軍打敗了，和其他所有的白軍一樣，紅的潮水已是不可抗拒的前進，而且到處地方都受殘破不堪，厭倦戰爭的居民，熱烈歡迎。

火車站大的小的，看起來都像螞蟻窠。它們都充滿着人，匆匆忙忙的來去，這裏那裏的亂衝，挨擠着，推擁着，互相碰撞着，時而鬆下來，時而又匆匆忙忙的往前擠。時而會有一列火車開進站來，從裏面跳出了整隊的紅軍兵士，他們會向各方向跑了開去，有的排隊在小磚棚子前面，淋淋着他們的水壺，憤怒地咒罵着，頓着腳，等着要熱水；有的從車站跑到村上去買煙捲，火柴，乾魚，以及他們買得起的任何東西；他們從擠奶女人的罐裏喝牛奶，買大塊的麵包，甜的，淡的，儘量的買，他們要把站長包圍起來，猖狂地抗議着，咒罵着站上的時刻表和章程，或又因沒有這些東西而咒罵，要對那不幸的站長大聲吠鳴，要宣布着沒有人肯相信的新聞。他們盼望當即有人給他們辦差，要求新的機師，或是新的

機頭，更好的牲口車或是客車。如果站長室裏的人告訴他們，說他們所要的東西辦不到，無法可以滿足他們，他們就要發出一陣忿怒的抗議，罵了之外還要加上恐嚇，賭咒着說他們一定要出這口氣，或是叫他們的特別可怕的頭腦來替他們出氣。

於是突然的鈴響了。

「是第幾次鈴呢？」

「第二次鈴。」

於是那個抗議的暴怒的羣衆就會把他們所扳的錯頭統統忘記，急急忙忙向路軌上衝上去，偶然有人擋住他們的路，他們就會把他撞倒，還跟着一陣的痛罵和恫嚇。

第三次鈴了。機頭來了一聲刺耳的汽笛。車開動了，但當速度慢慢加大的時候，總還有一陣陣奔跑的紅軍兵士在後面追着，或有零零碎碎的散步人掛在緩衝機上，爬到車輛的頂上去。有些追不上去的，就要被丟落在軌道近旁，累得要死，在那裏等下一班車。他們得在那裏整整等一天，有時等兩天，一列車他們沒有注意，第二列又已錯過，第三列並

不停下來搭他們，一下飛奔過去了。

牲口車裏是跟洞一般黑的。沒有蠟燭，石油燈，沒有燈籠。在光光的地板上，黏滿着糞鞋和重靴蹀上的泥土，滑膩着痰唾，菜湯和茶的餘瀝，散滿着土製捲煙的煙蒂，躺着那些紅軍兵士們，長杳杳的夜，躺在寒冷和黑暗裏，破大衣做被，油布的背囊做枕頭，那是厭人的。在車站上，列車要不住一前一後的衝撞，跟其他車輛接筭時，緩衝機上要發出駭人的聲響，並且要有那麼像要震出人腦子去的一蹦。神祕的人們提着極小的燈籠在黑暗中互相咒罵。於是車就開到側軌裏去等着了。側軌裏擠着其他的列車，也都有紅軍兵士在裏面塞滿得快要炸裂，有的在那高高的，窄窄的，像裂縫一般的窗戶裏張望着，有的跳下了車輛，攀爬到車頂上去。當一個列車留在側軌上幾個鐘頭或是幾天的時候，它就成了一個種種活動的中心了。有的慌慌忙忙跑開去服從「自然的喚召」，有的一來一去跑着暖和自己的身體，又有的到周圍去找枕木，土箕，以及凡可以當柴火用的東西，也有不少漫遊到車站的隣近去找冒險。

經過了許多日子的旅行以及難以形容的不舒服，倦人的停頓，吵嘴及不時要有的打架和開槍之後，目的地終於達到了。牲口車的推門推了開來，車裏急急匆匆的卸空行李堆做了一堆，派兩個紅軍兵士在那裏看守。其他的人相幫做着各種的工作。有的將馬匹從跳板上牽下去紮了腿，趕做了一羣，也派人看着。又有些卸下槍砲，運輸車，汽車所有紅軍的軍備。

被卸的車輛呈出一種荒涼的景象。空的牲口車看起來比以前更冷了。隨後有一段時間的喧嚷和咒罵混亂和紛擾以及沒有人認真接受的無意義的命令。於是突然間一聲命令響出來了。

「歸隊！」

於是每一個人都立刻匆忙起來都在尋找各人所屬的小隊。中隊和大隊末了大家都歸了隊了。開步那些結實的行列就斬齊的舉起步來。後面跟着的是隆隆的轆轤的車。滿鳴着的隨着的馬匹和琳琳瑯瑯的砲車。不時，有一聲亂放的槍聲會得響出來。當在第

一個佛斯脫時，行列是筆直的，簇齊的，脚步認真而穩健；人們的聲音強壯而顫抖的飛揚在歌唱裏。但當軍行繼續下去的時候，有的就開始散落了。疲倦、力乏而害熱病的人們，都攀援在車輛上行列變成毛燥了。歌聲也不再聽見了。大家都渴望着休息……末了，休息的時候到了。於是不到一分鐘，大多數就像疲倦的巨人一般打起鼾來。其他的因強硬的活力不容他們休息，又重新唱起歌來，拉着手風琴或是跳舞着，將兩條腿替換着一伸一屈，呼着嚷着，充滿着不可撲滅的快樂和火焰。

這黨也們一次又一次的木息，首前進，終於到了戲臺裏。

蒲沮魯克的一旅已經交給了波朴夫梭羅金斯卡耶的一旅，交給了古替也可夫，希馬林則馬上給與那個投到白軍裏去的不名譽旅長原來所帶的一旅的指揮權。二十五師和其他各師都集中他們的軍力。軍隊裏的氛圍是緊張的，期待的，都預備着行動了。

這是一個危急的關頭，我們已成了負隅之勢。倘使我們不會把優勢從敵人手裏奪

過來，却讓我們自己被驅逐出伏爾加流域以外去，而容高察克從南北兩面關起他的押籠來——這事是真正危險的——那末蘇維埃的俄羅斯是統統完結的了。

當時只有少數人認識危險是多麼的迫近而且嚴重。維也脫加，卡善，沙馬拉，沙拉托夫，都已經被奔湧前來的白衛軍的巨浪的浪沫濺着的了。高察克知道打通到沙馬拉的，去路是非常重要的。經過沙馬拉，他就可以達到俄國的真正核心了。在他的列車的車輛上，上漆着：

「烏發——莫斯科」

敵軍的騎巡隊已經在蒲沮魯克的附近出現，布韋魯斯蘭剛剛落進了白軍手中。危險是一步步逼近前來，局勢也愈加急遽了。

紅軍並沒有完全預備好，軍隊還沒有完全集中，炸彈不敷用，春況又是一個障礙，但是時間再不可失。一天一天的，雷雲愈來愈密，黑色的可怕的暴風雨已經是預備迸出來了。

而紅軍現在，也正灌進了新的精力，躍躍欲試的預備作戰。團部、旅部、師部，都豎起着刺刀，在那裏等着信號。等到信號一響，整個陣線就都要向高察克席捲而去，要和他的部隊獨對獨的比個高低。

四月二十八日是個忘記不了的日子。這是劃出了一場決勝負的行動的開始的那一天。紅軍向高察克下總攻舉。

學藝出版社出版新書

安娜·卡列尼娜(上)	周 笈譯	30.00
復仇鬪過	立 波譯	6.00
薩形的皇后	孟十還譯	7.50
給青年作家	曹靖華譯	5.50
劫後拾遺	茅 盾著	9.00
戰 果	歐陽山著	14.50
中國社會簡史(上)	吳 澤著	10.50
珠算速計法	華印椿著	4.50

地址：桂林中北路一一九號之三

文子生版社 出版新書

夏伯陽(上)	富曼諾夫著	郭定一譯	18.00
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		曹靖華譯	再版中
路		周揚譯	5.40
多角關係		茅盾著	再版中
創作的準備		茅盾著	4.00
期望		章氓著	4.50
被開墾的處女地		立波譯	即出
三人		賈源譯	排印中

總經售：學藝出版社

891.73
5538

工0920

著者: Dmitri Furmanov

書名: 夏伯陽 (上)

還書日期

借書人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 891.73

5538

登錄號數... 工0920



夏伯陽(上)

У А П А Е В

\$ 18.00

裝幀：費 筠